

新集論語話解



07245

序

宋太宗言開卷有益此以有益之書言也天下有無益之書如淫辭邪說離經畔道無論已驚詞章矜考據殫平生之心力以爲成家之言矣而求之身心家國天下之閒舉無當焉奚以書爲伊州荒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如彼夫粗陶治不勸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焉後人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蓋自古者大學之教寢湮而學日以雜著書者每懼淺易之不足以動人也則託於古以自尊或競於新以自異夫惟其有意於著書也而書始無益矣然則有益之書奈何或識大或識小或益於治或益於學或益於成人或益於後生小子非必如古聖賢之立言而後可也有濟於時有適於用斯已矣

論語話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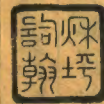
序

一

廣仁堂
肆百肆拾捌

論語一書聖之經賢之傳後世讀之有心得者又多爲之說若無可復言也而閭里之塾鄉曲之儒日事講授質焉而弗詳文焉而弗喻至循誦傳註之說句解字釋庶幾其有合矣而爲徒者平日苟未達於聖賢教人之旨則以爲是聖賢之書之義也於吾心吾身固無與焉學術之日衰蒙養之無基非以是歟閩縣陳心泉觀察論語話解一書取聖賢之精意衍爲俗說筆之書傳諸徒以廣其教其義一衷於諸儒先而其說婦豎咸能通曉是誠著書家所視爲淺易而無足奇者

而使後生小子知聖賢之書之切於身心由是而進求傳註
以上窺聖賢之堂奧其與夫詞章考據之書孰益於世論學
者必能辨焉固無俟余言之縷縷也光緒五年二月既望吉
林景廉序



論語話解

序

二

廣仁堂
改拾壹

序

今功令以四子書命題取士所以勘驗學者平日貫輸聖賢義理卽立言之離合誠僞辨其學術之純駁與心得之淺深蓋義理無由見必於口吻辭氣形容之而四子書中廣大悉備尤莫如論語有童而習之至老不能融會貫通者無他入塾之初蒙師講解支離附會以致稿項黃馘於經旨茫如可歎也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孩提之童知識有限遽以深且奧者語之既虞其扞格難入卽一二老師夙儒口講指畫批卻導窅稍有開悟而過而輒忘亦無以畱其目而注其心陳心泉觀察少與余同執業於曹懷璞先生被服語言粹然儒

論語話解

序

廣仁堂
肆百肆拾捌

者既通籍服官中外猶汲汲以學爲事著書滿家未竟其志而歿其公子將先梓論語話解以行世問序於余憶辛未之夏舟過鄂渚避暑武昌君以是書相眎余語君曰漢初言論語者三家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張禹兼受齊魯論而古論語則有孔安國傳馬融注隋唐之際其書已亡陸德明釋文敘錄載自鄭康成至孔澄之注凡一十八家然自魏何晏集解盛行而諸家遂廢唐韓愈有論語筆解宋蘇轍有論語拾遺陳祥道有論語全解鄭汝諧有論語意原張敬夫有論語解戴溪有論語問答蔡節有論語集說金履祥有論語集註攷證然自朱子集註盛行而集解并

諸家亦廢元明以來代有纂述近世通儒如毛氏大可閻氏
百詩陸氏稼書李氏厚庵汪氏武曹張氏惕庵錢氏辛楣江
氏慎修或搜輯古說或闡明朱註皆足以資博覽而不可以
便初學是書不矜奇不驚博深切著明揆諸孔門問答無毫
髮累黍之差而歸諸簡易使窮鄉僻壤家置一編雖無賢師
長之指示皆開卷瞭然於心目誠蒙養之先資也且以解是
書之法解他書亦必章疏句釋由淺而深小成卽大成之基
乎君殷踰二年再三循環無以易余前言也遂以復其公子
峇同治十有三年暮春上浣同邑林壽圖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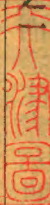
論語話解

序

二

廣仁堂
貳百壹拾貳

論語話解卷之一



閩縣陳

濬心泉述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子是孔夫子學是讀書學好時習是時時溫習說是

喜歡。

解孔子說人在世間第一要學作好人。作人底道理不讀書如何曉得所以作人不可不學。學得一件再學二件

又學三件漸漸學去自然都曉得既曉得了卻還是生底又要時時溫習莫教忘記工夫用久生的自然會熟從前曉得底更加透徹心裏豈不喜歡麼。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是朋友遠方是遠處地方樂是暢快。

解讀書必要有朋友從前我學未成雖有一兩箇朋友不過是鄰近底人以後學得好了就有朋友聞我底名從

論語話解

卷之一

一

廣仁堂
陸百零肆

遠處來與我交往從此朋友越來越多學問更有處商量了心裏豈不暢快些麼。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愠是鬱悶君子是有才有德底好人。

解我讀書是要自己學好不是要他人說好若有要人知道我好底意思這學好底心便都是虛假了果能認真學好任憑外間人沒有一箇知道我好我也不覺得鬱悶有這等大器量豈不是上等有才德底人麼。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名若是孔子學生孝是孝敬父母弟是敬重兄長犯上

是冒犯在上底人作亂是作背理爭鬪底事。

解有子說作人第一要緊是孝弟兩字人能孝順父母敬重兄長便算得好人這種人若還說他有脾氣愛冒犯

犯上底人必然少了他既不肯冒犯在上底人況且說他愛打人殺人作沒天理沒王法底事這是斷斷沒有底了。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是盡力

去作本是根本。正是站住道是道理。生是發生。爲仁是作好人。

解不但平常底人要從孝弟學起。就是有才德底人也是將孝弟作根本。盡力去作。根本既站得住。許多道理自然會發生出來。這孝弟兩字。是好人底大根本。切莫要放鬆了。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言是言語。巧是說得好聽。色是顏色。令是裝得好看。仁是作人底良心。

解孔子說世間許多人總是老實底好。有一種人同人一般。說話他底言語。加倍說得好聽。同人一般。見面他底顏色加倍裝得可愛。他只仗著那一張嘴。一副面孔。盡用一派虛假去哄騙人。人被他們騙得喜歡。他就於中取利。這種人直把良心喪盡。就有利底也不多了。人若遇著這種人。須遠遠底離開他。切不可學他行爲。把自己良心喪了。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名參。孔子學生。省是查點。謀是打算。信是說話不假。傳是先

論語話解

卷之一

二

陸仁堂
陸百陸拾玖

生傳授
與我底。

解曾子說凡人身上有過失。往往自己不知道。不可不時刻查點。我每天將三件事查點自己身上。一件是人肯盡心。底沒有。一件是朋友與我相好。必是因我誠實可信。我同他交往時。節有不說實話。底沒有。一件是師傅平日教訓。必是望我有志。上進。我得他傳授時。節有不用心學習。底沒有。這三件都是人身上要緊底事。所以定要日日查點。生怕查點不到。偶爾忽略了一件。便後悔也來不及了。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是整治。乘是戰車。每車一輛。駕馬四匹。國是諸侯所守底地方。敬是慎重。信是真實。節是省儉。使民是使百姓出力。時是種田開空底時候。

解孔子說諸侯底地方。東至西。南至北大國皆一百里。照開方底算法。應有地九百萬畝。每九千畝派出戰車一

輜輳共該有一千輛戰車是古時最大底國了。要整治這大地方不是容易底第一須把國中所有底政事無論大小心裏都看得慎重不可大意作錯了。第二所出底號令告示要句句是真情實話不可欺哄百姓。第三凡有用錢底事總要極力省儉第四又要疼愛眾人底心事不要刻薄待他第五選地方上有開河修城各項工程要差派百姓出力底事總要等種田完畢大家閒空底時候方可聚眾動工不要正當農忙底時節妨礙百姓底生計。以上五條都是最要緊底果然照此五條行去地方自然整治得好其餘一切教養底事也都容易辦了。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弟子是年幼底

愛親是親近有餘力是有空閒工夫學文是讀書看文字

解孔子說人年幼底時節都有父母有兄長所以年幼底人喚作弟子。大凡弟子回家見著父母要極力孝順討

父母喜歡出外見著尊長要比在家待哥哥加倍恭敬莫令尊長厭惡。遇那作事時候要件件謹慎不可任性亂為

論語話解 卷之一

三 廣仁堂 柴百玖拾肆

遇那說話時候要句句真實不可隨口胡說所有來往眾人就是甚疏遠底也都與我同類須要普遍疼愛不可彼此相爭有傷和氣其中若是遇著有德底仁人又不可以眾人一般看待須要格外親近他受他指教方纔有益。以上幾件都是作弟子底根本須要切實盡力行去若是有空閒底工夫還要讀經書看古人文字增長學問不可虛度時光。此是作弟子一定底規矩世間為父兄底那箇不疼愛弟子務須照我所說認真去教訓他莫任他游戲過日把好好姿質就誤壞了。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是孔子學生姓

是賢人上賢字是心裏愛他賢底意思易是移換色是美色竭是用盡致是交付。

解子夏說我們讀聖人書是要學作好人不是但要學作文字假如遇著賢人那箇不知道敬重但平常人愛賢

底心不如愛色底心這就不是真愛了。有箇人他愛賢人竟把那愛色底心移換過來遇見賢人便心裏歡喜十分

並不知道世上還有黃色可愛這纔是眞能愛賢底了人都知道事父母要盡孝往往因力量疲乏那盡孝底心便懶了有箇人他用盡所有底力量去伺候父母只要討父母喜歡不怕自己喫辛苦這纔是眞能盡孝底了人都知道事君要盡忠往往因自身有礙那盡忠底心便淡了有箇人他將這身子交付與君只一心要想報効主子自己一身底禍福他全不管這纔是眞能盡忠底了平常人交朋友往往往口裏說十分相好心裏未必有十分相好就是起初很相好到後來漸漸厭惡把從前相約底話盡都忘了有箇人他待朋友全是實心與朋友說底話句句是實意就到後來子細考較從沒有一句心不應口底這纔是眞有信實底了這幾件是人倫中大道理果然眞能如此算得天下第一等好人若不是他立志去學好如何作得到就是外人說他文理平常沒有學問我也必定要稱讚他是箇大學問底人了如今讀書底人不從這大道理上講究單靠書本子作幾句文章這又算得什麼學問呢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是自重威是威嚴固是結實耐久

解孔子說讀書人要作君子第一最忌輕浮那輕浮底人動手動腳亂說亂笑自家先不肯自重別人看見也就

論語話解 卷之一

四

廣仁堂
榮百伍拾伍

輕慢他那裏還有什麼威嚴這種人外貌如此輕浮心裏必然不定學問如何得結實耐久前日學底今日忘了今日學底後日又丟了這是一輩子學不成底了

主忠信。主是主腦忠是自己盡心信是不欺別人

解學問不是空說底總要從心上起根人心如翻車一般若不立箇主腦如何把得定主腦不是別樣物事就是我心中心本來自有底天理從這天理上發出一片眞實心來這叫作忠將這眞實心去幹眞實事沒有半點欺人底意思這叫作信把這忠信二字作箇主腦心裏便有把握學問也就有根了

無友不如己者

解學問固要自己用功也要朋友相助朋友學問比我強我諸事可以領教自然有益倘或學問更不如我切不可與他相處不但於自己無益而且使人生出許多驕傲自是底毛病來反把自己帶累壞了這種朋友倒不如沒有底好了

過則勿憚改過是錯憚改是怕改

解學問是無窮無盡底事就是學問很好底人也都不免還有些過失既知道是錯就該快些改但這過失大半是順著脾氣作出來若要拗轉甚不容易疲懶底人往往怕難不肯改那過失便越積越多了須要發狠去改不可怕難改來改去過失自然漸漸會少到得沒有過失可改底時候方纔是學問盡頭處呢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得謹慎遠是祖先追是祭祀
想念底意思民是百姓德是德行歸是轉回厚是仁厚

解曾子說人子事父母平日固要孝順最難是父母壽終悔也來不及了孝子當這個時候固然哀痛還須十分小心謹慎一切送終底事都要盡情盡禮不可有分毫草率這纔是真能盡孝父母底了至於祖先雖比父母稍遠但就父母底心事層層推上去也都是這樣我既不得事奉祖先只在祭祀時節盡我底誠心追思想念就彷彿像見祖先一般這又是能代父母盡孝底了祖父是人生底根

論語語解

卷之一

五

廣仁堂

本就算是愚民百姓那箇不曉得有祖父在上底人果能如此盡孝百姓看見自然會感動天良大家都知孝敬祖父這不但在上底人自己底德行越積越厚就是百姓底德行也被感化得轉回仁厚一路了豈不上下都好呢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說政是國中政事求是我求人說知與是人與我說知

解子禽問子貢道我們從夫子遊行各國每見夫子到這一國會過國君必然聽問國中底政事我想夫子是從外方到此何以國君竟肯將本國政事告知外方底人難道是夫子去求他說知或是那國君自己要與外人說知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是和氣良是爽直恭是恭敬儉是儉讓讓是謙虛得是得聞政事異是不同

解子貢道你因夫子每到一國必聞知一國政事疑是夫子去求來底這也疑得有理只是把夫子看得太淺了據我看來夫子待人純是一團和氣性情又爽直禮貌又恭敬服飾又儉樸言語又謙虛這五樣是從聖人道德中發出來自然如此不是勉強裝得像底那些諸侯從心遇著聖人一見夫子這等道德形容怎能不傾心敬服心裏既是敬服自然要將國中政事請教夫子因此得知這是夫子底道德能感動人就依你說是求來底也可但是夫子這樣求法比世間人許多求法大不同了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觀是看志是志向行是行事道是法度。

解孔子說凡爲人子底當父親在世時節自己不能主事至父親去世時節又要看他行事如何如果行事甚好自然是能保守家業底兒子了但是父親方纔去世作兒子底人豈忍因父親去世就要自己作主須是在三年孝服期內所有家中大小事務一切還遵照父親法度不敢絲毫更改仍然像父親在世一般就是有應當更改底事件也不敢就改且等到三年後再說這纔是真有愛父敬父底心可以算得箇孝子了若說父親去世該我作主要改就改破人看見倒像是願意父親去世得以自由底光景就是改得很是也未免有虧孝道況且有胡行亂作底那更是大不孝底人了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禮是禮法是禮

和氣貴是貴重先王是古先帝王道是治道美是好小大是小事大事由是從

解有子說聖人作爲禮法都是順著人心自然底天理定下這規矩來君臣有君臣底規矩父子有父子底規矩夫婦有夫婦底規矩要依著這規矩行心裏纔過得去彼此也都覺得相安可見聖人用禮教人不是要勉強人底是要大家相親相敬把和氣看得貴重底意思所以古來帝王許多治道總是用這箇禮最好無論小事大事都要從這禮上行去方得妥當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知是曉得節是限制

論語話解 卷之一

六 廣仁堂 朱自伍拾貳

解 既是大事小事都要有禮這箇禮再沒有不行底了。但作人既曉得和氣是好大家就講和氣罷了何必又造出許多禮法來拘束他這不是多事叫人喫苦麼他那裏知道人要用禮纔能和氣若是單講和氣不把禮立箇限制將來必至上下不分長幼不分男女也不分大家都忘了規矩混作一團越發弄得大不和氣了這又如何行得去呢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

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是信實近是合義是事理復是照約恭是謙恭禮是儀節遠是不至恥是羞

恥辱是賤辱因是偶然聚會失是錯親是親近宗是常久倚靠

解 有子說凡人相約原要信實但也須思量我這信實是合義理否如果合義理今日答應底話日後自然可以

照約若不顧義理如何只是隨口應承將來到行不去時候要照約必至背理沒奈何只得負約了凡人相待原要謙恭但也須考究我這謙恭是合禮節否如果合禮節自然不至有羞恥賤辱若不問禮節如何只管一味卑屈詩

論語話解卷之一

七

廣仁堂

人喜歡這是沒氣骨底人必至可羞可賤被人鄙笑了。人有素不相識偶然因事聚會他若愛我不妨與他親近但也須細看那人底底裏是常久也可親近底否不可錯相與了他如果親近得不錯就是常久也可親近底若不論那人底好歹只一會面便與他親熱起來這等濫相與人必至誤交匪類不但不可倚靠將來還要大受其累哩據這幾樁事看來可見人生一言一動都要思前想後時刻小心謹慎倘或起初不經意弄錯了日後悔不轉來只得苟且將就豈不越作越不是麼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

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居是住處安是安樂敏是勤快慎是謹慎就是往見有道是賢人正

是請教

解 孔子說有才德底君子他志氣本與眾人不同眾人不肯立志只圖喫箇飽飯住箇好地處過得快活日子便了並不知有學問底事君子何嘗不要食只是可食便食不必定要求飽何嘗不要住只是可住便住不必定要求

安他一心一意專在學問裏講求身上作底事。件件要勤快。生怕耽誤了一件。便畱下一分缺陷。口裏說底話。句句要謹慎。生怕差錯了一句。便添出一分罪過。學到發憤時候。竟要忘食忘寢。那裏還有心事。想到安飽。他這等刻苦用功。還恐怕學得不是。又往見那有道賢人。去請他指教。他說我不是。固然要更改。他就說我是。也還要再求。長進。一輩子學到頭總不肯歇手。這纔算得真能好學底了。若不是這等好學。又如何作得有才德。底君了呢。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是諂媚。驕是驕傲。可是可取。未若是不如。

〔解〕子貢問道。如今人都是輕貧重富。那貧窮底人。不但人看他幫助。那富豪底人。因大家尊重他。自己也就驕傲起來。看不起人。這是眾人常犯底毛病。有箇人。他從前貧窮時候。甯可自己敲菜根。不肯露一毫諂媚底模樣。到後來富足時候。又能謙恭待人。不敢存一點驕傲底意思。眾人常犯底毛病。他全然不犯。這種人品。行何如。孔子答道。這也就可取了。只是還未盡善。那無諂底是有志氣底人。不

論語語解 卷之一

八 黃仁堂 訓百

肯低三下四。作卑污苟賤底事。但心裏也未必不愁悶。不如那能樂底人。他每日讀書講道。覺得津津有味。心裏十分快活。把那貧苦二字都忘懷了。那無驕底是有見識底人。他要保守家業。不敢得罪人。但心裏也還把富字看得重。不如那好禮底人。他見得聖人。心底這箇禮都是人心。本有底。天理世上只有這箇禮最好。一言一動都要從禮上講究。別事他都不愛。並不知道自家是箇富人了。要像這種人。纔把貧富二字打破。那無諂無驕底只是能守得定。如何超得。上這種人呢。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切是

切開。磋是銼光。琢是雕琢。磨是磨細。

〔解〕子貢聽孔子這番話。心裏忽然開通。便說道。聽夫子這番教訓。纔曉得學問真是無窮無盡。到了一層還有一層。記得詩經上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譬如整治象牙。牛角底物事。既然分切開了。還要磨得光滑。又如整治玉器石器。既然雕琢好了。還要磨得細潤。從前讀這兩句。不懂他底意思。今日想起來。那詩人底意思。也就是這等。

說法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賜是子貢名始是纔往是

已往來是後來

解孔子見子貢合悟得快心裏喜歡因讚他說道像賜這樣聰明纔可以與他說詩了天地間道理原是无窮無盡在在底已往在後底又來一層引出一層只要人自去領悟我所告貧富底話是說在前已往底道理你因此想到詩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意思這又是隨後引出來底道理像你這樣人說前便能知後去讀古人底書再沒有講不通透底了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患是憂愁

解孔子說天下事惟有知人最難人心藏在肚裏單看外貌如何知得就是聽人言語若不是自己胸中道理透熟如何知他說底是與不是如今人纔學得幾分便愁人不知道自己好處平時滿腹牢騷說別人不識好互試問

論語話解 卷之一

九 陸百參拾玖 廣仁堂

自家可識別人底好互不但全然不知而且從不攔在心上面意思說別人底好互與自己無涉何必定要知道這等說自己底好處又與別人何干只管愁他不知作什麼據我看來不必愁人不知我倒要愁我不知人人不知我不過是名聲不顯我這學問本來不是求名底就是沒一人知道也分毫無損若自己先不知人是非辦不清邪正分不出心裏糊糊塗塗還成什麼學問這樣人在朝必然用錯了人傷害百姓在家必然交錯了人帶累自家豈不大可憂愁嗎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是政

事德是德行北辰是北極星所是所托居是守共是句

解孔子說諸侯治一國有一國底政事天子治天下有天許多法令如何治得他服須是要有德行作根本自己既有仁義底德行所行底政事都是從仁義發出來那天

百姓也都有良心看見天子這樣仁義不知不覺自然都會感化所以古來帝王他只一人在宮中脩德那四海九州底百姓都被他感動沒有一箇不歸服他就譬如天上底北極星他成年守住那所枉不動這無數底星宿都四面環繞朝向著他一般若是自己沒有德行只用那智巧去籠絡人又用那威刑去脅制人費盡氣力究竟人心不服豈不是徒勞無功呢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一言是一句蔽是蓋思是心思。

解 孔子說古人傳下底詩共有三百篇篇篇都有義理都要用心熟讀但中間有一句最要緊底可以通蓋三百篇是那一句就是魯頌上思無邪這一句凡人作事不出邪正兩途都是從心思上發出來底那三百篇中或說好或說歹都是要人棄邪從正底意思我們讀詩底人見他說好底就要生箇羨慕底心見他說歹底就要生箇羞恥底心常常如此用心熟讀工夫用到了自然所有思想底事都歸正路再沒有一點邪念纔算得會讀詩底人了這思無邪一句豈不是把三百篇義理都說盡了麼。

論語話解 卷之一

十

廣仁堂
朱白韓拾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是引導政是政令齊是

齊一刑是刑罰免是幸免恥是羞愧。

解 孔子說天凡治民底立許多政令原要引導百姓爲善無奈人心不齊有肯從底也有不肯從底只得用刑罰去懲治他使他齊一。百姓怕受刑罰沒奈何把那作歹事底心隱藏起來希圖幸免其實滿心還想作歹事快活並沒有一點羞愧像這樣治民底何嘗不盡心究竟民心化不轉來也是枉然了。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德是德行禮是禮法格是變到好處。

解 這等看起來可見治民底總要將德行作根本自己先有了德行纔能把德行去引導百姓激發他底天良但百姓不是一般樣材質有高低也有低底風俗有厚底也有薄底須要定箇禮法教他們遵守民心方得齊一。那些百姓既感我底德行又遵我底禮教許多爲非作歹底事自然都會知道羞愧而且越學越好漸漸變到極好處這纔算得真能治民底了。若單靠政令刑罰去治民如何作得到呢。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解 孔子說人要爲學起初先要立定志向纔能學得上去我當十五歲初入大學底時候年紀雖小就立志要學聖人想聖人也只是一箇人他就能如此好法我只怕不肯立志豈有學不到底理志向既定從此心心念念都在這學上再沒有得改移底了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立是站住惑是疑惑

解 我從十五歲以後雖立定志向究竟還沒有把握學到三十歲時候聖人底道理大概全行懂得心裏有了把握腳根也就站得住任憑世上千奇百怪可喜可駭底事都不能搖動分毫了但於細微奧妙處還不能全無疑惑再學十年到了四十歲那天天下事物無論大小麤細都能看透他一定不易底道理某樣常如此某樣不當如此某樣行得去某樣是行不去心裏了然分明如辨黑白一般再沒有半點疑惑了

五十而知天命

論語話解

卷之一

十一

廣仁堂
陸白玖拾捌

解 萬事萬物皆有理不曉得那根源所在如何知得盡我學到五十歲纔知道事物底道理根源都從天出那天理時時在事物中流行就像有命令分付底一般人只知身外底貧富貴賤是由天命不知道心裏底仁義禮智都由天命不但子孝臣忠這般大節目是有天命就是那一飲一食一言一動至微不至底事無一不有天命真是頃刻離不得底既知天命這學問工夫自然不能分毫開斷了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順是通從是隨欲是好踰是過

矩是法度

解 我從知天命後學問未曾間斷天理越發爛熟到了六十歲時無論何人底言語一聽便已明白就是那街談巷議婦人小兒說底話一到耳中都能悟出至理覺得耳與心通並不必用心去思索了又學十年到了七十歲時心與理合爲一隨我心裏所好自然恰合規矩法度沒有一毫過差自十五歲以後學了幾十年用了多少功到這地步纔覺得從容自在不消費力了但學問是無窮無盡底事焉知日後不還有進益只好一輩子學到底罷了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名何忌違是不順

解魯國有三家公族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這三家世爲大夫代代專權不守禮法孟孫氏有箇孟懿子平日常與孔子來往那日孔子到懿子處懿子因問起孝道來孔子答道孝是順德所以俗語常說孝順不順便不孝孝再沒有不順底懿子問言也就不再問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樊遲是孔子學生名須御是爲

御車

解孔子見懿子模樣似乎不甚明白他既不再問也不便再說遂上車回家那時樊遲正爲孔子御車孔子因告他說方纔孟孫向我問孝我答道孝不可不順樊遲因問道夫子說孝不可不順究竟順是說什麼孔子答道順是順理理從何處見從禮法上見當父母在生時候一切奉養固然都要有禮不幸父母死了從殯殮以至埋葬更都要盡禮到後來春秋祭祀也都要合禮譬如父是大夫應該用大夫禮埋葬子又是大夫應該用大夫禮祭祀這是有一定底法度過一點不得過了一點使不順理天下那有不順理底孝子就說他本心是要盡孝也到底算不得孝子

論語話解 卷之一

十二

廣仁堂 朱百全拾染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孟武伯是孟懿子底兒子名彘疾是病

解後來懿子底兒子武伯來見孔子也問孝道孔子說父母憂子底心本是無所不至兒子自幼至長那一件事不替他操心但別底事雖然操心還可以從容打算惟有兒子身上底病痛是父母心裏最害怕底如果真有病痛那父母底憂愁苦楚直說不盡了人子能把自己底心體諒父母底心一切飲食起居都要小心謹慎惟恐大意一點生出病來累我父母憂愁這是最要緊底但身上底病易防心裏底病難防身上底病不過是風寒暑溼還容易調治那心裏底病有千般百樣卽如世上那些酒色財氣底事若心裏愛上一件那一件不是會傷生害命底人子若要守身須要把心裏底病根拔除淨盡心病既除身病自然也少這纔是能體諒父母愛我底心事可以算得箇

孝子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姓言名偃。孔子學生。養是供養父母。

解子游見孔子也。問孝道。孔子說：「父母年老，要靠兒子奉養。所以如今講孝，底人只說要竭力謀生，能供養父母，便是孝了。據我想來，孝不但是能養，還要能敬。且莫說那鄉村愚民，沒有不供養父母底。就到了人馬那樣，無知犬也會起免，供人酒肴。馬也會駕車，代人奔走。他都能有效力。養人底本事，若爲人子底，單知道供養父母，不知道敬重父母，就同那犬馬替人效力一樣。還有什麼分別？如何便算得孝子呢？」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

以爲孝乎？」食音嗣。○先生是父兄。饌是飲食。

解子夏見孔子又問孝道。孔子說：「孝要有愛敬。父母底心，這真心從何處發見？從顏色上發見。心裏有十分和

論語話解 卷之一

十三 廣仁堂

氣，那顏色纔能十分柔順。不是外面裝點得像底，所以最難。這心裏底和氣，又從天性上發根。孝子天性極厚，愛是真愛，做是真敬，到了十分盡頭，所以發露在顏面上。純是一團和氣，父母看見自然滿心喜歡。這纔算得真孝呢。如今人講孝弟，不過是有辛苦底事，作子弟底替父兄代勞，有好酒好飯，作子弟底讓父兄飲食，這何嘗不是應該底？但說這樣就盡了孝道，未免把孝道看得太淺了。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是孔子學生。姓顏，字子淵。私是

解孔子說：「我平時同這些學生說話，學生有不明白底，必

然再問我，又將所說底道理再發明一番，教他懂得。雖

有同顏回說話，就是終日說到晚，他總是靜靜聽著，從沒

有一般我怕他不明白，等他退回私居時候，查點他底功課，見他那一言一動，也都能發明我說底道理，竟不用等我再說。纔曉得他不是不用心。底愚人真是箇大聰明人。一說便都懂得底，這些學生如何能趕得上呢？」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度反廋所留反○視是看以是爲觀是細看由是從察是體察安是樂度是藏匿

解孔子說天下事惟有知人最難我如今想出箇知人方法來照我這方法人也就不難知了大凡入底好互聽外間傳說底都不可信總要自己去看得第一先要看他所爲底事爲善事底是善人爲惡事底是惡人這是確有憑據底但爲善事底其中也還有不同還要細看他底念頭從何而來是否爲名爲利如從名利上生出底念頭那所件善事便全是假底了就是念頭上不是爲名爲利也還要體察他那爲善底心是否覺爲善事只因爲怕人責備沒奈何做不是真心裏並非樂人也不能長久到那耐苦不過時還令改變仍然是靠不住底像這樣看人一層深一層直把他底心術都看透那人底好互又往何處藏匿得呢仔細想來這方法極妙那人底好互真箇往何處藏匿得呢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故是舊溫是溫習

論語話解

卷之一

十四

廣仁堂
朱百榮拾柴

解孔子說天地間氣化有舊底便生出新底不多時新聞也又變作舊底舊底又生出新底所以無窮無盡學問也是如此已前懂得底道理是舊隨後悟出底道理是新須將那舊底時常溫習反復尋思溫到極熱心思漸漸開通從中又悟出新底道理來纔有長進悟了一層又悟一層越進越深越推越廣心裏四通八達不但自己底學問進益無窮就去教人也能酌量學生底材質隨機開導使他上進學生有疑不拘何事隨問隨答使他明白這纔不愧作人底老師了若單靠著舊書本子不會用心思索悟不出新底道理任憑記得許多也總是歇底如何得長進像這樣學問若去教人豈不連學生都耽誤壞了

子曰君子不器器是器皿

解孔子說天生人材百般不同可比那作成底器皿有大一小有麤有細各有各底用處不能相通惟獨君子這等人論他底德行仁義禮智沒有不備論他底才具治國平天下沒有不能是那小才小技底人只會這件不會那件好像盛酒底器皿裏不得飯漱口底器皿洗不得手一般所以君子又喚作道是說他才德俱全事事都

通得去要學君子須先學他底德行德行既備具自然會生若單學他底才具如何能學得盡呢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問君子道人要如何纔算得君子呢孔子說道君
子不是空說得底如今人要作君子便先學君子說話
聽他說來滿口仁義道德就儼然像君子一般其實身上
並未行得一作這種能說不能行如何作得成君子呢你
如果要作君子須將那這仁義道德底話先在身上著實
行去行得透了然後從那所行底事上說出來教人自然
所說底話句句切實有味與那懸空思想底不同後人佩
服我底品行必然遵奉我底言語不但自己好並且化得
人好這真可以
算得君子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君子是好
徧比是
私黨

孔子說天下有君子也有小人君子小人從何處分別
從心裏公私上分別人都說君子厚道是待人好底那

論語話解卷之一

十五

朱直揭拾

小人也何嘗沒有待人好底時候但君子待人好是普徧
都好見得天下人都是同類照他底親疎遠近一都要
盡心沒有一箇不當愛底若是爲非作歹底人就是至親
也不能袒護他既犯了公義如何還顧得私情這至是一
片公心那小人待人好只是徧護著他那同夥底人呼羣
結黨圖謀富貴富貴到手大家同樂若不與他同夥底就
是世上賢人也如眼中釘定要拔去纔快活那裏還管公
是公其這至是一片私心照君子公心作去天下人都受
福就是君子平日最惡底小人若肯自己改過也都想要
成全他照小人私心作去天下人都受害就是小人平日
最好底同夥到那爭權奪利時候也都會
自相殘害所以小人是斷斷相與不得底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是學習思是思想罔

孔子說大凡人要學一事都有古人留下底法反既學
了又要自己用心思想纔能有益若是單學那古人法
度不去用心思想道理纔學得甚麼益氣力心裏不
明白也是枉然了又有單靠著自己用心思想不去學那
古人法度就想出許多道理來都是懸空底心裏不安穩
如何靠得住所以會作工夫底人學思兩箇字是少一箇

不得
底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是用功異端是別教

○孔子說天地間只有一箇道就只該有一箇教人受學道總須守定聖人底教法纔得不錯如今人竟有把聖教丟開另外別立一教這叫作異端世上人看見他底教法新奇往往被他迷惑殊不知那異端底教法都是蠱惑人心敗壞風俗爲害不淺底若從了他底教用功去學越學越入邪道豈不是自己害自己麼

子曰出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女音由是孔子學生姓仲字子路誨是教

○因教訓他道出把不知底也認作知到底總是不知我如今教你箇求知底方法天下事理本是無窮無盡就是聖人也不能盡知你若要求知須將那已知底就認作知不知底就認作不知像這樣人雖不能盡知天下事理他心裏底是非卻了然分明沒有一毫含混也就算得箇明白人了況且自己既認作不知必然要去問人那不知曉得底到後來也會曉得豈不是箇求知底方法麼

論語語類

卷之一

十六

廣仁堂
朱百位拾伍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是孔子學生姓顓孫名師干是求祿是俸祿是空缺疑是不信殆是不安寡是少尤是見怪悔是追悔

○子張急於出仕平日學問好揣摩世務想要藉此干求俸祿孔子因教訓他道你想作官享受俸祿不必在世務上揣摩還要言行上講究凡古人所說底善言先要聽聞得多再揀出心上覺得不信底且擱在空缺處其餘沒有不信底照他一般樣說又要說得謹慎不可輕易說錯一句纔可以少招得別人見怪了凡今人所行底善事也要看見得多再揀出心上覺得不安底且擱在空缺處其餘沒有不安底照他一般樣行又要行得謹慎不可大意行錯一件纔可以少留下自己追悔了像這樣說話不招人怪行事不留後悔把言行講定得很好人敬重處處聞名遇著好善底大夫自然會舉薦遇著愛賢底國君自然會任用這俸祿豈不就在裏面了又何用費力去干

求呢。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是魯君名蔣，舉是拔用，錯是廢棄，直是正直，枉是邪曲。

解 哀公問孔子道：如今百姓刁頑，要怎樣作法纔能使他心服？孔子答道：百姓雖是愚民，他那好善惡不善底心，最是公道。爲君底能順他這好惡底心，自然服了。那善人性情正直，說話做事都是靠實，這種人最有益於百姓。百姓所以愛他，那不善人性情邪曲，說話做事都是取巧，這種人最有害於百姓。百姓所以惡他，爲君底拔用正直廢棄邪曲，順了百姓好惡底心，百姓心裏又痛快又感激，怎麼還會不服呢？但那邪曲底人，百姓雖然惡他，他卻極會奉承討得人君喜歡，往往反見拔用。那正直底人，百姓雖然愛他，他卻不會奉承，惹得人君厭惡，往往反至廢棄。因此小人得志，把國家政事弄得七顛八倒，百姓箇箇怨恨，如何還肯心服呢？可見百姓並不是難服，只怕是用人錯了。

論語語解 卷之一

十七

廣仁堂
朱百堂於壺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是魯大夫季孫氏名肥，敬是恭敬，忠是忠厚，勸是勸勉，臨是接見，莊是莊嚴，孝是孝順，慈是慈愛。

解 季康子問孔子道：百姓侮慢，如何使他恭敬？百姓澆薄，如何使他忠厚？百姓怠慢，如何使他勸勉？孔子答道：凡事都有根源，這根源在上，不在下。卽如百姓侮慢，這由在上底沒有禮法，若是平日守禮底人，到接見百姓時，容貌必是端嚴，百姓見在上底這等守禮，大家都來瞻仰，也就曉得恭敬了。百姓澆薄，這由在上底沒有德行，若是平日修德底人，居家必然孝順，待下必然慈愛，百姓見在上底這等修德，大家都被感化，也就變成忠厚了。百姓怠慢，這由在上底沒有教化，若是平日肯造就人材，那爲善底就舉用他，不能底也要開導他，百姓受在上底這等教訓，大家你勸我，我勸你，不知不覺也就勉勵起來了。這都是自然底功效，不是勉強使得他動底，只要在上底在自己身上推求，便得了。

或 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

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爲政是爲國政施是推有政是有人家政

解魯定公初年孔子在家不出仕或人問孔子道夫子常想行道如今何不出去作官行道不必定要作官作官何間住在家的呢孔子答道人要行道不必定要作官作官有官事在家也有家事不見那書經上說孝道麼書經載成王稱贊君陳說他能孝順父母就能友愛兄弟又將這孝友底心推愛一家人那一家底人被他的感化都遵他底教訓就成了一家底政事可見國事叫作政家事也可以叫作政治國事是爲政治家事也何嘗不是爲政何必定要作官纔算得爲政呢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輓五兮反輓音月。大車是牛車。輓是駕牛底橫轆。小車是馬車。軛是駕馬底曲轆。

解孔子說凡與人往來第一要有信實若是無信底人那些說話作事全是空底一件也靠不住竟成箇廢人了。

論語話解 卷之一

十八 廣仁堂 宋百肆拾

人說他才具可取我不知道他可取任那裏譬如大車有輓纔能駕牛小車有軛纔能駕馬若是無輓無軛就有牛馬如何行得動呢人若無信憑他有多少才具一刻也行不去底。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世是朝代夏朝

妣姓殷朝子姓周朝妣姓因是仍舊損是減益是添。

解子張好奇問孔子道人都說聖人能前知若果然前知不但曉得一世底事就是十世以後底事也該可以預先知道了聖人真能如此麼孔子答道聖人前知只是看得道理透從道理上推去自然不錯譬如君是臣綱父是子綱夫是妻綱這叫作三綱人心上底天理有仁有義有禮有智有信這叫作五常聖人看得三綱五常是天地間大道理將這箇定成了禮法知道萬古不能磨滅他所以殷朝接夏朝天下仍舊照夏朝底禮法不能改變其中減底有添底不過是衣冠儀節上小有不同這是已往底事可以知道底周朝接殷朝天下也仍舊照殷朝底禮法

不能改變其中有減底有添底也不過是衣冠儀節上小有不同這是現在底事也可以知道底就是從今以後將來或又有接周朝天下底也還是要照周朝底禮法不能改變若是改變便不成世界照這樣推去就是百世也只是如此可以預先斷定何止知道十世底事可見聖人只是在道理上推求不是另外有什麼法術切莫要把聖人前知當作奇怪事看了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鬼是鬼神。諂是諂媚。

孔子說鬼神本應該祭祀但人有當祭底有不當祭底也須分別卽如祖先是人身底根本時常要追念祖墓所以必須祭祀心裏纔過得去此外當祭底鬼神或是敬他底德行或是報他底功勞或是感他底恩義這些祭祀也都是出於誠心若非我應該祭底鬼神我去祭他那祭祀底誠心又從何來無非是聽聞那鬼神靈驗想求他保佑底意思這豈不是諂媚麼。

見義不爲無勇也。

論語語解

卷之一

十九

廣仁堂

人受勇往纔能作事。事有當作底有不當作底。那當作底便是義。如今人見那當生底事他心裏何嘗不曉。只是義及至叫他去做他卽又游移推託不肯向前。這是什麼緣故。無非因爲身家念重。恐怕這樣又怕那樣弄得來膽怯氣餒。竟成箇懦弱無勇底人了。這種人如何還幹得事呢。

論語語解卷之二

閩縣陳 濬心泉述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舞是樂舞

佾是舞底行列庭是家庭

解古來作樂有歌必有舞那舞人底行列叫作佾天子用八佾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魯國大夫世代專權不守禮法他家中作樂竟用八佾舞起來孔子因說道君臣有一定分位這是自然底天理亂了一點心裏就過不去季氏只是大夫竟用八佾在家庭內舞忘了自己底分位他心裏不知有天子那裏還知有魯君哩像這樣分明背理底事都可忍心作得天下還有何事不可忍心去作呢那存心真不可問了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論語語解

卷之二

一

廣仁堂 陸百伍拾貳

徹直列反相去聲○徹是撤供相是助祭穆穆是肅靜

解魯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世爲大夫季氏最強那孟叔兩家也都強橫他見周頌上有雍詩一篇是周天子祭祀底詩那三家到祭祀時候也都要歌這雍詩方纔徹供孔子因說道這雍詩是天子祭祀用底三家如何用得不但禮法不該就是詩上說底話頭也全不對雍詩說相維辟公是說來助天子祭祀底都是列國諸侯又說天子穆穆是說天子主祭時節容貌極其肅靜如今三家廟堂助祭底既沒有諸侯主祭又不是天子那雍詩上說底與他全不相干他定要歌這詩還是取底什麼呢豈不白叫人笑話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解孔子說人心上底天理叫作仁這是萬事底根本聖人恐怕人心放蕩因定出禮法去約束他又恐怕人心暴戾因作成樂律去調和使其實禮中儀節是天理自然有底次序樂中音調是天理自然生底和樂沒一件不是從仁上發出來若是不仁底人他已忘了天理心裏何等放蕩就是曉得些儀節沒有禮底根本如何還講得禮呢那

不仁底人他並背了天理。心裏何等暴戾就是懂得些音調沒有樂底根本如何講得樂呢可見人心中底天理是最要緊底切莫要失了。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

寧戚。易去聲。○林放是魯國人。奢是奢。

華儉是儉。樸易是齊衛戚是哀痛。

解林放見當時底人一切禮節盡講虛文。心裏覺得禮不曉得務本。心裏不覺喜歡。因稱贊他道。你這問底道理大得很。不是小小見識人會問得到底。禮總是得中最好。或過於奢華。或過於儉樸。都不得中。但若像那過於奢華底。寧可作過於儉樸底好些。卽如喪事。或只要外面齊備。或只會內心哀痛。也都不合禮。但若像那只要齊備底。偏可作只會哀痛底好些。什麼緣故呢。因爲這禮底根本是從人心中天理發出來。起初原是質素。隨後纔漸加文采。那儉樸哀痛底人。雖然偏狂質素一邊。究竟還不失根本。比如今盡講虛文底人。自然是強了。可見禮要文質相配。不可偏重。但就根本上論。還是質素比文采重些哩。

論語語解

卷之二

二

廣仁堂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狄是外番。諸夏是中國。諸侯亡是沒有。

解孔子見當時諸侯僭用天子底禮。大夫又僭用諸侯底

尊臣卑這箇分位。是天生成底。錯一點。心裏感慨。因說道。君

來不能改移。就是那外國番邦。他不講究禮法。也都知道

有箇君長。倒不像如今中國這些諸侯大夫。把上下底

分位弄得七顛八倒。竟如沒有君臣底一般。豈不可歎。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上聲。○旅是祭名。泰山在魯國界內。冉有是孔子學生。名

求。救是救止。嗚呼。是嘆氣底話頭。

解魯國有箇泰山。在五岳裏算最尊底。本是天子祭底。因

要同魯君一樣去祭泰山。那時冉有作季氏管事。底家臣

孔子聽聞此事。因向冉有說道。季氏要去祭泰山。這是大

錯。汝不能救止他嗎。冉有答道。季氏主意已定。是不能救

止底。孔子聽冉有這話。心裏不樂。因嘆口氣說道。嗚呼。難

道說泰山這樣神明反不如林放知禮不成那林威只是魯國一箇人衛直知禮何况泰山豈肯受那無禮底祭祀季氏去祭他豈不反要得罪神明嗎這是何苦呢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馨○升是升堂下是下堂飲是罰酒

解孔子說如今人都愛爭勝或爭名或爭利或爭功或爭能沒有一件不是要爭底惟有君子這般人他只枉自己身上用功從不與人較長論短那些名利功能底事他全不攔在心上覺得天下事都有定分何用去爭呢若說君子也有要爭勝底時候除非是習射一事既是習射自然要想到這原是不必讓入底但習射也有射禮將要射時大家揖讓一回方纔升堂射畢又作揖下堂大家挨次射畢後那勝底又向那平就處還計較勝負地場還是從容謙讓像這樣爭法也是君子纔能如此與那小大不同了

論語話解 卷之二

三 廣仁堂 朱子曰拾陸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

莧反絢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倩是口頰好盼是黑呼縣反子曰繪事後素白分素是粉白絢是采色繪是畫

解子夏問孔子道古詩上有三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上二句是說巧笑底口頰好看美目底黑白分明這還可解惟有下一句不可解素是粉白絢是采色如何說粉白可作得采色這是怎麼講呢孔子答道詩不是這樣講底詩人底意思是說巧笑美目底人天姿本生得好有這天姿再加妝飾華麗更覺得好了譬如繪畫底事先要把粉白作箇底子然後再加五采一般那采色底粉白之後有底子纔有面子所以說素以爲絢莫要講錯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是發動商是子夏名

解子夏聽孔子說罷心裏忽然開通因說道得夫子這番後教訓心裏明白了纔曉得天下凡有文采底事都是隨後加添底總要有箇好底子在先然後再講究面子好看即如禮上許多儀文都是從眞愛眞敬底心上發生出來

所以必要忠信。底人纔可以學得禮。因他先有了實心作底。子那禮便不是虛文了。這等想來。禮不也是枉後底麼？孔子聽了。心裏喜歡。因贊他道。商說禮是枉後底。這話很不是我原先並未說到。禮你竟能思想得到。像你這樣會想。不但開擴你底識見。並且可以發動我底心思了。那詩上說。底道理都是活底。原不可以泥定在字句上。要像你這樣觸悟。纔可以與你講詩。那鈺相人如何能領會呢？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二國名。杞是夏後

是書籍獻是賢人

解孔子說聖人作禮都有深意。要合古今通看。纔能曉得。我平日學禮。不但學本朝底禮。就是夏朝殷朝底禮。也曾學過。都能說箇大概。但苦沒有證據。不很曉得詳細。因想杞國是夏朝後裔。該有夏禮。誰知他有底夏禮不全。不能作得證據。又想宋國是殷朝後裔。該有殷禮。誰知他有底殷禮也不全。也不能作得證據。這都由子孫衰微。以致

論語話解

卷之二

四

柴白矣。伍廣仁堂

書籍殘缺。賢人稀少。底緣故。若是書籍略備。賢人尚多。我就能取他作箇證據。將來纂成一書。也可以永遠流傳。何至聽他湮沒呢？真是可惜了。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解古時天子都是從諸侯起。那開首封國底始祖。又都是上古天子底後裔。所以三代得天下。後立始祖廟。又推始祖以前曾作天子底遠祖。每年在始祖廟中大祭一番。以始祖配享。名叫禘祭。周朝成王因周公有大功。勞特賜魯國用天子禮。所以也有禘祭。孔子去觀禮。因說道。這禘祭是箇大禮。必須有十分誠敬底心。纔能貫注到底。初祭時候。先用鬱草和酒灌地。降神。那時魯國君臣頗有誠敬底意思。覺得可觀。從灌酒以後。禮文更繁。那誠敬底心漸漸懈怠。不能貫注到底。我因禘祭是箇大禮。所以來觀。底看到這懈怠光景。覺得無味。也就不愛看了。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

斯乎。指其掌。示同視是看。

解 或人問孔子道這禘祭底道理是如何講呢。孔子心想這禘祭源頭是先王有大孝底心要報答根本所以從祖父推到始祖又從始祖推到遠祖這種深奧道理如何對或人說得明白況且諸侯不敢祖天子原因諸君臣分隔所以開首封國底諸侯便是本國始祖到後來子孫由諸侯升作天子然後又從始祖以子孫推到從前曾作天子底遠祖因此纔有禘祭魯國既是諸侯就不該追祭天子這話又不便說只得答應道你問禘祭底道理我也不曉得這道理深遠得很若是曉得了那天底下底事再沒有不曉得底一面說話一面伸手指著手掌說就像看這手裏掌紋一般還有什麼見不到處呢。孔子並非真不知道是因禘禮極大不肯輕易就說這箇道理必須至孝底人纔能想得到又必須至誠底人纔能作得到豈是學問麤淺底可以容易懂得底嗎。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解 孔子祭祀祖先時必誠必敬就像祖先在一邊般祭祀外神時也必誠必敬就像神明在一邊什麼緣故呢。那祖宗與子孫本是一氣流傳子孫果有孝心去思慕他就能感通祖宗已往底氣所以如在至如鬼神與人雖然

論語語解

卷之二

五

廣仁堂

幽明分隔其實只是一理那應當祭祀底鬼神都是道理上應有底只要人有誠心這道理便發見出來所以如神在孔子常說我當祭祀時節或遇有外事在外不能自己來祭雖有別人代祭心裏總覺得抱歉好像不曾祭祀底一般聖人這樣誠心祭祀豈是別人能作得到底呢。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是衛國大夫媚是奉承與是是屋西南角竈是竈神禱是禱告

解 古來大夫祭五祀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行季夏祀中竈中竈是屋脊行是路門是大門戶是房門又有

一處叫作奧在屋西南角這是敬神底所住如要祭竈時候先在竈旁設祭又迎神到奧再祭五祀都是如此王孫賈是衛國大夫頗有權勢人人趨附他想要孔子也來趨附他因問孔子道外人說像那奉承奧神底甯可去奉承竈神這話怎麼講呢王孫賈底意思是說竈是夏令用事底可比自己是箇權臣與是空位不用事底可比衛君不能管事孔子若想作官去求衛君不如來求我孔子知他是這箇意思便正色答道這話說得不是據我看來不但

竈神不可奉承。就是奧神也。不可奉承。凡事都有天作主。奧神竈神如何比得。天哩。人總要順著天理作事。何必講那奉承底話。若是作事不順天理。就得罪了上天。等待上天動怒。降下罪罰。時無論奉承奧神竈神。都不濟事了。又往那裏去禱告呢。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監是仿照。二代是夏殷。郁郁是文盛底模樣。

解孔子說古來禮制。到周朝纔算大備。當初周先王制禮時候。先仿照夏朝殷朝底禮制。將他作箇底本。又細看其中。有如今不相宜底。再加修改。有從前未想到底。再加添補斟酌得盡美盡善。所以文采極乎茂盛。那夏殷二代底禮未嘗不好。我也都曾學過。究竟考較起來。還是從周朝禮制最好了。

子入犬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犬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鄒側雷反。○犬廟是周公廟。鄒是魯色。鄒人是鄒大夫叔梁紇。孔子底

論語語解 卷之二

六

廣仁堂 壁伯榮拾玖

親父

解魯國有犬廟。祭祀始祖周公。孔子初出仕時。到廟中助祭。每事必要細細問人。或人笑孔子道。誰說鄒人底兒子。懂得禮節。他進犬廟。每事必要問人。若懂得何用問呢。孔子聽見這話。因說道。禮總要恭敬作主。就是平日懂得底。臨時還須細細查問。免得大意忽略。一件這是小心恭敬處。禮原應該如此。不是我好煩碎多問了些。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皮是皮革。作底箭鵠。科是等級。

解孔子說凡人學射。內心要正。外體要直。纔能得中。先王教人習射。原是觀人德行。那射禮上。雖用皮革作鵠。只要中爲主。不必定要穿透。因爲人底力量強弱等級不同。要大家都可以學得。所以說射不主皮。如今列國諸侯。不肯脩德。只愛講武。時常用兵相爭。平日學射也。定要穿透皮革。那射不主皮底話。竟成了古時底道理了。像這樣天下何時纔得太平呢。豈不可嘆。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去起

告古薦反餽許氣反○告是告廟朔是朔日餘羊是生羊愛是惜。

解占時天子到冬季時候把來年十二月大建小建定成曆書頒與諸侯諸侯受了藏在祖先廟內每月朔日用特羊祭告祖廟請出曆書頒行國中名爲告朔饗廟從文公以後政事怠惰不出來告朔卻每月照舊還預備生羊一隻子貢見得告朔不行畱下一隻羊也是無益可見孔子說起此事想要裁去這羊免得有名無實孔子說道賜底意思是因告朔不行要羊何用不如裁去其實裁去這羊又與國家何益不過是愛惜這羊所見未免太小了據我看來這羊雖小那告朔底禮卻大使人知尊王敬祖道理是斷廢不得底如今雖不行此禮這隻羊究竟還是因告朔預備底畱得這隻羊在那告朔名目也就還在將來還可望復行若去了這羊沒有人記得告朔底名目這禮便從此廢了豈不更可愛惜麼。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解孔子說人臣事君就像事天一般何等尊重必須十分恭敬纔能盡禮我平日事君只守定爲臣禮節惟恐有

論語話解卷之二

七

廣仁堂

一毫不盡就虧失了臣道外人不知說我守禮太過似乎諂媚殊不知諂媚是想要人君喜歡心裏並未嘗恭敬盡禮是出於本心恭敬並非想要人君喜歡這兩樣迥然不同如今說盡禮是諂媚我原不怕人說只怕將來事君底人要躲避這諂媚名兒反學成驕慢無禮一路這就誤人不淺了。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定公是魯君名宋。

解定公因魯國君臣不相安問孔子道爲君底使用臣下爲臣底奉事君上要怎樣纔好呢孔子答道爲君底使用臣下固然要與他爵祿這些臣子幫助我治國保民就他底氣節須要思量我靠這些臣子幫助我治國保民就同我心腹手足一般如何可以輕慢得無論大臣小臣我必要禮貌相待斷不肯一毫輕慢這纔算能盡君道了爲臣底奉事君上固然要盡職分但職分易盡心願難盡須要思量君臣大義是人心上生成底天理萬古不能改易如何可以欺昧得無論君明不明我必要盡忠報效斷不敢一毫欺昧這纔算能盡臣道了還要曉得這兩件是盡

已底事不是責人底事。爲君盡君底禮。就是臣有不忠處。我總不可失了這禮。爲臣盡臣底忠。就是君有無禮處。我總不可忘了這忠。各人要盡各人道理。自然君臣相信。國家也就治安了。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淫是放。蕩傷是悲痛。

解 孔子說。人要學詩。是調理性情工夫。人情有哀有樂。這是有然底。但怕樂得太過。便至於放蕩。失了正理。哀得太過。又至於悲痛。傷了和氣。要調理得恰好處。是學詩上最好底。頭一篇是關雎。關雎說文王德化由家及國也。虧有后妃妃氏作他內助。所以感化得快些。前章講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是說后妃未來。宮裏人大家想念他。睡夢中也翻來覆去。這也算得哀了。但他這箇哀。只在心中想。念。並不是怎樣悲痛。何嘗傷了和氣呢。後章講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是說后妃有這聖德。來配文王。恰如琴瑟相合。一般宮裏人大家歡天喜地。又如鐘鼓同樂。一般這可算得樂了。但他這箇樂。是由中心悅服。並沒有一點放蕩。何嘗失了正理呢。學詩底人。先把這頭一篇時常吟誦。口裏讀。心裏想。越讀越覺得音韻和平。越想越覺得意思深厚。不知不覺。連自己底性情也化轉來。纔曉得古人作詩妙處。

論語話解 卷之二

八 廣仁堂 朱百參拾伍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社是祭后土底壇。宰我是孔子學生。名予。夏后氏是夏朝戰栗是害怕。

解 古時天子諸侯。都立壇。祭后土。名叫作社。擇與地土相宜樹木栽在社旁。哀公問宰我道。這社旁栽底樹木。三代可是一樣。有什麼取義麼。宰我見哀公爲君懦弱。心裏想。勸他振作。因答應道。夏朝底社。是栽松樹。殷朝底社。是栽柏樹。周朝底社。是栽栗樹。那松樹柏樹。都有取義於今。不曉得了。這周朝栽栗樹底取義。是說爲君要有威嚴。使百姓戰栗。害怕底意思。可見人君是要剛強。不可太慈善了。

子間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成是已成。說是議。論。遂是決作。諫是阻止。咎是責備。

解 孔子聽聞這話。想宰我所說底。不是古人立社栽樹底本意。是要勸魯公用刑立威底意思。如今諸侯愛民底

少不勸他仁厚。倒去引動人君殺伐底心事。豈不殘害百姓。心裏狠怪他。不該因說道。宰予這話說得大錯了。但古人說。凡人已作成底事。不必議論。議論他也無益。凡人決要作底事。不必阻止。阻止他也無用。凡人已往底過失。不必責備。責備他也無及。如今宰予信口胡言語。已說出收不轉來。就把他重責。何濟於事。我也沒心腸去責備他。了。但替他自想想。可不慚愧得狠麼。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焉於虔反好去。管氏於念反。○管仲是齊國大夫。名夷吾。三歸是臺名。攝是兼代。邦君是諸侯。樹是立。塞門是屏風。反是復。坫是土墩。

管仲相齊桓公。能使諸侯服從。興起霸業。其功頗大。孔子因當時底人都羨慕管仲。因說道。論管仲底功業也。論語話解 卷之二 九 廣仁堂 朱百貳拾玖

算不小了。若論他底器量。還未免覺得小些。孔子意思。因爲管仲只想立功。不想脩德。只講霸道。不講王道。這是他器量小處。或人不懂得。因問道。管仲有這樣大功。怎麼說他小器。想是他平日用度太省儉了些。孔子道。管仲家中。有箇三歸臺。極其華麗。他底家臣。每事各設一官。從沒有兼代作底。如何說得省儉呢。或人又說。管仲既說是小器。必然不肯奢華。卻又十分省儉。這樣說。那管仲可不是知禮底嗎。孔子說。人要知禮。須先曉得上下分位。卽如諸侯是一國底君。他中門設立屏風。是要遮隔內外。使臣下少敬底意思。管仲並非國君。他家中也設立屏風。諸侯與諸侯和好。兩君相會。堂中設箇土墩。獻酒時。飲完。將酒鍾仍復擱在墩上。這叫作反坫。是尊敬國君。使他安逸底意思。管仲家中。並沒有兩君相會。他卻也有反坫。像這樣。都算得知禮。還有誰人是。不知禮底呢。

子語魯犬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犬師是樂官長。始是起初。翕是合聚。從是放開。純是和順。

皦是分明。繹是連貫。

魯國衰微樂音也就殘缺。孔子一日與犬師論樂因言
簡樂底根源是從天出。起初纔作樂時須要五聲八音件
件全備。一時合作就如天底元氣合聚一般。這是翕如。後
來音調漸漸放開清濁高下。彼此諸和沒有參差就如天
底風雨和順一般。這是純如。其中卻要宮自宮商自商各
成各調。不相混淆就如天底踴度分明一般。這是皦如。卻
又要自始至終抑揚宛轉相連相貫。沒有間斷就如天底
氣運周流一般。這是繹如。有這幾樣樂音也就成全了。你
既作樂官長若從這些道理推求那樂又何難修正呢。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
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
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是衛邑。封人是守界口底小官。從者是從行底門生子。是
男子美稱。二三子是諸位。喪是失了官位。木鐸是木心底搖鈴。

孔子因魯國不能行道遂離開魯國到了衛國儀邑地
方有本處底封人來請見孔子。從行底門生問他底來

論語語解 卷之二

十

廣仁堂

意。封人說道。我平日最敬君子。凡有君子來到此地。我必
要求見。那些君子都肯賞見。未曾有不得見底。今聞夫子
駕到。所以特來求見。門生引他進去。見了孔子。後他出來
對這些門生說。諸位何愁夫子失了官位呢。據我看來。天
生夫子。不比尋常人是特地生出來救世底。如今天下無
道亂得久了。若不是夫子這樣人。如何救得轉來。譬如國
君要教導百姓。也要用人。搖搖木心。鈴兒替他傳話。如果
天意要救這天下萬世底人。定要用夫子作箇搖鈴人替
上天廣傳教化。豈有聽他久閒底道理。諸位儘可以放心
罷。後來孔子終不得用。似乎儀封人說話不驗。究竟孔子
底教化流傳萬世。倒作成歷代帝王底
先師。可見儀封人眼力。真是不錯底了。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子說古來帝王平治天下。必要作成樂章。感召天地
和氣。那樂中聲調形容。都是摹寫帝王功德。歷代皆有
樂章。惟有帝舜所作底韶樂。武王所作底大武樂。因這兩
朝功德最盛。所以那樂中聲調形容。比別朝更爲極盛。都
可以算得盡美了。但舜是箇生知底聖人。又遇唐堯禪位
與他。他底功德。都是出於自然。就不消費力。所以那韶樂

純是太和元氣好到極處不但盡美又且盡善武王雖是聖人不及舜之生知又兼與兵伐紂纔得天下一生功德都是費力作成所以那大武樂也就帶些發揚威猛底氣象不及韶樂平和因此還未能盡善可見韶是古今第一樂後人再不能比他好了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解孔子說大凡觀人須要從事上看觀人作事又要先從根本上看凡事都有箇根本卽如居上位無論他政事如何都是爲保民起見總要有寬仁底心作箇根本若心裏先不寬仁那政事便無足觀了又如與人行禮無論儀節如何都是爲待客起見總要有恭敬底心作箇根本若心裏先不恭敬那儀節便不足觀了或遇人家喪事無論弔唁如何都是爲送死起見總要有悲哀底心作箇根本若心裏先不悲哀那弔唁便不足觀了可見作事沒有根本一切盡是虛假像這樣人我就

要觀他底好處又從何處去觀呢

里仁第四

論語語解 卷之二

十一

廣仁堂

陸自來不拾伍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譬焉於虔反知去聲

是選處是住知是有見識

解孔子說風俗到處不同不但一國有一國底風俗就是方在此住家家中子弟自幼眼見底都是好人百間底都是好事自然都會學好了如今要選擇住處卻不愛住這風俗仁厚地方還算得有見識底人嗎那住家不過是尋常事尙且離不得這箇仁字何況要講究作人立品如何又離得了這箇仁字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是困樂是快活利是貪欲

解孔子說人心中底天理叫作仁這是離開不得底離開了仁便是仁不仁心裏沒有主腦如何能處世使他處窮困底境界處久了他耐不過必至卑污苟賤底事也都作了就使他處快樂底境界處長了他忍不住必至驕奢淫

決底事也全幹了。可見人生處世難開這個仁字不得請
看世上一種有德行底人叫作仁者他滿懷純是天理心
裏安定底狠沒有半點出入。有了這箇仁任憑處什麼境
界他都是舒暢底。又一種有見識底人叫作知者他已知
天理最好心裏貪欲這仁就如眾人貪利必要求得底一
般得了這箇仁任憑處什麼境界他都是喜歡底像這兩
種人窮困考不倒快樂更考不倒還有什麼不可處底境界呢。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

解孔子說好善惡惡這是人底常情有什麼不能呢。只因
眾人心中有私欲順了他底私欲便喜歡不順他底私欲
便怨恨所以把好惡弄得七顛八倒。惟有這仁者他滿心
都是天理見人爲善就像自己作好事一般心裏十分快
樂自然會去好他見人爲不善就像自己作錯事一般心
裏十分難受自然會去惡他這箇好惡都是公是公非並
沒有半點私喜私怒纔可以算得能好人能惡人了。若是
自己有一毫私心未除那箇好惡如何能保得不錯呢。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論語語解

卷之二

十二

廣仁堂

解孔子說人性生來本善如何會有惡。只因眾人把後來
了箇底私欲蒙蔽他原有底天理不知不覺便作出惡事。成
了箇不仁底人其實他那原有底天理雖然被私欲蒙蔽
根子依舊還在只怕人不肯立志便不能復得轉來。若果
真立了志願定要作箇仁人那天理便即時發見人欲蒙
蔽他不得從此下手用功雖不能就作到仁者地步那爲
惡底心事已是斷斷沒有底了。可見人
是本來無惡何苦定要作箇惡人呢。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所惡之惡去聲惡乎之惡平聲○欲是貪欲處是畱戀惡
是厭惡去是躲避去仁是離開了仁成名是成君子底名
解孔子說人人都貪欲富貴君子不貪若道理不應該富
貴就得了他必不畱戀定要推辭人人都厭惡貧賤若
子不厭若道理不應該貧賤就得了他也不躲避仍然安
受這不是君子篤情饒因爲心裏這箇仁是作人底根子
必要先打破富貴貧賤這兩關方纔保得住這根子不爲
外面事務搖動若也像眾人一樣貪求富貴厭惡貧賤那

就是私欲底心蒙蔽了天理不知不覺就離開這箇仁了。越離越遠作出个不仁底事來那就名爲小人如何還成箇君子呢。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是一頓飯時候。違是偶然。離開造次是慌亂顛沛是狼狽。

解君子一心專注在仁上。不但富貴貧賤兩關搖動他不得。他平時在家用功無時無刻不是涵養心上底天理。從沒有一頓飯時。偶然離開了這箇仁。那工夫用到極密。就是遇見意外急事。手忙腳亂底時候。他也一定守住這箇仁。不放推到極處。就是遇著非常大難。狼狽不堪底光景。他也一定守住這箇仁。不放像這樣存心一點也不走作。纔可以算得眞君子了。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尙是加。

論語語解

卷之二

十三

廣仁堂

陸百玖拾

解孔子說人心最可好底是仁。最可惡底是不仁。仁是人底根子。除了仁就是不仁。如今人儘管說好仁。惡不仁。其實眞好眞惡底人。我並沒有看見。一箇那眞好仁底人。把天下許多可好底事物都來比較過。他自覺得這箇仁最好。再沒有比仁加好底了。那惡不仁底人。他作事專向著仁一路看。那不仁底事就如污泥一般。斷不肯叫他有一點加自己身上。像這樣眞好眞惡工夫已到了十分。豈是容易遇得著底呢。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解

眞好仁。惡不仁底人。原不容易作。但這箇仁是人心本

來有底。只要人肯用力去作。也沒有什麼作不到。論人底力量。原有強弱不同。惟有爲仁一事。卻不論強弱。若有

箇人果能一日發憤起來。要去爲仁。志向既定。力量自生。我從未見有力不足底。就說有箇極弱底人。他作不到也。總要用過一番力。纔曉得他力不足。如今底人。並不曾用過力。又何從見他力不足。處世上總是有志氣底人。少不見。但好仁惡不仁底。沒看見。連那用力作不到底也。也不看見。

了豈不可歎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是類

解 孔子說如今人有志爲仁底甚少偶然有一兩箇肯作了其實人人都有過失只看各人底過失在那一類倘或過於刻薄這與小人一類自然是不仁了若是過於寬厚這與君子一類那過失也是從仁心上發露出來觀他底過便可知他底仁如何能埋沒得他底好處呢可見人若肯用力去爲仁就偶然有些小過失也不失爲好人切莫把爲仁底志氣放倒了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解 孔子說人心上天理是性照這天理行去便是道天生一箇人把這箇道理全付與他人能一輩子全盡這箇道理纔不辜負天地生我底大恩這叫作全受全歸尋常人因爲私欲蒙蔽了本心竟不知什麼叫作道就有聖賢懇切教訓無奈他總是不聞須要思量不知道算不得人當下立定志願把私欲一切屏除將聖賢教訓底話著實

論語語解 卷之二

十四

廣仁堂

體會漸漸明白轉來到了融會貫通全行透徹時節方纔算得間道有了這一日就是不幸今晚便死也不枉然了不然就活到百歲只是虛度一生豈不可惜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是讀書人是講

論

解 孔子說天生四民惟士最貴因他是讀書人平日志向自然必要求道與求利底俗人不同但既要求道心裏先須打掃乾淨如今讀書人身上穿底不好就怕人恥笑口裏喫底不好又怕人恥笑將這恥心盡用在衣食上滿肚子全是俗見這種見識卑鄙底人還值得與他講論道理麼可見他平日讀書不過是挂名其實就與市井俗人一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了應反比必二反

解 孔子說天下事最怕先有成見有了成見胸中便覺凝滯作事必然有偏惟有君子底人他處天下許多事並

不預先存箇定要如此底心也不預先存箇不肯如此底心。胸中空空洞洞毫無一點成見只看那事理如何就依著義上行去。義當作必作不避險難雖妻子也阻他不得義不當作必不作不貪利祿雖萬金也動他不得既不得滯又不游移若不是工夫用得深事理看得透如何能有這等本領呢。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是想念德是德性土是土。

解 孔子說天下人只有君子小人兩路這兩路人志向不同他心裏想念也就不同。君子一心想念著這德性是我心本有底總要保住這德性心上纔慊意。小人一心想念著這鄉土是我身住慣底總要戀住這鄉土身上纔安樂。君子一生總是守法左思右想兢兢業業生恐怕檢點不到就觸了國家底刑法。小人一生總是謀利朝思暮想巴巴結結生恐怕奉承不到就失了君上底恩惠。人要分別君子小人兩路先要在平日念頭上辨得清便不錯了。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是向。

論語語解 卷之二

十五

廣仁堂

解 孔子說大凡小人總是謀利一切作事都向著利上行去。千方萬計騙得利來自己覺得大便宜了。何不想想利是天下公共底豈容一人獨得。我得了便宜誰肯甘心受虧。自然定要怨恨利越聚越多怨也越招越多弄到人人都成仇敵箇箇想要報復將來底禍根也就不小了。豈不求利反倒害麼。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爲國是治

國何有是不難。

解 孔子說人生性本來有箇辭讓底心。聖人從這箇心制出禮來原是使天下大家相讓莫要相爭免得釀成禍亂底意思。在上位底人若能用禮讓治國教百姓都知道了讓人是好自然沒有爭奪底事。那治國也就不難了。若不曉得讓是制禮底本意自家先懷了驕傲強很底心如何能用禮讓治國就儘管說教百姓學禮無奈禮是空說不來底也是枉然了。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解 孔子說讀書人要講經濟爵位是不可少底。但有位無位。這由在天下人作不得主。愁他何用。倒要先愁我得了位。可有真實本領。能站得住麼。如不能站得住。正當趁此閒時。趕緊學習本領。免致臨時誤事。反不如無位。可以藏拙了。讀書人要講學問。知己也是不可少底。但知與不知。這由在人。我作不得主。愁他何用。須要想我若沒有長處。又叫人知道什麼呢。平日切實用功。求自家學問長進。真可以不負知己。就是沒人知道。終久也不能埋沒底。可見讀書人總要自修。不要務外。若精神全向外走盡用。在貪位慕名上。那些經濟學問。便至全無靠不住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參所金反。唯上聲。參是曾子名。貫是通。唯是答應語。頭

解 曾子平日用功最切實。事事都要求出道理。不肯絲毫放過。工夫用得久了。見得道理無窮無盡。必有箇總匯所在。只是信不及。有一日孔子指點他說。參從我學道也久。了。事理上講究也多了。但我這箇道理處有千萬樣。若論到根本其實都是一樣。就叫做一貫。通于萬樣。不是零碎湊成底。曾子聽孔子這番教訓。正打在心

論語語解 卷之二

十六

廣仁堂 捌百肆拾伍

坎上。疑團盡破。連忙答應道。唯。孔子見他心裏已經明白。不必再說。隨即出門去了。那些門人在旁聽了。不懂。因問曾子道。夫子方纔說底一貫。是怎麼講呢。曾子說道。我門從前把夫子底道看得太高了。所以不懂得其實。只是切己底事。人心中都有天理。依著天理盡自己實心作去。這叫作忠。又將自己底心。推到別人底心。把人己看成一樣。這叫作恕。有這忠恕二字。天下事再沒有行不去底。把忠恕作到透熟。那一貫就在裏面了。我們要學夫子底道。只守住忠恕二字。便是不錯。若丟開忠恕。另外去求一貫。那就越離得遠了。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是懂得。

解 孔子說。天下只有義利兩路。君子走義一路。小人走利一路。君子一心只在義上講求。那義上細微曲折。他懂得透了。小人一心只在利上揣摩。那利上細微曲折。他懂得透了。義上懂得透。所見都是義。連利也有義。不但安貧守困。是為義。就是居官受祿。也是為義。利上懂得透。所見都是利。連義也有利。不但寡廉鮮恥。是為利。就是談忠說孝。也是為利。推到極處。君子好義。不管人說好說歹。小生好利。也不管人說好說歹。君子求義。只要有義。不顧生死。

小人求利只要有利也不顧生死。同是一箇心分作兩股用。就作到天懸地隔。可見小人並不是不能爲君子。只是他用心錯了。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齊是相等。自省是已查點。

解孔子說讀書人切實用功。須要處處留心。譬如遇著賢人。看見他許多善言善行。須要思想我平日所言所行。要如何用功。纔能與他相等呢。或是遇著不賢底人。看見他許多不善底事。就要心裏自己查點我平日所言所行。可有不善底事像他這一類底沒有。如此處處留心。自然有善必爲。有惡必改。那工夫便日進一日了。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是微諫。是勸阻志。

是意見。勞是苦。

解孔子說人子事父母總要事父母心意。討父母喜歡。這是常行底道理。不幸遇著父母有了過失。人子不能不勸阻。只得用諫。但諫父母與諫君不同。不可直說。須要言語委婉。微微底勸阻。他顏色要和悅。氣息要沈靜。聲音要

論語語解 卷之二

十七

宋百零貳 廣仁堂

柔順。總要不觸犯父母怒氣。纔可望父母聽從。若見父母有不悅底意思。似乎不肯聽從。又要加倍孝敬。小心伺候。不敢違拗。等父母心悅。再用前法去勸阻。三番五次。父母生氣不依。或打或罵。自己喫了苦。也不敢抱怨。更須盡心孝順。等父母氣平。仍然勸阻。那父母看見兒子如此誠孝。自然會感動。沒有勸不轉底了。但是這人子不幸底事。必遇著父母有了大過。不得已纔用此法。若是些小過失。還須承順。爲是切莫輕易冒失。惹得父母厭惡。倒反虧損了孝道。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解孔子說父母在世。這是爲人子最難得底日子。須要時時在父母身邊伺候。不要頃刻離開。纔能略盡孝道。若往遠方出遊。自己既不能奉事父母。又惹得父母牽腸挂肚。這是斷斷不可底。就是不得已要出遊。也必是在近處。有一定底地方。使父母曉得兒子所在。可以放心。或有時候見兒子發一封書信去幾天。便可轉回。免得父母盼望。這也還可以安慰父母底心。但總不如不出遊底好了。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年是歲數，知是記念。

解 孔子說人生第一大福是有父母在堂。這箇日子最不可多得。底須要思想父母撫養兒子自幼至長費多少心力到得兒子壯年父母年紀也漸漸老了。所以作兒子底須要把父母底歲數時常記念著先起一箇念頭想到一年過一年父母還照常康健這是天賜父母長壽心裏十分喜歡。復轉一箇念頭想到父母底年壽一十年高一喜。一懼。底念頭時常在心裏輪轉真覺光陰似箭一蹉過便後悔不及自然朝朝暮暮想盡孝道一時一刻也不肯虛度了。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躬是身，逮是及。

解 孔子說今人都尚口才無論何事他都要說得暢快自己甚覺得意其實他那得意處正是古人慚愧處。古時底人風俗醇厚言語樸實說這一句就作這一句往往今人說得出底古人都說不出不是古人底口才不如今人。因他深知說話易作事難若是輕易說了自己身上作得不及被人當作笑話豈不可恥心裏懷著羞恥口裏自然

論語話解 卷之二

十八

廣仁堂
崇百榮拾貳

說不出如今人好高談闊論只因他恥心少所以那說話便多了。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是收斂，約是收斂。

解 孔子說凡人學問未深作事不能全無過失但過失雖是無心也總由於大意惟有天資篤實底人平日作事十分收斂一言一動都是小心謹慎如何還會有過失就是他見識不到偶然作錯一兩件事究竟比那放蕩底人過失便少得多了。人要寡過先從收斂作起切不可逞才負氣自作聰明走入放蕩那一路去。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訥是口鈍，敏是勤慎。

解 孔子說凡人說話易作事難能說不能行這是讀書人大病。君子深知這箇毛病心裏思想我平日說話容易太過須守住口要遲鈍些纔好我平日作事往往不及須喫得苦要勤快些纔好。況且說話高興心也放了氣也散了。那作事底力量也就然緩了。所以君子不肯多言留這些精神氣力在行事上用功專心致志一刻也不停息自然作到聖賢地步如今人都笑君子口鈍不會說話那裏曉得君子用心所在呢。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解孔子說人要修德原是爲己不是爲人。但這箇德是人獨好底道理。只怕我德修不成。若是果真有德。天下好德底人必然都來親近。有已經成德來與我交好底。有尚未成德來從我學習底。就像住家底。定有鄰居一般。何愁沒有同志呢。如今俗人都說有德底不合時宜。沒人親近。又有一種沽名底人。故意裝作孤高。不肯與人親近。這都是錯了。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子游是孔子學生。姓名偃。

數是煩絮。

解子游說五倫中君臣朋友是義合底。所以有善必須相勸。有過必須相戒。這是義上應當如此。但也要有些分寸。不可過於煩絮。譬如君上有過。臣應當諫。諫了不聽。再諫三諫都是應該底。又不聽。只得去了。若不肯去。還要煩絮。惹得君上厭惡。加我罪辱。倒把君德更帶累壞了。朋友有過。我應當說說了不從。再說三說都是應該底。又不從。只得歇了。若不肯歇。還要煩絮。惹得朋友見怪。與我疏遠。倒連交情都打斷完了。像這樣且別說君友不是自己也是哩。

論語話解 卷之二

十九

廣仁堂

肆百五拾肆

論語話解卷之三

閩縣陳 濬心泉述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冶長是孔子學生。妻是把他女兒配他。縲是黑索。紲是縛。子是女兒。

解孔子因女兒長大，須要擇婿。有箇學生公冶長，尚未定親。孔子看中了，他說公冶長作人好，有品有學，可以把他女兒配他。他從前雖曾爲人誣告，被官府用黑索縛去，試問明白，方纔釋放。這並非他底罪過，也算不得羞恥。遂把自己女兒嫁與他爲妻，可見爲人只論品行，不論境遇。果有品行，任憑人百般陷害，究竟不能埋沒，得他底好處哩。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是孔子學生，名縉。邦是國。兄是孔子底哥哥孟皮。

論語話解 卷之三

一

廣仁堂
陸百歸拾貳

解孔子又有箇學生南容，孔子也看中他，說南容爲人，不但才德俱好，而且言語謹慎，遇著國家有道時候，必要取他底才德，不肯廢棄；就遇著國家無道時候，他自謹守自己，從不議論別人，免得招人忌恨，受刑被辱。這種人也算得君子了。因把哥哥底女兒嫁與他爲妻。南容是箇世家，公冶長是箇寒士，他兩人境遇不同，但孔子擇婿，只論才學品行，那家業貧富都不必論了。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學生，姓名不齊。若人是這樣人，斯是此焉是何。

解子賤是魯國人，聰明好學，孔子甚喜歡他。因說子賤真可以算得君子這樣人了。此人平日極虛心，最愛親近君子，取別人底好處，作自己底榜樣。不知底必要問，不能底必要學。日積月累，也作成一箇君子。若是魯國沒有許多君子，此人又何處去取這些好榜樣，作成如此底德？行呢？固然是他虛心好學，也虧得生在這樣好地方了。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

音胡璉
力展反

○子貢見孔子稱贊子賤。怕自己作不成君子。因問道。子賤固是好了。像賜這樣人。究竟何如。孔子道。汝雖未必就成君子。論汝底才德。也成了一箇器。不是無用底了。子貢又問道。器有各樣。不同。到底是什麼器呢。孔子道。汝底才德。可比夏朝底璉。商朝底璉。是什廟祭祀。盛黍稷底器。具黍稷。本是貴物。又用美玉裝飾。既貴重。又華麗。這是洗朝法物。不是尋常容易得見底。汝既有此美器。再加學問去充拓他。何愁不作成君子呢。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雍是孔子學生姓名。仲弓。佞是口才。禦是當給是辯。憎是惡。

○或人問孔子道。再雍爲人。寬厚。可以算得箇仁者。只可惜。不會說話。沒有口才。成了箇無用底好人。如今口才是要緊底。何不令他學習呢。孔子道。人要有用。須學真才。若單講口才。有何用處。如今有口才底人。當人說話。只在口上裝綴幾句好聽底話。頭去哄騙人。並沒一點真情實意。屢次如此。被人看破。箇箇厭惡他。豈不枉作了小人。汝

論語語解 卷之三

二

廣仁堂
朱白香拾卷

說雍是箇仁者。我道不深知他底仁。若說他沒有口才。那正是他誠實好處。不是他底毛病。究竟世上事。總要實作。不要空說何處用底著口才哩。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學生。仕是作官。

○孔子見漆雕開學問有成。可以作官。勸他出仕。漆雕開答道。作官是治人。爲學是修己。人己本是一理。總要自己底學問。先信得過。治人纔有把握。我夫是子學了許多年。在這箇道理上。雖然略見得幾分。究竟未能十分透徹。自己還信不過。如何就能治人。呢。還要求我夫子再教訓幾年。等到自己信得過時。出仕不遲。孔子因漆雕開頗有才具。叫他作官。聽他這話。纔曉得他志向高遠。直要作到聖賢。不是有些才具。就發了心。裏甚喜歡。也不去勉強他。古人見識高。所以志向也高。今人見識淺。如何能有漆雕開這般志向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桴是木筏從是隨材同裁是揣度

解孔子平日志在行道徧游列國沒有能用孔子底心裏感歎因說道如今道既不行我想要救世也不能了不想來只有伸由這箇人這浮海底語是孔子感傷自己在世無益意思並不是真要如此子路聽了這話見孔子看中了他心裏喜歡得很巴不得就同孔子去這浮海孔子因又說道伸由性情果決說浮海就要去浮海這等好勇還勝過我了只未免太勇些沒有取那義理來揣度一番若在義理上揣度世上雖然沒有用我底人我這救世底心到底總放不下如何能忍得就去浮海哩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

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

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賦是兵室是戶口百

論語語解

卷之三

三

廣仁堂
朱百捌拾

乘是卿大夫家養馬百乘宰是管事底人赤是

孔子學生姓公西字子華束是繫帶是大帶

解孟武伯問道子路爲人可以算得仁麼孔子答道這不曉得武伯又問子路究竟有什麼長處孔子道由爲人

好勇最會用兵若有千乘底大國可以使他整治甲兵必能精練出色替國家防禦外患這是我曉得底若問他底

仁我就不曉得了武伯問再求爲人何如孔子道再求最能辦事不怕繁難若有千室底戶口這是大邑可以使他

作箇邑宰管一邑底事或有百乘底馬匹這是大家可以使他作箇家宰管一家底事他必能料理周到事事有條

有理卻也不曉得他底仁武伯又問公西何如孔子道公西亦最喜學禮禮上底儀節講究得很熟若有朝聘底

事他穿著禮服繫著大帶站立朝上可以使他與賓客說話必能應答妥協周旋合禮也不曉得他底仁子路再求

公西亦都是孔子得意底學生孔子只稱贊他底才不肯就許他是仁可見仁是要天理純全不是輕易說得底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問一

以知十賜也問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女音汝下

同○愈是勝與是取。

解孔子學生子貢算聰明底還不及顏淵聰明。孔子見子貢平日好勝因問他道汝同顏回二人那箇勝些。子貢答道賜那裏敢望同一樣他是箇大聰明人夫子教訓他一說便全懂了。自始至終沒有一毫不透徹聽得一分就曉得到十分。賜蒙夫子教訓也曾用心思索無奈見識有限聽得一分只猜得到二分。如何能比得回呢。孔子道據汝所說真箇不如他了。大凡好勝底人往往不肯自認不如因此學問不得長進。汝既知道自家不如顏回又肯據實招認這就是汝底好處。我甚取汝肯說不如底話從此虛心服善何愁學問不長進哩。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解**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晝是白日寢是睡朽是黝爛糞土是糞草和土朽是塗灰誅是責。

解宰予用功倦怠白日睡臥孔子看見心中不樂因說道人要有志氣纔可以造就他宰予這般懶惰是箇沒志氣底人可比那黝爛底木頭如何用刀雕刻得糞草和土堆成底牆如何用灰塗抹得宰予既然不可造就我又何

論語話解 卷之三

四

廣仁堂
陸百揚拾肆

必去責備他呢。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解**行去聲

解孔子又說從前我把實心待人聽人說底話好就信他。看他行事也好如今我待人又一樣聽人說底話好還要再話極好我很喜歡他誰曉得今日這般懶惰沒志氣我因此把從前待人底心事也改變了。不是我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解**申枨是生然是嗜好。

解孔子說人須要剛強方纔挺得起行得動。我見過許多剛強是從夫理上自然生出底力量不是負氣爭強。須將

自己種種私欲斬除淨盡沒有一毫留戀作事硬從天理行去無論利害禍福如何都阻撓他不得這纔算得真箇那申根私欲未曾除盡心裏嗜好甚多性情雖然硬直不過是血氣用事若有投他嗜好底物事他便被那物事牽絆住了擺脫不開沈溺下了按不出這那點血氣都要消磨完了如何還算得真呢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及是

子貢說我與人本是同類那些性情好惡原都是相同底我不願意底事也就是人不願意底事世人只爲分了彼此顧己不顧人所以就作出不好底事來我不願意人把不好底事加到我身上我就也願意沒有不好底事加到人身上總要大家情願彼此都好這是我底心事孔子聽了因說道賜說這話極是正理但須把自家爲我底私心先去得淨盡純是一箇天理底心纔能人已相通彼此一體這是仁者地步汝如何就作得到呢莫要說得太容易了。

論語話解

卷之三

五

廣仁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子貢說我們從夫子學了多年沒一人不受夫子教訓但夫子教人有淺有深卽如夫子平日底容貌舉止言語議論這都是夫子底文章發見在外面人人懂得大家可以共聞底至於人心中有箇天理本是天與我底在人叫作性在天叫作天道其實同是一箇理這是學問底根源極緊要底所在卻沒有形象可見夫子怕學生見識淺近懂不到這裏所以平日說性與天道時極少除那一兩箇天分高用功久底人夫子曾與他說過其餘許多學生都不能彀得聞了我從前疑夫子不肯教如今纔曉得不是不肯教這原是不容易懂得底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作事最勇健有聞夫子教訓底話立時就要去行不肯片刻磨擱或遇著那事體繁難一時不能行得盡他心裏便著急得很惟恐怕又有聞夫子教訓底話兩事併在一時力量兼顧不來辜負了夫子教訓像這樣發憤

向前尚恐怕來不及如何還敢歇息呢就有人看
他幸甚勸他稍微從容些他也必是不肯底了。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文子是衛國大夫名開文。是諡法敏是聰明下問是開在下底人。

解子貢問道凡人死後底諡法是稱贊他生前德行孔文子人品不純他底底諡法如何叫作文呢孔子道孔文子品雖不純他也有他底長處大凡天資聰敏底人往往自恃不肯用功勸他好學他覺得厭煩分位尊高底人往往自滿不肯講教勸他下問他覺得可恥這是常人底通病那孔文子天資甚敏他卻能專心好學不覺得厭煩分位也高他卻肯虛心下問不覺得可恥他有這兩樣長處所以諡法叫作文是稱贊他生前留心學問底意思這也就算難得了。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

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是鄭國大夫公孫僑行己是作人。事上是事君使民是使令百姓。

論語語解 卷之三

六

廣仁堂
朱白華

解鄭國有箇賢大夫子產孔子常稱贊他說子產有合君子道理底四件第一件是作人極其謙恭他少年為相平日居心行事從沒有一點驕傲第二件是事君極其敬慎他歷相四朝始終盡為臣底職分從不敢一毫怠玩第三件是撫養百姓極有恩惠他平日最愛民凡有貧百姓底事他必要作總要叫百姓安樂第四件是使令百姓極能守義凡民間衣服房屋戶口田地等事他都立有章程法制不許一人違犯這四件都合君子底道理鄭國雖小得子產為相就安靜了數十年也算得當時賢相了。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是齊國大夫名嬰。

解孔子說凡人與朋友相交起初都知道敬重到後來日久交情熟了彼此不拘形迹往往互相狎侮以至生出許多嫌隙惟有齊大夫晏平仲他交朋友最善盡情盡禮就到底久親賴仍然照前一般敬重沒有懈怠所以能保全交情自始至終從無嫌隙這可以作得天下後世人交朋友底好榜樣了。

子以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是魯大夫。

夫臧孫辰居是藏祭是大龜節是柱頭斗拱藻是水草椽是梁上短柱。

解孔子說魯國從前有箇大夫臧文仲當時人都稱他見識高明是箇知者我想知者第一是見得道理透世間禍福都搖惑他不得自然不肯諂媚鬼神文仲家中有箇大龜占卜最靈文仲說他有神特起一座房屋藏這大龜那房屋極其華麗柱頭斗拱都雕作山峰梁上短柱又畫著水草窮工極巧無非要奉承靈龜求他事事指示好趨吉避凶底意思像這樣諂媚鬼神可見他平日道理並未曾看透如何算得知者呢。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是楚國最大底官名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己是罷官未知是未見得

解子張問道楚國有箇令尹文他三次出仕都作令尹三次罷官不作也沒有愁悶底顏色當罷官時新令尹來接事他把舊日作令尹底政事詳詳細細必要告知新令

論語話解

卷之三

七

柴百均拾 廣仁堂

尹叫他先懂得一切情形將來不至悞事這樣人何如孔子道子文爲官他自己爵位得失都不悞事這人何如以事重及至去官還生怕後人作錯定要細意與他這真可以算得盡忠了子張道子文底忠不是尋常人作得到底不也就算得仁麼孔子道子文固然是忠但他平日居心作事未見得純是天理全無一點私心如何就算得仁呢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是齊大夫崔杼齊君

是齊莊公名光陳文子是齊大夫名須無十乘是四十四匹違是去他邦是別國

解子張又說從前齊國大夫崔杼弑了齊莊公那時有箇大夫陳文子不肯與崔杼同朝家中有馬四十四匹都丟棄了走去到了別國看見許多臣子不好就說同我國大

夫崔子一樣又去到了一國那許多臣子也不好就說同我國崔子還是一樣又走去不問這樣人何如孔子道陳文子不肯與歹人共事只求自己身子乾淨甯可到處

不合都是情願底這可以算得清潔了。子張道陳文子底清不是尋常人作得到底不也算得仁麼。孔子道陳文子底清只是身上乾淨他心裏私欲未必都除得乾淨。就他去國這樣事也未見得純是天理全不爲利害起見如何就算得仁呢。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問之曰再斯可矣。是魯大夫名行父。三去聲。○季文子

魯國從前有箇大夫季文子他遇事必三番四覆左思右想到透熟方纔行事孔子聽見這事因說道季文子作事如此用心思想可算得極謹慎底了但未免思慮過多些凡人作事須要想到如何叫作是如何叫作不是想了一回把是非分得清楚了然後再細想一回那是中到底還有不是沒有如沒有不是就依此行事也就使得了若還要三番四覆想去就有許多私意生出來倒把正經主意都攪亂了。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子是衛大夫名俞知是巧愚是歇。

論語話解 卷之三

八

廣仁堂
柴百肆拾貳

孔子說衛國從前有箇甯武子他初出仕時正當文公在位國家有道他也隨班進退上不願招災惹禍像箇知巧底人到後來成公無道被晉文公拏去送到京師只有甯武子一人相隨受盡千磨百難始終不避保全成公回國這是知巧底人斷不肯作底他竟肯作又像箇歇愚底人據世俗人底議論自然是愚不如知了其實他那知處人還作得到他那愚處人卻作不到從來純忠純孝底人誠到極處那些利害禍福心裏全不計較人都笑他有些歇氣那曉得這正是他不可及處若計較禍福利害心便不誠如何還作得純忠純孝呢。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歸是回吾黨是家鄉小子是後輩狂是志大簡是不煩確斐是文形成章是成片段裁是割斷。

孔子徧游列國各國諸侯沒有一箇能用孔子底孔子去衛在陳國閒住多時見得道終不行想要回鄉去教學生傳道因說道回去罷回去罷我終年在外毫無益處不如回家去教學生罷我家鄉許多後輩內中頗有天分

高志氣大可以傳道底人。這種人性情不耐煩碎不肯細心檢點。他學問雖也有了文彩成箇片段。但不合中正處還多。他自己不知道割斷將來怕偏在一邊流弊不小。必須我回去教訓幾年。使他們都入了規矩成箇賢才。替古聖人傳道後世。豈不比在外奔馳還好麼。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是古時賢人。希是少。

解 孔子說古時有兩箇賢人。叫作伯夷叔齊。他弟兄二人秉性清高。最惡底是惡人。平日不與惡人見面。就偶然別處遇著。也不與惡人交談。他這樣脾氣。似乎易招人怨。其實他並非與那人有仇。只因那人作惡。方纔惡他。若那人自知愧悔。棄邪歸正。他二人也就以好人相待。並不記念從前舊惡。因此人知伯夷叔齊惡惡出於公心。並非私恨。所以抱怨底人也就少了。可見若能秉公就嫌惡人人。也不敢抱怨。何況又肯容人改過呢。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高魯國人。乞是

討醋是醋。

論語話解 卷之三

九

廣仁堂朱曾參拾肆

解 魯國有箇微生高人都說他是箇直人。孔子見他不是真直。因說道誰說微生高是箇直人。那直性底人有便說有無。便說無。據實直言。不會彎轉。這可算得直了。微生高卻不如此。日前有人向微生高討些醋。用剛剛微生高家裏也沒有。他不肯直說沒有。卻去向鄰居討些醋來。給那人這種小事。他都要設法彎轉。討人喜歡。豈是直性人作底事呢。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

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足是過。左邱明是古時賢人。某是孔子名。暗是藏。

解 孔子說世上有兩種人。最可恥。一種人言語故意要說得好聽。顏色故意要裝得好看。待人禮節故意要過於謙恭。總要討人喜歡。這是諂媚底人。左邱明羞作這樣人。

我也羞作這樣人。又一種人他本怨恨那人。卻藏在肚裏不發外面。仍然與那人為友。像箇很相好底樣子。這是奸

險底人。左邱明羞作這樣人。我也羞作這樣人。這兩種人用心行事。全是一片虛假。並沒半點真。實無非要欺哄人。想於中取利。底意思。他那心腸。就像竊賊乘人不覺。偷取

財物一般豈不是大可羞恥底事。如今人偏愛學這兩種只因不曉得他底可恥處。若有左邱明底見識自然斷不肯學這兩種人了。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季路是子路侍。不裘是皮衣。敝是壞。憾是恨。伐是誇耀。施是張揚。勞是功勞。

顏淵季路陪孔子坐談。孔子說道。凡人皆有志向。汝二人志向如何。何不各人說給我聽。子路道。天生許多財物。願給天下人同用。不可以自私。今人都看不破。往往爭些須財物。把向來情意都忘了。我平日有箇心願。倘若家業富足。有車有馬。還穿有輕暖底皮衣。這許多車馬衣服。我情願與相好底朋友公共使用。就被他用壞了。也不記恨。這是由底志向如此。顏淵道。世上好勝底人。往了也有一二善事。便要誇耀。有小可功勞。便要張揚。這也是自私。其實善是我性分本有底。勞是我職分當爲底。並不是分外底事。我平日底心願。只怕作不成。聖賢學問。那一二善事。算得甚麼。斷不敢向人誇耀。只怕作不盡。天下事業。那小可功勞。值得甚麼。斷不肯自己張揚。這是回底志向如此。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論語話解

卷之三

十

廣仁堂

柴百零捌

愛。

子路又說道。我二人志向俱已說明了。還要請教夫子。志向如何。願求夫子說給我們知道。孔子道。我底志向

也不是有什麼高遠處。無非只是眼前道理。譬如眼前底人是箇老者。他是筋力衰邁。底人應當安逸。我便要安他。不叫他受苦。眼前底人是箇朋友。他是意氣投洽。底人應當相信。我便要信他。不叫他生疑。眼前底人是箇少者。他是年紀幼小。底人應當憐愛。我便要愛他。不叫他含怨。就這三等入底樣子。推到天下無數底人。各人都有各人情分。各人都有各人待法。我總要按他各人底情分。盡我底道理去待他。自然處處妥協。沒有一人不得所底。這就是我底志向。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是歇。訟是告狀。

解孔子說人不能無過只要能改過我平日想要見那能改過底人如今歇了罷不用再想見他了凡人要改過須先要見得自己過失所在既見得過失所在又要心裏自家刻責就像與仇人告狀一般直要窮究到底不容他躲閃一步有這樣心腸自然必能改過如今人癡心大意能見得自己過失底甚少就能見得過失卻又迴護遮檢肯心裏自己刻責底更少如何望他能改過呢無怪我總未曾見有這般人了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

去聲

解孔子說人都說我天資好其實我只是好學肯用功作也並非難得就是十家村小地方內中必有天生忠信像我一般底人只因他不如我好學所以只作得鄉裏老實人一生沒有長進若是他肯像我這般用功就能作到我這般地步可見人總要好學切莫單靠天資把自己一

生耽誤了

論語話解 卷之三

十一

廣仁堂
陸百久拾柒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子曰雍之言然南面是君位子桑伯子魯國人簡是省事然是是

解孔子說冉雍爲人氣度最好有人君底模樣若使他南面臨朝作簡諸侯倒也可以去得仲弓見孔子稱贊他不知孔子取他甚麼又不便問自己好處想起魯國有簡子桑伯子也是簡好人可以借他來說因問子桑伯子爲人何如孔子道這人也取他作事不煩碎是簡簡省底人仲弓見孔子取伯子底簡怕孔子看他同伯子一樣因說道子桑伯子固然是簡但簡有兩樣不同有一樣人用心極是謹慎事事都要照顧周到到了行事時節卻又總提大綱不肯過於煩碎像這樣去治百姓百姓自然安靜沒有擾累豈不是可取麼又有一樣人他居心本愛簡省諸事都不在意到要行事時節也只是要簡省一切都忽略過去像這樣去治民公事必然廢弛也不太過於簡省

些麼孔子雖仲弓底話與自己意見相合固贊他道伯子底簡雖也可取究竟治不得民雍說簡要從做作出是從源頭上看透這話說得極是將來若要治民就照這話行去再也不得錯了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是移貳是再

解魯哀公問孔子底學生誰人算得好學孔子答道有簡顏回好學他平日治心工夫用得最深偶然有惱怒底事必是那入著實可惱他只惱這一人從不把這怒氣移在別人身上又或偶然有過失底事他立刻便知知了立刻就改改了就要除根定不再犯這毛病他用功到這樣地步真可以算得好學了可惜他不幸短命到三十二歲便死了如今再尋這樣人就沒有了自顏回死後未曾聽見有好學底人了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

論語語解

卷之三

十三

廣仁堂

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使爲衣並去聲○子華是公西赤使是出差粟是穀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

斗秉是十六斛周是幫助急是窮苦繼是接續

解子華爲孔子出差到齊國冉有因子華家有老母須要養贍請孔子送些米穀與他孔子說與他一釜冉有請

孔子再添些孔子說與他一庾冉有見孔子不肯多與自己與他五秉每秉十六斛共計八十斛孔子知道了因說道赤往齊國去時我見他騎著肥馬穿著輕裘想來家景必然寬裕何愁沒有米穀養贍母親呢我聽見古人說君子用財也有界限只可幫助那窮苦底人解他底急不必接續那寬裕底人湊他底富如今公西赤既是富人本不應去接續他並非我吝惜米穀就只送他一釜一庾也都是多餘底了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原思是孔子學生名憲宰是管事家臣尤百是米穀底數目不知論斗論斛

解孔子爲魯國大夫時用原思作管事底家臣孔子與他米穀九百原思是箇廉介底人見孔子與他米穀太多

辭不自受。孔子說道這是汝應得底俸祿。辭不得底不要。辭罷汝若是用不了許多何不將這有餘底米穀分送與汝鄰里鄉黨底人叫他都沾些光豈不好麼何必要辭呢。這俸祿有一定底法制多不得也少不得汝若定要辭倒是了。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

騂息營反。舍上聲。○犁是雜色。騂是赤色。角是牛角端正。

○孔子講起仲弓爲人好因說道用人只論賢才不論家世。如果有出眾底賢才就是家世寒微也不能廢棄不用。譬如祭祀用牛要揀純色。本朝尙赤須用純赤。那雜色犁牛本用不得。若犁牛生底牛子毛色純赤角又端正豈能說他是犁牛所生也用不得。就有人想要不用。那山川鬼神也不肯捨棄這牛如何能不用呢。仲弓父親本是微賤底人。生出仲弓竟作成箇大賢所以孔子稱贊他如此。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論語語解 卷之三

十三

廣仁堂 陸百玖拾米

○孔子說人心中天理叫作仁。往往容易被私欲蒙蔽。須將私欲去得乾淨。純是一片天理。方算得仁。學問到這箇地步極是難事。只有顏回用心最深。他把心上私欲全行去淨。竟能三箇月許久。一心不離這仁。以後就箇地失也很少了。其餘這些學生功夫不純。不能到這箇地步。就偶然有些光景也不能耐久。或一日到這裏隔一日又斷了。或一月到這裏過一月又忘了。大家總不過如此。如何能比得回呢。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

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是作

不難。果是有決斷。達是通事理。藝是有才能。

○季康子問仲由這人可使他作大夫管政事麼。孔子道爲政最怕游移不定。沒有主意。由爲人性情果決最能斷事。若使他管政事這有何難。康子又問端木賜這人可使管得政事麼。孔子道爲政最怕不明事理。受人蒙蔽。賜

爲人見識通達最明事理使他管政事這也不難。康子又問冉求這人可使管得政事麼？孔子道：爲政最怕才其短少，照顧不到。求爲人才藝最多，最耐煩勞，使他管政事，又有何難呢？後來康子竟不能引薦他，三人作大夫，有賢不用，所以魯國也就衰微了。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因祕爲去聲汶音問。閔子騫是孔子學生，名損，費是季氏私邑，宰是邑宰，善是好，復是再來，汶是水名，在齊魯交界。

季氏有箇費邑，想要用閔子騫作箇邑宰，遣人去召他，來問：『二騫不願意作季氏家臣，因對來人說道：『我本不會作官，這費宰我作不來，拜託汝回去替我好言辭脫。若大夫不准我辭，還要再來召我，我就逃往汶水上邊，不在魯國境內住了。我是決意不肯作官底千萬莫要再來尋我罷。』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論語語解 卷之三

十四

廣仁堂

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是孔子學生，姓名耕。疾是病，爍是窗，亡是失。

冉伯牛有了病，很利害。孔子問他病重，親往他家問病。向來君問臣病，時臣將臥牀移在南窗下，使君得南面看病。伯牛尊敬孔子，也將牀移南窗下，孔子不敢當這禮。

因在窗外問病，從窗中執著伯牛底手，見他病不能好，心裏悲傷，因說道：『惜失去這箇人，無非總是命罷了。想不到這樣人，會有這樣病，若不是命，如何這樣人，會有這樣病呢？』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賢哉回也。簞是竹筩，瓢是瓢，陋巷是荒僻底巷，道憂是愁苦。

孔子說：『如今世上底賢人要算顏回了他家裏十分貧窮，食底一竹筩，飯底一瓢，瓢底水住在荒僻巷道內，別人處這箇光景，真是愁苦不堪，回卻不覺得苦，仍然灑落自在，不改他胸中樂趣，若不是有學問底人，如何能作得到？』

真可以算得賢人了。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

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中道是半路。廢是放倒。畫是畫地界。

解 冉求問孔子常稱贊顏回好學，自己不好意思。因說道：我們非不喜歡學夫子道，無奈力量不足，總作不到。這也是無可奈何。孔子說道：如果真好學，底人那有力不足底理？就說有力不足底，也要發憤去學。學到半路力量用盡，無可奈何，只得放倒。這可說得力不足。如今汝並未曾用盡力去作，纔學得幾分，便要歇腳，就像在面前畫了一道地界，自己限定自己，只到這裏便止，再也不肯前進了。如何說得力不足呢？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解 孔子告子夏說道：凡讀書人，叫作儒者，自然該都是君子。沒有小人。誰知人心不古，就是讀書儒者，不盡是君子。也還有小人。有一種人，閉戶潛修，只在自己身心上加功，不管外人說好說歹，他一人全是爲己。這叫作君子儒。又有一種人，求嘗不講究學問，但不在心裏用功，只在外面裝飾，希圖別人說好，他滿心全是爲人。這就叫作小人儒。

論語話解 卷之三

十五

廣仁堂 柴百參拾伍

人儒。汝今既作儒者，須要作箇君子儒，不要作那小人儒。立定腳根，從君子這一路作去，把許多名利底私心去得乾淨。學問方纔作得成。若不是這樣，略攙和些爲人底意思，那學問便都是虛假。任憑汝如何博學，也總成一箇小人了。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是魯邑。澹臺是姓。滅明是

名。行是走。徑是小路。室是住宅。

解 子游作武城邑宰。孔子問子游道：汝在武城曾得有好人才沒有？子游答道：武城是箇小邑，沒有甚麼好人。本

只有一箇澹臺滅明，他爲人方正，一事不肯苟且，就是平常行走，總要走正經大路。那些邪僻小路，就是快便，也不肯走。他又從不肯干求，若不是地方有應當舉行的底公事，他從不會到偃底住宅來。這樣人，可算得君子了。據子游所說，滅明是箇最古板冷淡底人。孔子問人才，子游不取別人，單取他一箇，可見聖賢擇取人才，只在冷處，不在熱處。

處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伐是誇功

解孔子說如今人有些小功勞便要誇張惟有孟之反這人是不肯誇功魯公十一年齊來伐魯魯兵戰敗奔回孟之反在後面押隊到要進城門底時候大眾都往觀看之反把馬加上一鞭對眾人說道我並不是有膽量敢在後面都是這馬不好跑不動不能前進所以就落後了凡兵敗逃回有人在後面攔住敵兵保得全師就算有功之反不肯誇張託言馬力疲乏掩蓋自己功勞這種人器量也就不小了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徒

河反○祝鮀是衛國大夫宋朝是宋國公子

解孔子一日感傷世道因說道如今世上底人心不像古時所好底是巧言所愛底是美色衛國有箇大夫名叫

論語話解卷之三

十六

陸百肆拾玖 廣仁堂

祝鮀他最能巧言人被他們奉承箇箇都喜歡宋朝有箇公子名叫宋朝他生有美色人見他面貌箇箇都愛慕只有這兩種人最佔便宜到處都合式處如今世界若不是有那祝鮀口才與有那宋朝底美貌那些招嫌惹怨底事也就難免了所以正人君子生在這時候只好自己修德若要求合世俗是斷不能底了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解孔子說人心上自然有箇天理依著天理行去便是道這道就像作人底門戶一般一切人事都應當從此作出離了這道沒有是處試問人要出街誰能不由門戶出去何以人要作事偏不肯由這道作去呢豈不可怪可嘆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是鄉里人史

是管文書底人彬彬是配合停勻底意思

解孔子說禮要得中有質有文不可偏重但人底性情各有所偏有偏在樸素一邊這是質勝過文就像箇鄉里

務農底人只有誠實不憚得儀節如何比得君子呢。又有偏在華采一邊這是文勝過質就像箇公門中管文書底人懂得儀節卻沒有誠實更算不得君子。所以學禮底人須要將自己偏處用功融化譬如質多文少就要略加華采或是質少文多更要講求樸素總須作到文質兩件配合得勻彬彬可觀然後纔成箇君子底德行。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罔是不直。

解 孔子說天地生物是那陽氣直下入地又從地中直達上來發生萬物這是天地自然生理直上直下沒有那曲。人生世上受了天地這箇生理所以生來底心性也都是直底沒有那曲到後來沾染習氣學些乖巧漸漸把這生理弄壞了壞到極處奸詐狡猾瞞心昧己這種人叫作罔他底生理盡絕天地不容就是形骸未死也不過暫時幸免其實算不得人雖生猶死了何況終久不能免禍呢。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

解 孔子說人不可以不學道無奈世上知道底少若能知有此道這就可以造就了。但那知道底人未必就能專

論語話解

卷之三

十七

朱陸拾
廣仁堂

心去學不如那好道底人專心致志晝夜講求如飢欲食如渴欲飲這種人又較好了。那好道底人未必就能得道用功未免喫苦不如那樂道底人工夫已到學問已成心與道合從容自在這種人又更好了。究竟知了不好算不得真知好了不樂算不得真好其實只是一串事所以為學底人先要知道纔能好道先要好道纔能樂道由淺入深始終不怠自然會達到極處下。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

上聲語去聲
○語是告。

解 孔子說天地間只是一箇道理但其中有麤有細有淺有深那麤底淺底是下一截這深底細底是上一截要看出人資質如何若資質在中人以上這是極聰明底人那上一截道理可以告他說得他聽了便懂都無疑惑若資質在中人以下他聰明有限只好與他說些麤淺道理不可以告他上一截道理若把上一截道理告他他不但不懂反生出許多疑惑胡猜妄想把道理越發看錯了。所以善教人底須看人材質高下不要越了等級那些受教底

人纔能
得力呢。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

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務是專力民是人義是應當作底裏獲是得效驗

解樊遲問如何纔算得知呢孔子道凡作人都有應當作底事這就是義須要專力去作盡我作人底義理那鬼神是無形無影底本自與人不同盡理也該恭敬卻要離得他這些莫要信許多荒誕底話這可以算得知了樊遲又問如何纔算得仁呢孔子道那仁者存心極純不但人欲私心去盡就是閒思雜慮也去盡譬如正用功時候忽然想起將來得何效驗這心便是不純仁者工夫最難他把這最難工夫先要切實作去作到極熟自然得有效驗那是以後底事他從不預先計較這可以算得仁了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

警樂上二字並五教反
下一字音洛○樂是愛。

論語話解 卷之三

十八

廣仁堂
監百玖拾柒

解孔子說天下有知者有仁者這兩箇都是成德底人但他性情體段各有不同知者見理通透就像水流通一般沒有一毫凝滯所以他的性情就愛水仁者守理安定就像山堅固一般沒有一毫搖動所以他的性情就愛山知者得力在動處他體段也在動一邊就有靜底時候他天機活潑也總帶這動底意思仁者得力在靜處他體段也在靜一邊就有動底時候他志行純篤也總帶些靜底意思動底人擺脫得開胸襟灑落外物拘縛他不得所以多樂這是知者底效驗靜底人涵養得久精神凝聚外物耗損他不得所以多壽這是仁者底效驗這兩樣人各有成就若能再將知仁融合一片那就作成聖人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解孔子說人都說齊強魯弱其實齊國雖強那人心喜功好利風俗刁詐難道太遠魯國雖弱那人心守禮重義風俗純厚離道尚近如今要治齊國須先轉移風俗一變纔能到魯國光景魯國風俗好了但是紀綱不立只要整頓紀綱一變

象誰說魯國不如齊國呢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觚是棱角。

解孔子說天下事有名就要有實。譬如觚是棱角名曰觚。器血有棱角底都可以叫作觚。如今酒器沒有棱角也名爲觚其實並不。成觚底模樣。試問這器算得觚呢。算不得觚呢。這等容易理會底事。尚且有名無實。別底事更不消說了。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有仁是有人。逝是往。欺是誑。是往欺是。

哄罔是蒙蔽。

解宰我問道。如今好人難作。往往受人陷害。譬如要作仁者。就應該救人患難。顧不得自己一身。雖是告他井裏有人。快些下井去救他。也不能推辭。只得從人下井去了。孔子道。要作好人爲何如此作法。真成箇笑話了。既是君子定然明理。是應當作底事。可以使他前往。那些不應當作底事。也不能陷害得他。是有情理底話。可以哄他聽信。

論語語解 卷之三

十九

廣仁堂

那些沒有情理底話。也不能蒙蔽得他。皆是從人下井。既救不得別人。徒然害了自己。這種不近情理底話。愚人尙騙不得。何況君子。豈肯受他陷害呢。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畔是離背。

解孔子說君子是學道底人。道體廣大。先要多觀古人文。字講求義理。開拓自己識見。既已博學。又怕浮泛。再要用禮去約束他。一言一動都有箇規矩。把心身收斂得謹嚴。學問方纔切實。像這樣用功。雖未必就盡道底分量。也可以不相離背了。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是衛靈公夫人。矢是發誓。否是不是。

解孔子到衛國時。衛靈公夫人南子請孔子相見。孔子因此見他。子路想南子爲人淫亂。不是好人。孔子不該見他。心裏甚不喜歡。孔子說是禮上應當去見底。子路不信。孔子因發誓說道。我所行若有不處。不但汝厭惡我。就

天也。厭惡我。我不怕。汝厭惡。也不怕。天厭惡我麼。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是不偏。庸是不常。至是極地。民是

人。

解 孔子說天地只有這一箇道理。這道理停停當當沒有

一毫偏倚。叫作中。卻又平常。常沒有一點奇特。叫作庸。這中庸兩字。是道理恰好處。最是難事。有這兩箇字。那

德行便已到極地了。世上人少有這箇德行。也就很久了。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施去聲。夫音扶。○博是廣施。是施恩濟是

救患。病是不足。立是站達。是通。方是方法。

解 子貢問道。譬如箇人他廣施恩德。與天下百姓又能救濟大眾。患難這樣人何如。可以算得仁麼。孔子道這

論語話解 卷之三

二十

廣仁堂

樣人何消說仁。除是聖人纔能如此。就是堯舜那樣聖人。他心裏猶自覺得不足呢。若但說那箇仁者。不必太關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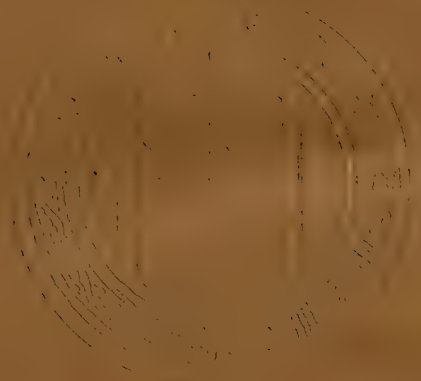
只在心上求。那仁者底心。純是大理。他把自己看成一體。自己立身要站得住。就連人底立身也要使他站得住。目

己處境要通得去。就連人底處境也要使他通得去。這是仁者心事如此。汝若要學仁者。只要存近處設想。能取自

己底心事。譬喻別人底心事。就照自己一樣推出去。這便是求仁底方法了。何用說得太關遠。反覺得沒有切實用

功處哩。





07245

論語話解卷之四

閩縣陳 濬心泉述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是傳說作是自作。老彭是商朝大夫。

解孔子說人須有聖人才德纔能作書訓世。我沒有聖人才德平日也纂集幾部如詩我刪存三百篇書我刪從唐虞起周易我作繫傳禮樂我都考定一過春秋我也筆削一番但都是將古人底傳說與人並不是自己新作底我平日最信底是古訓最好底是古書從前商朝有箇賢大夫叫作老彭他也是如此我雖比不得聖人卻也想比自己作箇老彭了。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默

論語話解卷之四

一

廣仁堂伍百肆拾貳

是不說識是記。誨是教倦是懶。

解孔子說人須要懂得這箇道理這道不是容易懂得底在乎心悟不在乎口說須要默默底去體會存在心裏莫教忘記自己依著這道去學了又學沒有生厭底時候教人也把這道去教教了又教沒有懶倦底時候這可以算得有道了我如何能有這般好處呢。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間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徙是遷移。

解孔子說人不可無德必須用力修治德方能成又不可不學必須細心講求學方能明間人說知義禮必須要

遷移遷一步進一步自己有了不善必須更改改一件去一件這都是用功切要底事。設若德不修便不成不成便越發頹敗了。學不講便不明不明便越發昏昧了。間善不能遷移便不進不進便越發退了。不善不能更改便不去不去便越發多了。真是大可憂愁我如何能不憂愁呢。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是閒申申是舒展夭夭是和悅

解 孔子平時一言一動自然中道不用一毫勉強到閒居無事時更覺從容自在所以容貌極其舒展顏色極其和悅這是最薄底了。我從行這束脩禮以上底人沒有一箇別人到閒居時每多懶散稍加矜持又覺拘束總難得中和了。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解 孔子說如今要治天下定須行周公底道我平生仰慕周公一心一意要想行周公底道心志誠切得極就是睡夢中常常像見著周公一般誰知道蹉跎數十年竟不能如願到今日老了無可望了精神也衰得很了有許多時我不曾夢見周公了。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據是守依是依戀游是游玩藝是技藝

解 孔子說道是人人當學底既要學道須先立志果能立定志向專要求這箇道心心念念只在這箇道上別事

論語話解 卷之四

二 廣仁堂 柴百貳拾陸

都不在意這學問便有根基了學道久了心裏必有心得這就是德既有此德就要用力據守著莫教失去從此得一善守一善那德便越積越厚了積到德行全備人欲盡去純是天理這便是仁到這地步只怕還有閒斷須要從容涵養密密地依戀著這仁莫教頃刻離開越作越熟心與道合以後便入化境了這是學問用功底次序一毫不可鬆懈但若用心太緊也怕生出毛病又有箇游藝底方法卽如射箭御車寫字算數這些技藝樣樣有用都是道中應有底平常用功稍暇兼習這技藝當作游玩一般藉此舒暢心懷自然樂趣日生那用功也不覺得喫苦了。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是十脡

解 孔子說道是人人當學底不但自學還要教人纔是我生平最肯教人只怕人不肯來見我我便無從教他若是肯來見底就是用十脡乾肉作一束作箇贄禮名爲束脩這是最薄底了。我從行這束脩禮以上底人沒有一箇不曾教訓他過我只望大家聽我底教訓人人都曉得學道這就是我底心願了。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是

急啓是開導惟是問發是引勸
隅是角反是回說復是再告

解 孔子說我生平雖肯教人但也要擇那可以受教底人方纔有益如有人心要通不得通著急得很我須要開導他叫他想得通或又有口要說不能說沈悶得很我須要引動他使他說得出若他心裏本不想通又開導簡甚麼不如不開導了他口裏本不愛說又引動簡甚麼不如不引動了天下事理無窮若待一說知如何說得盡須要受教底人有悟性說這一件事就推到那幾件道理纔會貫通譬如四方底物事舉這一角便可以推到那三角若我說了這一角他不能把那三角來回說可見他全不用心就不必再告他說了這都是教人底方法若不問可教不可教只管勉強教去究竟與人無益豈不白費心麼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側是旁邊

解 孔子性最慈仁見人家有喪服心裏便替他悲傷與有喪服人同坐在他旁邊喫飯也不能飽或今日到人家行弔哭泣回家後就不歌詩這是聖人性情中和哀樂中節所以如此

論語話解 卷之四

三

廣仁堂
陸百玖拾壹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

○舍是不用

解 孔子告顏淵說道人只要有道在身那外面底遭遇都可以聽其自然如人君要用我我就將這道行出去若舍我不行我就將這道藏起來其實行藏都是這箇道並無分毫加損人只爲認道不真所以多不能自主只有我與爾二人可以有這般志趣了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行軍是用兵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大國三軍暴虎是空手打虎馮河是空足過河

百人爲一軍大國三軍暴虎是空手打虎馮河是空足過河

解 子路見孔子稱贊顏淵心想顏淵若用兵未必能勝過我因問道夫子若行三軍時還有誰人可以與呢孔子道行軍不是單靠勇猛可以濟事底有種人空拳可以打虎赤腳可以過河拚命向前至死也不退悔這是麤齒武夫

我不肯與他。我所與底人必定是當有用兵底大事。心裏就先戒懼不敢一毫鹵莽。又好取眾人底謀略。加以決斷成功。沒有一點剛愎。這纔可以百戰百勝。不是那有勇無謀底了。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好去聲。○執鞭是手持馬鞭。爲人御車士是下士。

解孔子說我生平不求富。人都說我是矯情。其實我並非矯情。若使富可以由人求得。來就是執鞭底下士。我既要求富說不得也。只好作了。無奈富是有命。不是強求得來。底既不可求。不如從我心所好。省得多少怨尤。何苦白受委屈呢。人只爲看不透。所以癡心妄想。如果真知富是有命。也就不必強求了。

子之所慎。齊戰疾。

解孔子生平事事謹慎。內有尤其謹慎底三件事。第一件是祭祀。齊戒須要虔心誠意。屏除一切雜念。比平常加倍肅敬。纔能感通神明。第二件是出兵作戰。這是關係國家存亡。萬人生死底事。須要十分小心。不可一毫鹵莽。第三件是身有疾病。這是關係自己性命底一切飲食湯藥。

論語話解 卷之四

四

廣仁堂

三要留心檢點。稍有疏忽。便爲害不淺。這三件都是孔子最謹慎底。後人不可不知。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圖是

解古時有簡虞帝舜他作韶樂。是古今最善底。孔子在齊國時。值齊國演習韶樂。孔子因此得聞。遂考求韶樂音節。用心三箇月。連飲食都不在。意。並不知道肉味。因說道。不想作樂。竟到如此好法。真是古今第一了。

再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衛君是出公。輒諾是

答

解衛靈公世子蒯聵因其母夫人南子淫亂謀殺南子。被

南子知覺。告知靈公。靈公要殺蒯聵。蒯聵逃奔晉國。後來靈公薨了。國人立蒯聵兒子輒爲君。蒯聵要回衛國。輒使人攔拒。不許入境。那時孔子正在衛國。衛人都說蒯聵得罪靈公。不當回國。輒是靈公嫡孫。當立爲君。冉有聽衛人所說。都是爲輒心內生疑。不知孔子意中如何。因問子

貢道夫子肯爲衛君麼。子貢
答道請我正想要問這事哩。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解子貢入見孔子。心想旣往衛國。不便直說衛君。從前孤竹國君有三箇兒子。長子是伯夷。少子是叔齊。孤竹君愛少子。臨終遺命立叔齊。叔齊讓伯夷。伯夷不受。逃去。叔齊不肯立也。逃去。國人立他中子。這兩箇是讓國底人。可以借他來說。因問孔子。道伯夷叔齊是何等樣人。孔子道。這是古時底賢人。子貢又問道。他兩箇讓國不立。到後來窮餓時候。不知可也。怨悔麼。孔子道。伯夷看得父命重。叔齊看得天倫重。若不讓心。便不安讓了。心纔安心安處。便是仁。他二人求這箇仁。就得這箇仁。還有甚麼怨悔呢。子貢聽了。心想夷齊兄弟讓國。夫子說他是仁。那衛君父子爭國。不消說定是不仁了。因出來告冉有道。我已問明白。夫子是不爲衛君底。你我不必多疑了。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

論語話解 卷之四

五 廣仁堂 陸日秋拾

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是喫。疏是麤。食是飯。曲是彎。肱是臂。

解孔子說我生平最好底是學。最樂底是道。那外面底境遇都聽憑自然。就是窮到極處。喫底是麤飯。飲底是凉水。要睡時彎著手臂作枕頭。這樣苦。只要我問心無愧。那樂趣也就在裏面了。若是義不當得底。任他怎樣富。又怎樣貴。在我看來。直同天上浮雲一般。忽起忽滅。轉眼成空。如何能移動我心中樂趣呢。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史記加作假。假是寬餘。五十作

卒卒是終。

解孔子說古來聖賢傳下書籍。都是切於人事。惟有周易說透造化底道理。深微得很。我從五十歲知天命後。略窺見幾分。越學越有味。只愁歲月有限。工夫用不到。若上天肯寬餘我幾年歲月。終身學這箇易。把那盈虛消長。吉凶得失底道理。一一都參透了。

可保得此生沒有大過失了。
子曰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是常。

解孔子平日最愛周易因爲道理深微怕學者未必懂得不肯輕易就說所常說底是詩書禮三件學詩可以涵養性情學書可以通達政事學禮可以嫻習儀節一切動作都有規矩可以執守這都是切實工夫孔子常說與學生聽底若要爲學這三件少不得底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葉舒涉反○葉是楚國葉縣葉公是葉縣

尹名沈諸梁僭稱公

解葉公仰慕孔子向子路問孔子爲人如何子路想孔子道德高深那葉公見識淺近如何對他說得因此沒有答應孔子知道此事告子路道汝何不說那孔某爲人只是好學學不得力時候發起憤來竟至於忘食學到得力時候心裏快樂便可以忘憂只一心專注在學上憤了又樂樂了又憤日復一日竟不曉得老年將到這就是我底爲人了

論語話解 卷之四

六

廣仁堂
伍百玖拾伍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解孔子說人都稱我是生知其實我並非生來便知得許多道理如今所有這道理是我平日好讀古人書籍又肯勤快用工去講求來底人若肯像我這樣去講求箇箇都能知道又何必羨慕那生知底人呢

子不語怪力亂神

解孔子平日教人事事都說有不肯說底四樣一樣是妖怪奇異底事一樣是好勇鬪力底事一樣是犯法作亂底事一樣是鬼神杳冥底事那妖怪勇力作亂三樣都是新聞罕見底事人人都愛聽聽多了便生許多邪念最害人心風俗孔子如何肯說那鬼神未嘗不是正理但是無形無影底事見識淺底人往往易生迷惑所以孔子也就不說了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解 孔子說爲學必須從師師是最要緊底但肯肯留心學問底人不必定須受業隨處都可以得師就譬如三人同行也必有我師在內除我不算外那兩人或是善或是不善我揀擇那善底從他照他樣行那不善底我就改他不照他樣行善不善皆與我有益豈不都是我師麼

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子何。桓魋是宋國司馬又叫向魋

解 宋國有箇司馬桓魋性情凶惡慣與正人爲仇聽聞孔子將到宋國他遣人伏在要路要害孔子孔子行至中途得此信息從行弟子都替孔子耽憂孔子因說道凡人死生都由天命天既生這樣德行與我必不肯使我就死凡事有天主桓魋雖然凶惡其奈我何孔子得信後遂改裝易服過了宋國境界桓魋竟不能害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已也。隱是藏行是行事與是引導

解 孔子學生見孔子道德高深大家總學不到心疑孔子有隱藏不說底祕訣孔子因說道你們諸位都道我有

論語話解 卷之四

七

陸曰以拾柴廣仁堂

隱藏不說底麼其實我何曾有隱藏不說與你底呢我平日教人最肯盡心不但言語中沒有隱藏就是行事我沒有一事不是引導你們諸位底這是某爲人如

此只要大家肯留心學習自然都會知道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解 孔子教人大綱有四件一件是文要人多讀詩書博聞

廣見一件是行要人謹守禮義循規蹈矩一件是忠要人專心向善保全天理一件是信要人心口如一力去詐僞孔子把這四件教人這四件內忠信又是文行底根本尤爲緊要後人遵孔子底教總要

守定這四件自然學得不錯了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

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恒胡登反亡讀爲無〇恒是常久約是不足泰是有餘

解 孔子說從古許多聖人雖是天生也未嘗不可學但要學創聖人實是難事我不得見這樣人了只要得見那

有才德底君子也就好了。又想如今好學人少，不但學不到君子才德，連那肯學好底善人也不得見了。只要得見箇有常性不變心底人也就好了。那常久不變心底人他本性還在，從此再發憤用功就漸漸可以學到聖人。無奈世上人都愛虛浮，本來無底要裝作有，本來空虛裝作滿盈，本來不足裝作有餘，一味懷欺挾詐，把本性全行迷失了。如何能教學作善人呢。

鳥睡。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綱用大繩連網攔水取魚，弋是用生絲繫箭射取飛鳥宿是

解孔子釣魚只用竿釣，不用大網攔水取魚，射鳥只射飛鳥，不射投林睡宿底鳥。那釣魚射鳥是生人日用常事，只用竿釣魚或生或死尚在未定，若用大網攔水，那魚就無所逃了，只射飛鳥或生或死尚在未定，若射投林宿鳥，那鳥就無所逃了。這都有害於仁心，孔子如何肯作呢。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論語話解 卷之四

八

廣仁堂
朱百零肆

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作是作事識是記。

解孔子說：如今人不肯好學，往往事理不知，任意妄作。我從來沒有這樣，既是不知，便須求知，求知底方法只是多聞多見，聞得多了，又要揀那須底從他作去，見得多了，又要常記在心裏，作箇考證，能如此用心求知，自然漸漸明白。雖一時未必全行通曉，也可以算得次第底了。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

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見賢遍反。○互鄉是鄉名，惑是疑惑。

人潔己以下十四字原本疑有錯簡，應移在與其進也上。與是許往是前日退是退後甚，是太過。

解魯國有箇互鄉鄉人，風俗不好，無情無理，最難和他說話。忽有一箇童子來見孔子，門人疑孔子不當見他。孔子說：人無論如何，但肯自己身心洗刷潔淨，進來見我，我就許他能潔淨己身，原不能保他前日作事好否。且只許他進見時一點好心，並不是許他退後再爲不善。這一見原無妨礙，又何必拒絕他太過呢。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解 孔子說如今人不肯求仁覺得仁離我甚遠是作不到底事其實仁是人心本有底天理並不枉外面如何說得遠呢如果我要求仁當下要求仁一念便是天理發見那仁已立刻來了從這一念天理作到念念都是天理便是仁底全體可見仁何曾遠只是人不肯去求自己把仁失了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取七仕反○陳是國名司敗是官名昭公是魯君名稠巫馬期是孔子學生名施黨是偏護幸是有造化

解 陳司敗問孔子道魯國有箇昭公外人都說他知禮可是知禮麼孔子答道知禮孔子退後司敗向巫馬期作論語話解

卷之四

九

廣仁堂

揖 請他進前因說道我聽見說君子不偏護人難道君子也偏護人麼昭公娶吳女爲夫人是箇同姓因要避諱同姓改稱吳孟子同姓不婚是箇大禮昭公連這箇都犯了還說他是知禮更有誰人不是知禮底呢巫馬期將司敗所說告知孔子孔子說道某有造化若有過失人必知道來教訓我使我知改豈不是有造化麼其實昭公是魯君孔子如何肯向外人說君底短處他問知禮便答他知禮原沒有錯司敗說出娶同姓一事孔子不能說娶同姓是知禮又不便說自己是爲君避諱所以只好自認過失了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反是復歌

解 孔子與人歌詩若那人歌詩甚好定要使他復歌細心再聽一番全知得他音節妙處然後和他底歌使他歡樂卽此一事可見孔子待人至誠見善必取又兼作事從容用心細密就是尋常小事那聖人底身分已全備了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解 孔子說讀書人文章品行都是要講究底但文是空言還容易行是實事比文更難若只論文章我莫也可以

同人相等。如要身上所行。都與君子一般。我雖學了許多年。卻還未曾得此地步呢。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解 孔子說。人要知能全備。到了神化地步。纔算得聖人。其次也要天理純熟。沒有一毫私欲。纔算得仁人。若說我就是聖人。仁人。我如何敢當。但我平日最仰慕聖人。仁人。也會用力去作。今日作。明日也作。日日如此。沒有厭煩。不但自作。並且教人作。這箇教那箇也教。人人如此。沒有懶倦。如要稱我底爲人。只可以說得這樣罷了。公西華在旁聽孔子這番話。因說道。夫子如此。自謙其實。夫子所說不厭不倦。正是弟子們不能學得到底。如何謙得了呢。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疾病是病重。誅是祭祇。文。上下是天地。神是天神。祇是地祇。

論語話解

卷之四

十

黃仁堂
朱百堯拾貳

解 孔子病得甚重。子路見孔子。請代禱告神明。孔子說。有這箇道理麼。子路答道。有這箇道理。曾看見祭文上說。禱你底病。自上至下。神祇都到。可見是有底。孔子說道。凡人禱告。是懺悔過失。求神明保佑。我是一生兢兢業業。不敢有一點過失。想神明也必知道是我平時久已禱告過了。何必今日又去禱告呢。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甯固。

孫去聲。○孫是順。固是陋。

解 孔子說。先王定箇禮制。一切服飾器用。都有等級。多不得也。少不得。若有人要奢。華些。就覺得過分。不恭。順。或有人要儉。省些。又覺得簡陋。沒文采。將兩箇比較起來。像那過分不恭。順底勢。必至犯上。陵下。流弊無窮。甯可作簡陋。沒文采底人。尚能守住自己本色。可見奢不如儉多了。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是平。蕩蕩是寬舒。戚戚是憂歎。

解 孔子說。世上人肯作君子底極少。只因爲君子要守理。義覺得甚苦。小人但求嗜欲。覺得甚樂。其實不然。那君子作事。全憑天理。一毫不與人爭心。裏空空洞洞。平靜寬舒。何等自在。他幾時覺得苦呢。那小人滿懷私欲。用盡多

少機關得了這件又想去爭那件終日牽腸掛肚長久都是憂愁這又還有甚麼樂趣呢無奈世人迷惑都說君子苦小人樂所以枉自作箇小人。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是嚴肅

解凡人氣質各有所偏惟孔子德性中和毫無偏倚氣度甚溫而又帶些嚴肅容貌頗有威又不覺猛烈禮節極恭敬又自然安詳剛柔交濟陰陽俱備若不是聖人與天地合德豈能如此。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解周太王有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三季歷。季名昌生來便有聖德太王甚愛此孫想傳位季歷由季歷傳位與昌泰伯知道太王底意思遂同仲雍託言採藥一去不回後來季歷接位傳國到昌竟有了天下三分之二後人稱爲文王。文王傳位武王遂滅商得了天下孔子因論此事說道泰伯真可以算得極高底德行。周朝天下雖由

論語語解 卷之四

十一

廣仁堂

文王興起還是泰伯讓下底若泰伯接位這天下就是泰伯所有泰伯仰體太王意思不但自己肯讓並勸仲雍同讓他心裏再三思想要把天下讓與文王外面作得來卻一毫不露形迹後人不知他是讓要稱贊他不得他德行如此深微真是高到極處了。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

禮則絞。蕙絲里反絞古卯反

○蕙是畏法絞是急切

解孔子說爲人須要學禮凡事纔能得中若不學禮就是好處也有流弊如謙恭本是好處若沒有禮那謙恭太過必至卑躬折節反覺勞苦了謹慎本是好處若沒有禮那謹慎太過必至瞻前顧後反成畏怯了勇往是好處若沒有禮那勇往太過不該作底也要作必然生出禍亂了爽直也是好處若沒有禮那爽直太過不該說底也要說必然有傷急切了這四樣流弊都從無禮中來可見禮是不可不學底了。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篤是厚興是起遺是忘偷是薄

薄是

解凡在上位底人都稱君子。是百姓底榜樣。若君子平日厚待至親。百姓看見都知道孝弟是好。也就興起仁愛底心了。從前舊相好底故人。日後還不遺忘。百姓看見都知道和睦是好。也就不作澆薄底事了。大約要講教化。先從在上位底本身做起。若百姓化不轉來。便是枉在上位德行不足了。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啟。是開。戰。戰。是恐懼。兢兢。是

謹慎。淵。是潭。履。是蹠。小子。是門人稱呼。

解曾子年老得病。將次垂危。遣人召門下弟子都來到牀前。吩咐說道。揭開被看我底手。可有損傷麼。再揭開被看我底足。可有損傷麼。人生在世。這身子上毛髮骨肉。都是父母賜我底。須要極力保全。不可一毫傷損。我平日保全這身體。很不容易。就同詩經上所說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上生底謹慎。譬如站在深潭邊。生怕墜落。又如臨在薄冰上。生

論語語解 卷之四

十二

廣仁堂

怕沈陷。這種提心弔膽。不敢一刻疏忽。作了幾十年。直到於今。壽數將終。從此以後。我纔敢放心。曉得可免損傷了。小子們聽著。莫要忘了。曾子一生。如此用功。所以作成大賢人。大孝人。人人都是父母所生。若肯像曾子這樣用心。也都能作成賢人孝子了。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

並去聲。○孟敬子是魯大夫名捷。貴是重。遠是離。開暴是暴。躁慢是傲慢。近是依傍。信是誠實。籩是言語。氣是聲氣。鄙是麤俗。倍是背謬。籩是竹器。豆是木器。有司是管事底人。存是在。

解曾子有病。甚重。孟敬子來問病。曾子因說道。鳥性無知。到將死時。沒有別念。只是怕死。所以鳴聲甚哀。人性本善。到將死時。沒有別念。只存本性。所以言語也善。承大夫來問我病。我有幾句善言。說與大夫聽著。凡在上位底君

有所貴重底道理有三件。一件是身上動作底容貌要依傍莊重一邊切須遠離開暴躁傲慢底毛病。二件是面上端正底顏色要依傍誠實一邊切不可有虛假裝飾底毛病。三件是口裏說出底言語聲氣要依傍謹慎一邊切須遠離開麤俗背謬底毛病。這三件是在上位君子脩身底要法。爲政底根本治國以禮爲先學禮就要先學這三件。那禮文上用邊用豆許多器用數目自有管事底人在那裏照料不是在上位君子所貴重底了。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吾友是指顏淵說從事是爲學。

解曾子說如今人都是自私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好又怕被人欺負自己有些須本事便自高自大看人不起一分學問裝作十分若被人觸犯登時發怒定要爭較這是世人底常情若有箇人自己能底不自以爲能還要去問不能底人自己本事多不自以爲多還要問人問空虛一般就有人觸犯也能含容不與他計較這若不是深知大道無窮把人已關頭打破豈能作得到從前我有好友顏淵他曾用功爲學如此可惜如今沒有這樣朋友了。

論語話解 卷之四

十三

廣仁堂
朱自伍拾玖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六尺是身材幼小孤是孤兒命是政令。

解曾子說君子平日與衆人無異一到時事艱難那才情氣節便迥然不同設或國家不幸先君已薨只有六尺孤兒屬託與他他可以輔導幼主使能成立又將百里政令寄付與他他可以保全百姓使皆安樂若當關係大節底事他義重如山無論死生禍福都不能搖奪人能如此可算得君子麼真可以算得君子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

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弘是寬大毅是堅強任是擔當道是行路。

解曾子說讀書人心胸不可不寬大志氣不可不堅強不寬大不能擔得重任不堅強不能行得遠路如何是重任？人心中有箇天理要全盡了天理纔叫作仁這箇仁體與天地一般廣大我定要將自己一身擔當這仁字這箇

任不也很重麼如何是遠路仁道極大不是一時一日行得盡底須要徹始徹終一輩子行到底活著一日便行一日一刻也不容歇息除是死了方纔罷休這箇路不也很遠麼。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解孔子說讀書人爲學詩禮樂三件缺一件不得但這三件得力處卻有先後遲早不同第一先要學詩古人作詩觸景生情都是眼前道理而且音韻悠揚耐人吟詠最能感動好善惡惡底心事所以初學底人要興起他向善底志氣必須從詩上得力了其次就要學禮古人作禮事都立箇規矩人若守定規矩一切作事自然都有界限不致走作所以學到中途能毅站得住腳不被那些外物搖奪必要從禮上得力了再其次又要學樂古人作樂取法天地陰陽造成律呂那律呂音節都應合著陰陽和氣最能宣散人心底抑鬱消融人欲底渣滓所以學問到成就時候覺得天機流暢和順從容必是從樂上得力了古人留下這三件教後人後人能將這三件專心學習始終不倦自然受益無窮何愁不作成君子哩

論語話解

卷之四

十四

廣仁堂
柒百零拾伍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解孔子說人心上天理是箇箇都有底但稟氣卻清濁不同所以有懂得易底也有懂得難底至尋常百姓他生來本是愚蒙就要教化他也只可將人當作底事立箇教法使他由這一路作去他還勉強得來若要使他懂得其中所以然底道理這是斷不能底了。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解孔子說天下有作亂底人也有致亂底人如何是作亂底人好鬪勇力要拳舞棒自稱豪傑無奈處境貧窮心懷怨恨常要想幹大事希圖富貴這種人必至作亂了如何是致亂底人那不仁底人原是可惡但今世不仁底人頗多一時斷除不盡就要懲戒他也須留些餘地使他可以容身漸漸改變過來若恨他太過定要驅除淨絕一箇不重逼得他門無地自容人急生變必然致亂了這兩種人善惡不同都能生亂須要時常切戒莫蹈這樣習氣方免得貽害天下呢。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解 孔子說人最怕有才無德無德底人最易犯兩種毛病一種是心氣高傲略有些技能便要誇張起來惟恐人不知道這叫作驕一種是器量褊小略有些見解便要祕藏起來惟恐人也懂得這叫作吝他自以爲美才可恃殊不知德是本才是末譬如周公底美才好到極處但使犯了這驕吝毛病根本上德行已虧其餘底才藝也都不中看了何況沒有周公底美才如何靠得住呢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至字當作志字穀是祿

解 孔子說如今世人都愛富貴就是勉強學問也都是爲富貴起見往往用功一二年便想要得官受祿不能久耐貧寒若有能學到三年許久他底志向仍然只枉道德並不想到爵祿這纔是真能好學底人在今日尤爲難得了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

論語話解

卷之四

十五

廣仁堂
陸百玖拾卷

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好去聲見賢遍反○篤是真切見是出仕隱是隱居

解 孔子說道理本容易知只怕人信不及如果真切肯信這道理便見得幾分再加專心好學越發知得透徹了道理也容易行只怕人守不定如果拚死去守這道理便有幾分再能斟酌盡善越發行得妥協了這道理不徒自脩還要濟世但須看時勢如何如那國勢已危挽救無及只可不入他底境土就是國勢未危他朝政已亂斷不肯任用賢才也不必久居此地只得去了究竟天下若是有道自然應當出仕不可偷閒天下若皆無道就是終身隱居也不爲忘世他心裏自想遇著國家有道若無才德可用縱能安處貧賤也是可恥若遇著國家無道不能保守節操還要貪圖富貴豈不更可恥麼像這樣有才出品真不愧爲學道底人了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解 孔子說國家立制官位有高下職分有大小既居此位便有當爲底職分要把國政當作家事盡心謀幹方爲

稱職若不居此位。那政事便不與己相干。強要參預。反爲
越分。除了君大夫虛心下問。理應直言相告。此外都不必
代謀了。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志。雎七余反。

師名摯。亂是樂歌末章。洋洋是美盛底意思。盈是滿。

解孔子說。我從前從衛國樂律回到魯國。恰遇著師摯初作樂。
師我與他商酌。整頓樂律。把關雎詩篇作了樂歌末章。
整頓好了。奏起樂來。音律和美。洋洋滿耳。如今
師摯去官。回想起來。還髮髯記得當初光景哩。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是無
知。愿是柔順。慥慥是無能。

是無能。

解孔子說。凡人生質不美。由於稟賦太偏。但有短處也必
有長處。譬如疎狂底人。他心地坦率。往往爽直。無知底
人。他諸事由人。往往柔順。無能底人。他一味自守。往往信
實。這都是天資極差底人也。還有一長可取。若疎狂又不

論語話解卷之四

十六

廣仁堂

爽直。無知又不柔順。無能又不信實。這種人天資本已不
佳。又愛使乖弄巧。我不知他存底甚麼心。定要作箇最下

底人
品呢。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解孔子說。人生學問是無窮無盡底事。一時鬆懈。不得所
以。好學底人。早起晚眠。寸陰是寶。忙忙急急。一刻不肯
停息。就像趕路底怕趕不及一般。如此著緊用功。還恐怕
精神照顧不到。偶爾疎忽。致有遺失底事。倘若安心大意。
那疎失必更多。學問如何得有成就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巍巍是高大形狀。
不與是不相關。

解孔子說。古來受禪底帝王。只有舜禹一人。他底德行真
是巍巍高大了。舜本是耕田底農夫。禹本是罪人底兒子。
子能發舉用登朝。已是過份了。又誰知後來竟把天下讓
與他。這真是意外底事。在他人有此遭遇。必然驚喜過望。
十分得意。那些驕侈底心事。不知不覺從此生根了。舜禹
二人。他有了天下。竟像沒有天下一樣。安常處順。居仁由

義覺得天下與我素不相關絕不肯以尊位爲樂。這種器量真是古今少有所以算得大聖人了。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則是准蕩蕩是廣遠

名是稱煥是光明。

解 孔子說古來帝王德量最大底莫過堯底爲君子。世上高大底物事只有天最大。惟獨堯底德量能與天相準。他德量廣遠底很百姓想要稱贊他直無從說起。就像天體一般不能說得盡。只見他從德量中作成功業極其高大。使天下底人民耕田鑿井無一人不得其所。從德量中發爲文章極其光明。使中古底世界禮樂制度煥然一新。後來爲君底雖有許多聖人總不能比堯更好了。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

論語話解

卷之四

十七

廣仁堂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陸百華拾肆
治去聲○
亂是治際

是接

解 古來帝王治天下全靠人才。虞舜時有大臣五人禹稷

契皋陶伯益都是聖人。所以天下大治。後來武王興周

自言有治天下底大臣十人。那十人是周公召公奭太

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還有一人是王

后姜氏。孔子與門人論到此事因說道古人常說才難這

話真是不錯。從古人才無過虞舜五臣是因唐堯禪位與

他兩朝相接纔能有此。自唐虞以後要算武王此時人才

最盛。但所說十臣內有一位是婦人其實只有九人而已。豈不是人才難得麼。這人才雖是武王所有也是文王培植。那文王在位時候三分天下有了二分。文王不肯伐紂終身執守臣節服事殷朝。這種德行真是到了極處。所以三代天下惟周朝傳世最長不但人才衆多也還由積德深厚。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

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清洫禹吾無閒然矣。閒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

呼憾反○閒是漏縫菲是薄黻是蔽膝冕是冠清洫是出閒水道。

解孔子說古來聖人堯舜以後便數大禹我觀大禹爲人卻定要豐盛盡他底孝心衣服甚麤惡到祭祀時所用底黻冕卻定要華美見他底誠敬宮室甚卑陋到民間田邊溝洫卻要盡力開通不惜工費以備水旱可省底必省該用底就用或儉或豐都合當然底道理像禹這樣爲人我真沒得漏縫可說了。

論語話解卷之四終

論語話解

卷之四

十八

廣仁堂
貳百貳拾陸

論語話解卷之五

閩縣陳 濬心泉述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是少。

解 孔子平日教人諄諄訓誨卻有少說底三件。一件是財

用底事。人生固不能無財用。但是身外底物事不欲常放。在心裏計較。若時常籌算財利。那義理底心便漸淡了。所以孔子不肯多說。至於天命是人人同受底。但微查難見。若非十分高明底人不能懂得。仁是人心上天理。但全體甚大。淺學底人一時作不到。所以孔子也就少說了。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解 魯國有箇鄉村地名達巷。鄉村內有箇人姓名不傳。只叫作達巷黨人。他仰慕孔子說道。大得很。孔子底學問

論語話解 卷之五

一 廣仁堂 陸百鳳拾肆

只可惜學問太博。沒有專長。可以成名。俗人不知未免埋沒了。孔子聽聞這話。對門下弟子說道。他說我不專執一藝。以致不能成名。這也說得有理。但我如今要專執那一藝好。呢。那射箭御車雖是小技也。都可以成名。我到底底是執御呢。或是執射呢。究竟御比射容易學些。我還是執御罷了。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

雖違眾。吾從下。麻冕是緇布冠。純是絲。儉是不合。簡省。泰是驕慢。違是不合。

解 孔子說如今世俗都不循古禮。我一人定要從古禮。未

免與大眾不合。但就要從俗也。須看那事體無害義理

底方可從得。譬如麻冕用緇布爲冠。這是古禮。但那細布用絲線編底。容易成功。較爲簡省。我也從眾用他。至於臣拜君。應在堂下。若辭不受。然後上堂成拜。這是古禮。如今竟拜在堂上。未免驕慢不恭。君臣是人大倫。我斷不敢如此驕慢。雖與大眾不合。我定要從古禮。在堂下拜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解 人性皆善本與聖人同只因私心所蔽遂至失了本性那利欲底私心賢人君子尚能擺脫惟有意見底私心最是難除譬如遇著有事不肯虛心觀理商度是非卻要白逞聰明獨出高見這就是私意既有這意見就必須逐這意見把未來底事機都要預先料定這叫作必及至事機已過不盡如我所料卻還要固執己見不肯融化這叫作固推求病根只見自己底是不見別人底是自己意見總高於別人別人意見總不如自己全是私己底心這叫作我此四樣毛病最深最細就是賢人君子往往也不能免惟有孔子心同天地至公無私這四樣毛病不待禁止絕無半點沾染所以作成大聖人了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匡是魯國

地名畏是驚畏畏是消滅與是有分

解 魯國有箇陽虎貌似孔子陽虎爲季氏家臣肆行暴虐匡人多受其害心懷怨恨後來陽虎得罪出奔孔子適

論語語解 卷之五

二 廣仁堂

行至匡地匡人誤認作陽虎大眾向前圍拏孔子因與從行底弟子說道我朝文王傳古聖人大道制作文章垂教後世自文王沒世後這些文章不都在我此處嗎天如要消滅這文章我這後死底人不當又與這文章有分若天未消滅這文章必不肯令我死匡人雖眾其奈我何孔子說畢匡人知道不是陽虎遂解圍而去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

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

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與平聲○

名縱是放鄙是麤牢是孔子學生姓琴字張試是用

解 有箇太宰問子貢道夫子是聖人麼何以如此多才能呢子貢道凡人作不到聖人雖是學力尙欠也由聰明有限惟有我夫子學力既有十分聰明更無限量本是上天特爲縱放他由他一直上去將作到聖人地步又兼多有才能豈是尋常人所能及底孔子聽見這話不肯自居聖人因說道太宰也知道我麼我自少年時本是貧賤一

切難務都要躬親所以多能其實所能底都是些麤事算不得甚麼況且人品高下只在德行不在才能請看古今許多君子都是多能底麼他並不必多能又何嘗不作成君子呢門人聽孔子這話都覺得孔子過謙琴牢因說道夫子日前曾說我不爲世用閒居無事所以學成這些才藝可見夫子向來是如此謙讓底了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鄙夫是麤人明是發動竭是盡

解 孔子說人見我諄諄教人都說我頗有知識我真箇有知識麼其實我也沒有知識只是待人勤懇遇事肯說就是有箇麤人來問我決事他心裏空空毫無主意我也定要發動他底心思替他徹始徹終打算一番左思右想兩頭都到然後盡言相告使他了然明白這是我誠心待人處何曾真有許多知識呢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解 孔子說帝舜時有鳳鳥來儀文王時鳳鳴岐山伏羲時河中有龍馬負圖這都因聖人在位所以天降許多祥

論語話解 卷之五

三 陸百榮拾伍 廣仁堂

瑞如今沒得聖人在位鳳鳥也就不來河中也不出圖只見災異不見祥瑞看這光景天意尙未欲開治我平日想要行道心事只得歇了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齊

容衰七雷反少去聲
作是起立趨是快走

解 孔子看見身穿齊衰孝服底人或是戴冕旒穿衣裳作官底人或是瞽目底人這三樣人若從面前走過雖然年少必要站立起來若是孔子從這三樣面前走過也必要快走幾步甚麼緣故呢因爲人家有喪事是最可哀底作官底人受朝廷爵命應當敬重瞽目底人不見天地日月尤其可憐心裏動了憐憫恭敬底念頭外面容貌也就改變這是聖人舉動自然中禮處後人都當效法底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喟若位反鑽祖官反

循是慢慢誘是引導博是開廣約是約束罷是歇息卓爾是直立樣子末是無由是從

顏淵一日喟然長歎說道我從夫子學道多年起初想
解要仰望這道那曉得越仰越高望不見頂又想要鑽入
這道那曉得越鑽越堅入不進去偶然看去似乎只在前
頭及至尋時忽然轉在後面恍恍惚惚捉摸不定真令人
無法可施幸虧遇著我夫子慢慢底指教最善引導人見
我知識未明敎我學文開廣我底知識見我心志未定教
我學禮約束我底心志我因此日日學文學禮越學越有
味要歇息也不能歇息直到把才力都用盡了纔見得道
體親切就像有高山一座直立面前卓爾不動一般心裏
想著離道不遠可以跟上夫子無奈那上面地步更難雖
然想要跟上究竟無從用力纔曉得
夫子真不可及只好盡力去學罷了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
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甯死

論語話解

卷之五

四

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閒如字

家臣問

是少差

解孔子一日得病甚重其時業已去位沒有家臣子路因
使門人代爲家臣預備治喪孔子病勢少差纔知道此
事因說道我病得許久那曉得仲由竟行出這等詐僞底
事我既不爲大夫本沒有家臣卻要假裝有家臣這是欺
哄誰呢難道是要欺天麼而且我若死在家臣手上倒不
如死在兩三箇弟子手上好些况且我縱不得用大夫禮
葬難道我死在道路路上沒人掩埋不成
何必定要假裝家臣行這詐僞底事呢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
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解子貢見孔子有道不仕意欲勸孔子出山因問道譬如
有一塊美玉在此到底是包裏在櫃中收藏底是呢還是
是去求那好價錢出賣底是呢孔子答道賣底是賣底是
但我固然要賣也要等人肯出價來買人若不肯出價

我也只好再等。倘不能耐心等待，卻要先去求人，這便大不是了。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解 東方夷狄有九種。孔子因在中國不能行道，想要移居夷國。或人說：那夷國地方不知禮法，甚是麤陋，如何住得？孔子說：夷國地方，因從前沒有君子居住，無人教化，所以麤陋。若有君子肯去居住，那夷國人民受了君子教化，自然都會改變，何愁他地方麤陋呢？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是整頓，雅是

周頌，

解 孔子說：古人作樂，都要歌詩，名為樂章。到後來年代久遠，樂章殘缺不全，詩歌亂了次序。自我從衛國回到魯國，將那詩歌次序用心考訂一番，然後樂章纔整頓起來。或當用雅，或當用頌，都有一定底部分，各得其所，不相紊亂。我一向在外，不能行道，到晚年回鄉，卻作了正樂一事，也不枉然了。

論語話解 卷之五

五 廣仁堂 陸百津拾捌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解 孔子說出外作官，須要奉事公卿大臣，極其恭敬。回入家門，須要奉事父母兄長，極其孝悌。或遇有喪葬底事，須要用心謹慎，就是家道貧薄，也不敢不勉盡心力。或遇有宴樂底事，須要有箇節制，就是酒肴豐盛，也不可過飲。受困這幾件，都是人生常事，卻非深明禮教底人，不能作得妥當。我自己揣想，到底能有那一件呢？切莫看得太輕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川是河，逝是

解 孔子與門人在河上游玩，見河水流通，可以悟道。因指

示門人道：天地間氣化流行，就像這水流行一般。前面纔往後面又來，往來相接，無晝無夜，沒有一刻停息。這是天地道體無窮，自然如此。但這道體微隱，難以形容。惟有這河水流通，彷彿可見。人心與天地相似，也有這箇道體，只因私欲夾雜，便有間斷，須要時時省察，洗盡私欲，莫

使他毫髮開斷那天理自然流行也與天地底氣化一發不息了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解孔子說色是人人同好底德也是人人同好底好色是人欲好德是天理如今好色底人一心專注在色上纏綿展轉夢寐不忘若將此心移在德上用何德不成無如世上好德底少就有知道好德底也不過徒慕虛名並非十分篤好我從未見有好德底心像那好色底心一般真切底輕天理重人欲世風如此豈不可歎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是土籠覆是倒

解孔子說學問是無窮底須要自強不息不可始勤終怠譬如積土成山積得甚高所差僅一籠底土倘若從此止息使前功盡棄山終未成這由自己懶惰止息不是別人能攔阻得底或有初學底人學問極淺譬如平地上纔倒了一籠土離山甚遠只要肯加功前進日積月累終可成山這由自己勇往前進不是別人能幫助得底可見學

論語話解卷之五

六 廣仁堂 陸百陸拾捌

問是由己不由人切莫因循自誤了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是告

解孔子說我平日教弟子無不盡言相告但弟子們聽我有懈怠時候惟有顏回我告他底言語句句都能領悟事都能奉行自始至終沒有一毫怠惰這由他天資極高又最肯用功纔能如此我所教弟子雖多要像這樣好學底只有顏回一人了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解孔子一日思想顏淵因說道可惜了這人別人用功有發憤底時候也有歇息底時候惟有他用功自始至終不閒斷像走路一般越走越遠還往前走像登山一般越登越高還向上登我從來只見他有進步時候沒見他有止息時候他若不是短命怕不

作到聖人地步真是可惜了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苗是發苗秀是開花實是

類結

解孔子說學問是要循序漸進不能一時便成若非始終不怠往往沒有成就譬如種五穀一般起初發苗到後來不能開花底也有及至開花到後來不能結顆底也有既不能結顆以前發苗開花都是枉然可見學問總要徹底作成倘或始勤終怠必至前功盡棄豈不可惜呢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解孔子說世人都輕視後生說他年幼無知其實後生底人最是可怕底他底年輕力壯精神甚足日子又長若肯發憤用功將來學問長進安知不同我如今一樣呢若不肯發憤用功只管嬉遊懶惰蹉跎過日到了四十五十年紀還仍然沒有聞道這是不能長進底人也就不必怕他了可見作後生底時節是人生最難得底切勿虛度光陰把這一生耽誤了

論語語解

卷之五

七

廣仁堂
陸白參拾捌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是正經語是說巽

是善婉繹是尋思貴是奸末如之何是沒奈何

解孔子說人有過失須要規勸大凡勸人有兩樣方法一樣是嚴辭正色說些正經話責備他他如何能不聽從呢但只能使他聽從也要他自己肯去改變纔好一樣是和顏悅色說些委婉話開導他他如何能不喜悅呢但只能使他喜悅也要他自己會去尋思纔好倘若喜悅了卻不會尋思雖然中心見好那規勸底深意究竟不曾懂得聽從了卻不肯改變雖然當面認錯那過失底病根究竟不曾拔去這種人勸他總是無益我也沒奈何了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匹夫是微賤一箇人

解孔子說天下惟有志不可奪其餘外物都是可奪底譬如三軍擁護著元帥那是何等威風似乎不可奪了其

實元帥威風是倚仗三軍底勇力總是靠人。有時人心渙散。那元帥仍然被人奪去。惟有立志一事是靠己。不靠人。就是微賤底匹夫。他若立定了志向。任憑別人多大勢力。終不能奪得動他。可見立志是爲人最要緊底。那些風吹草動。便被人搖奪去。喪了平生氣節。總是無志底人了。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敝是壞。緼是絮。忤是戾。忘刻求是貪。臧是善。

解孔子說。世人都嫌貧重富。看那富貴人。鮮衣肥馬。箇箇羨慕。遇那貧窮人。衣衫藍縷。不但人鄙笑他。他自己也覺得慚愧。惟有賢士與俗人不同。他立志高遠。專心求道。貧富二字。從不放在心裏。一毫動他不得。就是穿一件壞舊絮袍。同那穿狐貉皮裘底富貴人。站在一處。他也不覺得羞恥。這種人。真不易得。只有仲由他能如此。詩經上有兩句說得好。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是說貧窮底人。見別人富貴。強梁底必起忌刻心。柔弱底必起貪求心。人若能去盡忌刻貪求底心。諸事順理所爲。豈有不善。這兩句可以稱贊仲由了。

論語語解 卷之五

八 廣仁堂 朱白念拾肆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解子路見孔子贊他。心中甚喜。將詩經這兩句。時常誦讀。要終身不忘底意思。孔子怕他自己滿足。不求進益。因又說道。學道底人。已知還要求知。己能還要求能。纔能盡道中分量。不是但靠那已知。己能底。便可終身受用。卽如這不忤不求四字。何嘗不算得好處。但天下事理無窮。還有許多見不到作不到底。若只守定這一樁道理。又如何能發盡善呢。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彫是落。

解孔子說。小人柔靡。譬如花卉一般。君子剛正。譬如松柏。一般。當國家太平時候。人都喜小人有才。覺得君子沒趣。就像春風和暖底光景。百花齊放。松柏反淡然無色。及至國家危亂時候。那些小人貪生怕死。辱身失節。一箇也靠不住。惟有君子守正不阿。始終如一。纔曉得天地閒綱常名教。惟有君子擔當得起。與俗人大不相同。就像歲暮寒冬底光景。草木俱已彫落。惟松柏長青不改。纔曉得松柏枝葉是最後彫落底。不與那些花卉相同了。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解 孔子說學問先要明理，理有一分未明，心中便有一分蒙蔽；遇著難處，底事揣度不定，未免疑惑，算不得知者。若是知者，他事理見得分明，是非不迷，邪正不亂，沒有一毫蒙蔽，是斷然不惑。底明理還要公私，私有一毫未去，心中便有一分挂累；遇著拂意底事，消受不過，未免憂苦，算不得仁者。若是仁者，他私欲去得淨盡，富貴不貪，貧賤不厭，沒有一毫挂累，是斷然不憂。底明理去私又要養氣，氣有一分未足，心中便有一分虛怯；遇著驚險底事，把持不住，未免畏懼，算不得勇者。若是勇者，他正氣養得充盛，道義爲重，生死爲輕，沒有一毫虛怯，是斷然不懼。底不惑、方能不憂、不憂、又能不懼，備了知。

仁勇三德學問纔得大成了。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立，未可與權。

適是往，權是稱錘。

解 孔子說學問由淺入深，有許多層級。當初學時候，只要有志向善，肯讀書學好，便可以與他同學了。但是方纔

論語話解

卷之五

九

朱百五拾陸 廣仁堂

用功尚未求得門徑，若就要與他往這道上行，也還不能及。至學得許久，得了門徑，可以往這道上行，但只是勉強行去，還沒有十分把握。若就要與他站定腳根，不爲外間事物搖奪，也怕不能握。再加上工夫，到了站定腳根，外間事物都不能搖奪，這學問也就很好了。但道理是箇活底，有常有變，須要用權。這箇權譬如稱錘，一般隨他物件輕重各有所用。若只守定常行底道理，到要用權底時候，想與他商量，輕重隨時變通，他也未必能了。這權字最難，不是輕易說得底，除非學到聖人地步，纔可以說得用權了。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唐棣是花名。一名郁李。偏應作翩。反與翻同。翩翻是搖動。

解 古詩上有四句：上兩句道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是說唐棣花開了，風吹著，翩翩搖動，甚是可愛。下兩句道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是因見花可愛，念及相愛底人，說我何曾不想你。你呢？無奈你底家室相離太遠，不能見面。徒然思想，也是無益。孔子讀此詩，見他說思想無益，怕人廢思，不用因說道：人心最靈，在乎能思。世間萬事，非思不通。此詩

既說爾思又說室遠可見他並未曾真心思想。如果真心思想必然念念不忘任憑多少遠也攔阻他不得就是身不能到精神也能感通何怕他遠呢爲學底人思量道理須要用心真切自然無遠不到切莫畏難自阻了。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恂恂是老實樣子便便是詳細

解 孔子在鄉居家時候常與宗族親戚往來那族戚中多有父兄長輩孔子見著這些長輩謙卑退讓是箇老實人樣子凡事都聽長輩分付從不自發議論好像不會說話底一般及至出仕時候在宗廟遇有祭祀須要講求禮節在朝廷遇有政事須要商量可否孔子知無不言必說得詳細分明不肯含糊遷就但存心恭敬措詞仍自謹慎不是信口直說底這一段是記孔子居鄉出仕言語不同如此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

論語話解
卷之五

十

如也。與與如也。侃苦旦反。閭魚巾反。跂子六反。蹠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侃侃是剛直。闇闇是和氣。踖踖是不安。與與是安詳。

解列國大夫分爲三等大國卿三人爲上大夫大夫五人爲下大夫孔子仕魯爲司寇是箇下大夫當黎明進朝時候君尚未出見著同班下大夫因他分位較尊言詞須要委婉孔子與他說話閒閒和氣卻仍自守定正理到了日出時候君出在朝孔子加倍恭敬似乎蹴踏不安底光景卻又不得不持太過仍然舉止安詳這一段是說孔子在朝事上接下不同如此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擯必刃反。躩驅反。若反。襜赤占反。

○擯是擯相。勃是變色。躡是盤旋。襜是整齊。翼是鳥翼。復命是回話。賓是客。

解古時鄰國相聘主國有贊禮傳話底人先出接客名曰作攢攢底人數照命數減半魯是侯爵七命應用四人

有一日魯君召孔子爲擯孔子聞命顏色勃變行走盤旋恭敬得很及客將到孔子同眾擯站立大門外接客主君有話上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未擯客有話未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孔子是承擯立在中間當傳話時與上擯未擯相揖手勢左右無定衣服前後仍整齊不動客既入門升堂要授玉與主君上君須拜謝受玉那時孔子以承擯代上擯贊禮從庭中走上至階階前須要快步幾步當那快走時候兩手端拱兩臂張開就像鳥底然翅舒展一般及至禮畢君送客出門客已退去孔子必先到君前回話道客去遠不回顧了這一段是記孔子爲擯禮容周到

此如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

息者出降一等退顏色

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

蹶蹶如也

闕於逼反齊音咨○公門是國君大門鞠躬是彎身闕是門限履是躡位是君位攝是手提齊是衣

論語話解

卷之五

十一

廣仁堂

襟屏氣是收斂中氣息是鼻息降是下等是級這是放

怡怡是和悅沒是盡趨是快走趨字下多一字應刪

解古時諸侯宮室前面有三重門第一重叫作庫門第二

重叫作雉門第三重叫作路門又有三朝庫門外叫作

外朝國有大事君出外朝詢問國人平時不常設位雉門

內叫作治朝是每日視朝所在有位無堂路門內叫作內

朝堂高七尺有階七級孔子上朝先進庫門再進雉門那

公門雖然高大孔子必彎身走入像是門矮不容直身一

般而且站立不敢當中行走不敢躡著門檻都是敬君底

意思雉門內便是治朝君視朝畢退入內朝羣臣如有事

陳奏底同入內朝見君必從治朝君位旁邊走過孔子過

君位顏色勃變腳步盤旋言語低小似乎欲說不能說底

一般進了路門在內朝堂下站立等待君命宣召兩手提

起衣襟從西邊台階升堂那衣襟離地一尺恐怕躡著跌

倒失儀孔子升堂必要彎身致敬收斂中氣似乎沒有鼻

息一般及至奏事已畢退出下台階一級於開顏色仍然

和悅下盡七層台階快走幾步回到堂下木位心中還

有些蹶蹶不安這一段是記孔子在朝敬君禮容如此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蹐蹐如

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勝平聲縮色六反。圭是玉尖頭長方形。上是高下。

是低授是遞。蹠蹠是促狹。循是依傍。享是獻覲是見。愉愉是和悅。

解諸侯遣大夫聘問鄰國必用玉圭通信。孔子到鄰國行聘時捧著魯君底玉圭彎身致敬好像捧著重物力不能勝一般。那捧玉底手勢高不過像作揖樣子低不過像遞物樣子上下得中。面上勃然有戰懼底顏色腳步窄狹足不離地像有依傍底物件在地面旋轉一般這都由於恭敬之極所以有此模樣。到次日行享獻禮將魯君送鄰國禮物擺列庭中那禮物雖多先不及聘圭貴重此時神氣發揚便有容色可觀又過一二日自己另備些須禮物拜見鄰君此是私事與爲君聘享那容色又更加和悅了。這一段是記孔子出聘鄰國禮容如此。

君子不以紺緇飾紺古暗反。緇側由反。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袵絺綌

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

必有褻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

論語話解 卷之五

十二

廣仁堂 卷五拾玖

去上聲。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

朝內除必有褻衣一節移在齊必有明衣布一節下。○君子

是指孔子說紺是天青色。緇是燕青色。飾是鑲邊。褻是私居。裘是單。綈是細葛。給是麕裘。裘是外重。緇是元青淺色。素是白色。羔是黑色。小羊皮麕是鹿子白色。褻是袖帷是帳幔裳是下衣。殺是斜縫。吉月是每月初一日。

解孔子平日衣服不用天青燕青顏色鑲邊因這二色青中帶赤不是正色至於紅是赤白二色合成紫是赤黑

二色合成也不是正色而且近於婦女服色就是平日私居常服也不宜用當夏令暑熱時候單穿葛衣嫌他露體

不敬孔子無論所穿細葛粗葛總要裏面加一件把葛衣在外重托出便不露體冬令穿皮裘外面加一件罩衣把

衣襟打開叫作裼衣衣裏要與裘同色如朝服用羔裘羔是黑色須用緇衣聘享用麕裘麕是白色須用素衣裼祭用

狐裘狐是黃色須用黃衣這都是配定底至平常私居穿底皮裘較禮服稍長些取他溫暖右邊袖子略短便於作

事那狐貉皮毛深厚用作私居衣服最好古時君子玉不

去身取他顏色溫潤可以比德聲音鏗鏘可以比樂除了

喪服不佩玉其餘沒有不佩玉底還有小刀火石等項雜物也都佩帶古時衣有兩截在上爲衣在下爲裳若是朝祭禮服裳用正幅如帳幔一樣腰間摺疊束帶沒有斜縫若是常服所用底裳便上窄下闊必有斜縫既與禮服辨別又可稱省衣料古時喪服用素色吉服用元黑色那黑色羔裘同元色冕冠是朝祭所用不可用他帛喪每月朔要朝服上朝不忘敬君底禮節這一段是記孔子衣服禮制如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內添必有寢衣一節

解孔子將要祭祀必先齊戒齊戒時必要沐浴浴完另換新服叫作明衣這明衣是用布作成單爲齊戒時用取其潔淨樸素及至夜間睡臥穿不得明衣又必被一件寢衣那寢衣比身體多長一半取其遮蓋腳底與被相同凡齊戒必要改變飲食斷絕暈酒就是平日常住底所在位位必要挪移不敢與平日相同這一段是記孔子齊戒敬慎如此

論語語解 卷之五

十三

廣仁堂 朱百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食饘而餲。魚餕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羹反。餲爲邁反。飪而甚反。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

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

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

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食是飯。精是細。膾是肉片。魚片。饘是熬溼餲是味。饘餕是爛敗。

是腐臭。臭是氣。飪是烹調。亂是大醉。脯是乾肉。宿是隔夜。疏是麤羹。是湯。瓜字應作必字。

解飲食所以養生。孔子也不肯苟且。飯米須要多春。不厭春得極精。魚膾肉膾須要多切。不厭切得極細。若是飯

煮得太熱太溼。或是隔夜變味。魚或是爛了。肉或是腐了。這都不可食。大凡食物顏色不好。底不食。烹調不得法。半生半熟。底不食。五穀果品不到成熟時。令底不食。割肉歪邪不成塊式。孔子嫌他不正。也不食。食肉須用醬醋相配。

若沒得醬醋配和也不食。凡食總以五穀爲主，肉就很多，只可用些下飯，不使肉氣勝過飯氣。酒隨量飲，沒有限定多少，但不至飲得太醉。街上零沽底酒，零買底乾肉，究不及家中自作底潔淨，也不食。凡食物總要加薑薑性辛香，能通清氣去濁氣，撤去不得。食物須有限制，不食多過飽，傷了脾胃。孔子在魯君廟內助祭，得了胙肉，當日就分送人，不敢留過夜。若是自己家中祭肉，也不敢過三日。過三日怕肉味改變，人不能食，必至拋棄，未免褻瀆神明。口既食物又要與人說話，又必有礙肺氣。孔子當食便食，從不和人問答。身已就寢，又想有事要說，必是心事不靜。孔子當寢便寢，從不再言。說古人飲食必取少許，另置盤中，祭始作飲食。底人這是不忘本底意思。孔了每食必祭，就是麤飯菜湯也，必要祭。祭時也必恭敬，像齊戒一樣，這是聖人底誠意。這一段是記孔子平日飲食禮法如此。

席不正不坐。

解 古時沒有椅凳，坐必用席鋪地。鋪席不正，孔子不坐，必
要挪正方坐。聖人存心至正，就是坐席小事也不肯苟
且如
此。

論語話解

卷之五

十四

廣仁堂
朱百貳拾捌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祚階。反○杖

者是老人。儺是驅逐疫鬼。祚階是東階。

解 孔子居鄉時與鄉人聚會飲酒，內中有執杖老人是應
當加敬底。飲酒既畢，老人未出，孔子不敢先出。老人出
去，孔子隨即跟出，也不敢停畱。這是敬老底意思。季冬十
二月，鄉人驅逐疫鬼，名爲大儺，用四人扮爲神將，黃金塗
面，畫成四眼，手持大刀，攔牌挨家逐鬼。這事近於戲耍，孔
子也要穿著朝服立在東邊祚階，一則不敢怠慢神明，二
則怕驚動家中祖先。這一段是記
孔子居鄉無一事不是誠敬如此。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

敢嘗。問是問候，他邦是別國。

饋是送，未達是不懂。

解 孔子有知好底人住在別國，託人寄信去問候他，那寄
信人動身時，孔子必要再拜相送，就像親見知好底人
一般。有一日季康子遣人送藥於孔子，孔子拜謝受了藥。
物告來人道：大夫賜藥，極感厚意，因某未曾懂得藥性，所

以不敢就嘗這一段是說孔子與人相交誠意如此。

殷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殷是馬號。焚是燒。

解 孔子爲大夫時家中養馬數匹。一日上朝後馬號忽然失火。可曾傷人沒有？卻不問馬如何？因聖人愛人切。卒遇火災。一心只怕傷人。無暇想到馬匹。所以不問。這是記聖人貴人賤畜心事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徒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食是食物。腥是生肉。薦是上供。生是活物。畜是養侍是陪紳是大帶。

是等駕。是套車。

解 魯君賜孔子食物。孔子必要鋪正坐席。像對君一般。自己先嘗一遍。然後分人。因這食物怕是君喫剩底。所以論語語注卷之五

十五

陸百壽拾壹 廣仁堂

不敢上供。若是賜底生肉。必要煮熟了。先上供。祖考然後自食。覺得君賜貴重。不必尋常殺饌。或是君賜活物。如鷄鴨猪羊等類。必要仰體君上仁心。畱在家中養活。無故不敢宰殺。有時在朝上陪君飲食。心取各味。祭始作飲食。底人孔子是人臣。不敢與君並祭。因先喫飯。幾口替君嘗食。有時臥病在家。君來看病。孔子臥時。頭必向東。因病不能起。將朝服罩在身子上面。又拖著大帶。就當作穿朝服見君底樣子。有時孔子在家遇著君命來召。生怕遲延。不等套車。當時就行。隨後車纔趕到。這一段是記孔子事君禮節如此。

入大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殯是收斂設位。

解 孔子待朋友情意最重。有外鄉朋友病死。離家甚遠。沒至親在此。只好我替他作主。就在我處殯斂罷。孔子交朋友重義不重財。朋友饋送東西。惟有祭肉。孔子必要拜受。

是敬他祖考底意思其餘就是車馬那樣貴重但不是祭肉也不須拜受了這一段是記孔子交友情義如此

寢不尸居不容見齋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只是死尸容是禮貌狎是熟習褻是私見式是車前橫木扶手所用負是背負版是戶口冊籍退是驟烈是猛

解孔子平日坐立必要正直到夜間睡臥倒不要挺身直臥像那死人一般出外應酬必有禮貌到在家閒居不必用許多禮貌反覺得客氣若見齊衰孝服底人雖是熟習也必要變色見那戴冕旒穿衣裳底人或是瞽日人雖是在家私見也必要加以禮貌在路上乘車遇著穿孝服底人必要手扶著車前橫木彎身而過這是哀他有喪底意思或遇著背負戶口冊籍底也如此因冊上所載都是本國底生民數目所以要致敬也如到人家作客有豐盛底酒菜必要變色起立謝主人底厚意有時遇著天變時候雷聲驟起風勢狂猛似乎天怒一般孔子容貌必要改變就是夜間睡後也必要起來衣冠正坐這是敬天底意思這一段是記孔子容貌隨時變動不同如此

論語話解 卷之五

十六

廣仁堂
朱白伍拾陸

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升是上綬是車繩內顧是

回視疾言是大聲說話

解孔子爲人恭敬無時不正當上車時也必要正身站立正立不回頭往裏觀看不驟然大聲說話不親手指物與人看因這三樣都是失儀且容易使路人疑惑所以不肯這一段是記孔子上車容貌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

而作

舉是上飛集是下住翔是盤旋梁是橋共是向嗅是叫作是起

解孔子與子路游山山上有座石橋橋上有鳥望見人底顏色便往上飛盤旋許久方纔飛下止住孔子看見這

鳥是箇雌雉因說道人之行止動靜都要隨時斟酌纔能合道你看這山橋雌雉時飛時止頗得隨時底道理子路聞孔子贊雌雉向他細看那鳥怕子路要拏他叫了三聲便飛起去了這一段文意不全大意是記孔子隨時隨地

問此
問如

論語話解卷之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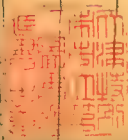
論語話解

卷之五

十七

廣仁堂
貳拾柒

07245



論語話解卷之六

閩縣陳 濬心泉述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先進是前輩君子是有學問底人。後進是後輩君子是有學問底人。

解孔子說前輩講究禮樂文采中帶些樸實意思。如今人嫌他不華麗說他是鄉裏野人後輩也講禮樂但在外面添出許多文采全沒有樸實底底子。如今人愛他華麗說他是有學問底君子。這是因後代風俗逐漸奢華所以世俗議論如此。如果要用禮樂究竟是前輩底得中。我還是從前輩底好。那世俗議論如何信得他呢。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

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從是隨從及門。

論語話解

卷之六

一

廣仁堂
伍百玖拾貳

是在門下。

解孔子從前要往楚國走到陳蔡地方被二國發兵圍住絕糧七日那時隨從弟子頗多回到魯國這些弟子俱已散去。孔子想起前事因說道從前隨從我在陳蔡地方同受患難底人此時都不在我門下。人生聚散無定真可感歎。門人因孔子這話記得那時隨從孔子底共有十位有長於德行底是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有長於言語底是宰我子貢二人。有長於政事底是冉有季路二人。有長於文學底是子游子夏二人。可見孔子門下人才極盛真是古今未有底了。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解孔子說我平日教誨弟子弟子聽我底話心中覺有可疑必要再問我與他辨論因此觸發我底心思倒也得他們幫助不少。惟有顏回這人他不是幫助我底我與他說話沒有一句他心裏不覺喜悅並無一毫可疑從不見他再問我從何處能得他幫助呢。這樣弟子真是少有了。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聞是不同。昆是兄。

解孔子說外閒人都說閔子騫是箇孝子。這由他平日在家力行孝道。感動他父母兄弟都稱贊他孝順。外人聽他兄弟所說。留心看他行事。果然真是孝順。因此大家稱他是孝子。一傳十。十傳百。沒有一箇人不同。他父母兄弟稱贊底話一樣。若不是十分純孝。如何能使許多人信服。真是難得了。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復是念誦。

解詩經大雅有四句。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這是說白玉有了污玷。還可以磨得去。人若說錯了話。收不回。來這箇污玷。再沒法兒整治了。南容平日將這四句再三念誦。惟恐自己有一句話說錯。孔子因他作人謹慎。所以把哥哥女兒配他。可見爲學必須謹言。是最要緊底。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論語語解 卷之六

二

廣仁堂
陸百參拾肆

解季康子問孔子許多弟子是那一個好學。孔子答應道。有箇顏回他能好學。不幸短命業已死去。如今沒有好人了。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是孔子兒子字。伯魚。椁是外棺。

解顏淵家貧。死時有棺無椁。他父親顏路求孔子賣車作椁。孔子說道。人無論有才無才。但從各人父親說來。也都是一樣兒子。鯉雖然不如回。但既是我兒子。我豈不愛他。他死時也有棺無椁。我不肯賣車作他底椁。因爲賣了車。出門便須徒步。我曾出仕。隨從大夫。班後。若是徒步。便違了國家體制。如何使得呢。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是痛聲。喪是亡。

解孔子聽聞顏淵病死。心裏傷痛。不過歎氣道。噫。這是天亡我了。這是天亡我了。顏淵是孔子最得意底弟子。一

心望他傳道不想他竟短命先死孔子悲痛至極想著大道無傳就像天亡自己一般所以如此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

而誰爲慟是哀過夫

人是這人

顏淵死後孔子往弔哭得極其哀痛隨從底弟子說道夫子今日哀痛太過了孔子答道我自己不覺得果真哀痛太過了嗎我想顏淵這樣賢才非他人可比如今忽然沒了怎禁得不十分傷感你們說我哀痛太過我若不爲這人哀痛還爲誰哀痛呢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

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顏淵死後門人因孔子甚愛顏淵大家幫助資財要替他厚葬來告知孔子孔子說道這使不得喪禮須要與家中光景相稱家貧厚葬便不合禮不可如此門人因是大家美意不遵孔子底教遂與顏路商議竟然厚葬了孔

論語話解

卷之六

三

廣仁堂

陸百八拾捌

子後知此事因說道回平日看待我同父親一樣我如今不能看待他同兒子一樣竟由人把非禮底事加他身上豈不抱歉呢這不是我要如此這幾箇弟子們幹底事叫我也沒奈了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故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季路問道鬼神無形無聲如何能奉事呢孔子答道你且莫說事鬼神先要說事人這人倫中事君事父事長無一處不當盡誠盡敬那鬼神與人雖然幽明分隔其實只是一理若能盡事人底道理事鬼神也就不難了若不能盡事人底道理又如何能事鬼神呢季路又問人有生必有死究竟死後是如何孔子答道你要曉得死是如何先要曉得生是如何人生在世自少至老有許多當作底事有許多當盡底心無一樣不由天性這箇性是與我底就是那四支百骸聰明智慮也無一樣不是天與我底這一生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究竟是要如何纔不虛度一生纔不辜負上天生我底意思若能知得這箇道理生如此死也如此若生時底道理尚且不知又如何能知到死

後呢

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側是旁邊。聞聞是和悅樣子。行行是剛強樣子。侃侃是爽直樣子。

解 孔子一日與弟子坐談。問子騫。子路。冉有。子貢。四人陪侍在旁。問子是厚德底人。氣象從容。是箇和悅樣子。子路是好勇底人。氣象軒昂。是箇剛強樣子。冉有子貢是多才底人。氣象開展。是箇爽直樣子。孔子看他四人氣象都是天下英才。將來大有成就。心中更覺喜樂。微嫌子路太剛。怕他取禍。因說道。你們諸人氣象皆好。惟有由底氣象太覺剛猛些。過剛必折。恐怕將來不得善終。須要漸漸變化到中和地步纔好。後來子路出仕衛國。果然死難。可見人身氣象是最要緊底。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

不言。言必有中。長府是庫名。貫是事。中是合理。

論語話解 卷之六

四

廣仁堂

解 魯國財庫名叫長府。魯人嫌舊庫狹小。要從新改造。寬省一事。長府本有舊庫相沿已久。如今仍然照舊。凡事體不省一事。大家商量看是如何。何必改作。又多一番勞費。呢。孔子見閔子說語又正派又委婉。因贊他道。這人平日不肯輕易說話。偶然說幾句話。必然合理。他本是有德底人。說底話再沒有人說底話了。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瑟比琴大有二十五絃。

解 子路氣質剛猛。平時彈瑟也帶殺伐聲。音孔子說他道。像由這樣彈瑟。纔屬不利。何以在我底門下。竟有這般聲調。門人見孔子常說子路短處。想是子路學問平常。因此不甚敬重他。孔子因又說道。凡人學問有三層境界。起

初下手尋得箇路徑。定了一生趨向。可比纔進門底樣子。到後來學問長進。見識廣大。心術光明。可比上了廳堂底

樣子。及至學到純熟。那些精微深奧底道理。無不透徹。可比進了房屋底樣子。如今由底學問。已造到正大光明地

步只是精與道理尚未十分透徹可比已升廳堂不過未入房室也就很不容易了你們如何可以輕慢得他呢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解子貢問顏孫師與卜商這兩人才那箇好些孔子道這兩人才都有毛病師是聰明人才氣開展但一心好爲高遠不肯踏實是箇太過底毛病商是篤實人謹守禮法但規模太覺窄狹不能開擴是箇不及底毛病子貢道這等說來似乎師比商稍勝些孔子道道理總要得中纔好那太過底人自覺得比不及底人強些其實他所知所行一切不合中道與那不及底人同是一般毛病又何曾能較稍勝呢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解魯國先君周公他本是成王叔父又兼位居冢宰家景自應富裕季氏只是魯國大夫他家景富裕還過於周

論語話解 卷之六

五

廣仁堂 柴百參拾宋

公這都由他家數代專權不知作了多少虐民欺君底事以致如此如今再求作季氏家臣又替他極力催集民間糧稅去添助他底富孔子責備冉求道季氏家富本已過分求還要剝削民財去添助他這種舉動直不像是我底學生了我門下許多小子大家擊起鼓來明白說出他底罪過去攻責他有何不可呢冉求本是有才底人只因作了季氏家臣要想見長替他聚積財利不顧傷損百姓所以孔子惡他如此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解孔子學生有箇高柴他是孝子爲人極其仁厚但心地不甚靈動是箇愚拙底樣子又有箇曾參他也是孝子爲人極其篤實但天資不甚聰敏是箇魯鈍底樣子又有箇孫師他是多才底人儀容極其華美但性情略近於虛浮又有仲由他是好勇底人行事極其果斷但舉止略帶些麤俗這四人都都是美材生來氣質也不免有偏只因得孔子爲師受了聖人教訓後來都成大賢可見學問能變化氣質了曾子最鈍後來傳道底竟是他一人又可見學問總要切實底好了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庶是近命。

是天命。貨是財殖。是生億是揣度。

解孔子說。同平日學道。他與道似乎近了。他家景極貧。屢次遇著食用俱空。若不是他求道有得。焉能毫不動心。呢。至於賜。他不能聽受天命。耐守貧窮。定要那財貨生殖一番。這是他不及回處。但他極是聰明。人若使他揣度事理。卻往往十中八九。所以我們下若論天資。除了回也就算賜了。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解子張問善人爲人道理。是如何。孔子說道。那善人天生美質。他自然能知向善。不必要學前賢底模樣。可比那行路底人。不必踐踏前人腳迹。自然識得路徑一般。但善人天資雖美。不曾下過功夫。於聖賢精奧道理。也不能十分透徹。就像那行路人。雖然識得路徑。只在屋外行走。不曾入到屋裏來。底一般。這就是善人底爲人子。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是談論。與是取色。是外貌莊是端正。

論語話解 卷之六

六

廣仁堂 朱百壹拾

解孔子說。凡要取人。須細看那人心術品行。如何纔能取得不錯。若但聽他談論。覺得篤實。因此便就取他。究竟所憑。不過幾句話兒。不曉得這人果真是箇君子。或是外貌裝作底人。都未可定。如何便相信得呢。

子路問閭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閭斯行之。冉有問閭斯行諸。子曰。閭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閭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閭斯行諸。子曰。閭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解子路問道。聽人說件好事。就要去行麼。孔子道。父兄在。上子弟不得自專。凡事須要請示。如何聽見人說。便要

去行呢。冉有也問道。聽人說件好事。就要去行麼。孔子道。凡是好。事都應當作。既聽見說了。便要上緊去行。纔是公西華因問道。先前由問。聽見好話。就要去行。夫子說。有父兄在。須要請示。後來求也這樣問。夫子又說。既聽見了。便要去行。前後所說不同。赤心裏疑惑。請問是什麼緣故。呢。孔子答道。那求。是箇退讓底人。我怕他有推諉底毛病。所

以說既聽見了。便要去行。是催逼他向前進底意思。出爲人好勝。一人常想作兩入底事。我怕他有冒失底毛病。所以說有父兄在。須要請示。是攔阻他向後退底意思。這是因人施教。所以不同。其實該請示底。求自然會請示。該就行底。由自然會就行。究竟同是一箇道理。你不可不疑惑了。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孔子在匡地被圍受驚。及至解圍脫難。大家出了匡地。單不見顏淵。孔子十分慌記。等了許久。顏淵隨後趕到。孔子因說道。我正在替你耽心。怕你因爲我與匡人爭鬪死了。顏淵答道。夫子在世。同何敢輕易就死。請放心罷。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

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

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然

是季氏子弟異是與。取不同。止是罷。具是備數。

論語話解 卷之六

七

廣仁堂 朱百堂拾米

○季氏家中子弟有箇子然。見他家有仲由冉求爲臣。都曾受教。孔子是箇著名賢人。心裏十分得意。因問孔子道。像這仲由冉求二人。可以算得大臣麼。孔子答道。我且道你問大臣。必然問那與眾不同底人。那曉得就是問由求。這兩入呢。所叫作大臣底人。必要守定平生所學底正道去奉事君上。君上如用我。我定要使君依我這正道行。若君上有私意。不肯行我這道。我就罷官不作。斷不肯從君上私意。失了這正道。有這樣力量。纔可以當得大臣。如今由與求雖然有些才具。未必能守定正道。不肯一毫遷就。如何當得大臣。只可算得箇備數底臣子罷了。子然又問道。那由求二人。雖算不得大臣。卻也頗有志氣。深知君臣大義。如在上底人尋常過失。或者不能救正。若是弑父弑君。這大逆不道底事。想要強他順從他。也是常死不從底。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土神。稷

是穀神。佞是利己。

原人甚好。想保舉他作費宰。來與孔子商量。孔子道。高柴天資極美。是人家底好兒子。但他年紀甚輕。正是要用功學問底時候。如今你就要使他出仕。耽誤他下學功夫。豈不是反害了人家底兒子嗎。子路道。若論爲學。不拘何處。都可爲學。卽如出仕以後。有地方。民人。可以撫治。有社稷。神明。可以奉祀。如果用心歷練。這也何嘗不是學問。何必定要閉戶讀書。纔算得爲學呢。孔子道。天下只有學成後。可以出仕。那有不先仕後學底道理。你說這些話。何嘗是你底本心。不過是不肯認錯。要強詞分辯。我所以平日最惡那利口底人。因他不肯認錯。無理要說。成有理。不想你如今也有這般毛病哩。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皙名點。曾參底父親。也是孔子學生。

論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人陪孔子坐談。孔子說道。因爲我這一日年紀比你們長些。你們大家都恭恭敬敬。

其實有話儘管就說。不要因爲我年長。你們就不敢說了。你平日閒住時。都說世上人沒有知道用我底。倘或有人知道用你。你究竟有何本領可用呢。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率爾是慌忙樣。子攝是管束師。是二千五百人。旅是五百人。因是重饑。是穀不熟。僅是菜不熟。方是向哂是微笑。俟是等。端是元端禮服。章甫是禮冠相是贊禮。

解 子路見孔子相問。也不推讓別人。就慌忙答應道。有出兵車千乘底大國。夾在大國中。間左右都被人管束。那

大國又與我不和時刻把師旅相加又重上連年饑荒國勢弄到極弱若用由去作先整頓他器械再操練他技勇又教訓他紀律等到三年後可使這一國底人戰鬪奮勇且知道大義底方向這是由本領了孔子聽了微微一笑又問冉有道求你是如何冉有答道求底本領小只可治小地方譬如地方只六七十里或止五六十里若用去作整理農桑等到三年後可使百姓富足求所能不過如此若還要興禮作樂求不能勝任只好且等後來底君子孔子又問公西華道求你是如何公西華答道這禮樂是君子事亦不敢說能作但心裏願意去學譬如祭祀宗廟底事或是兩君相會或是眾國同來這般大典禮若用著亦時亦穿著元端禮服戴著章甫禮冠願意作箇小小贊禮底人罷了。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論語話解 卷之六

九

廣仁堂

捌百零貳

點也。希是歇。鏗爾是瑟聲。舍是放下。作是起。撰是才具。傷是妨礙。莫是晚暮。春是三月。古人二十歲行冠禮。冠者是二十以上人。浴是洗。沂是水名。舞雩是祈雨地方。詠是唱歌。喟然是長歎。與是取。

解 四人序齒。子路之後便是曾皙。孔子因曾皙方在彈瑟。先問冉有。公西華三人俱已說畢。因問曾皙。道點爾是

如何。那時曾皙彈瑟纔歇。瑟聲鏗然。尚響。曾皙把瑟放下。站起身來。答道。三子都有才具。點沒有才具。所說與三子不同。孔子道。這有何妨礙。也不過各說志向罷了。曾皙道。人生四時都可行樂。惟有晚春時候最好。春深天氣和暖。應用單袷衣服。那時都已作成。穿在身上。閒暇無事。帶著二十餘歲已冠底五六箇人。還跟著十餘歲童子六七箇人。同往郊外閒遊。走到沂水旁邊。大家洗手洗腳。頭要一番。又走到舞雩地方。那處樹木最多。坐在樹陰底下。風涼一番。等到日頭平西時候。大家唱著歌兒。歡歡喜喜。緩步歸家。這頗有些樂趣。點心中願意如此。孔子見曾皙說底灑灑落落。從容自在。隨時隨地。都成樂境。直說得天地太。和氣象。與聖賢萬物一體。胸襟都從言下現出。不覺打動自家心事。因喟然長歎道。這箇樂處真不容易得。點底志向果然是不同。我取點了。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解 四人言志已畢。三子先出。曾皙獨在後未去。問孔子道。那三子所說何如。孔子道。也不過各人說各人志向罷了。曾皙道。由說能治兵。他真有治兵本領。天子何故笑他。孔子道。他底本領原是不錯。只是治國須講禮讓。他說話麤率。沒有謙讓底意思。所以笑他。曾皙道。那求所說不是治國麼。孔子道。求是知道謙讓。所以只說小地方。其實就是治國。怎見得六七十里。五六十里。算不得一國呢。曾皙道。那赤所說。不也是治國麼。孔子道。赤說話更謙讓了。其實說宗廟說會同。不是諸侯底事。還是甚麼。赤自說願作小贊禮。其實像他本領。只作小底。又誰人能作大底呢。

論語精解

卷之六

十

廣仁堂
陸百伍拾貳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是勝己。是己身私欲。復是還歸是服。

解 顏淵問道。如何纔是仁。孔子道。仁是人心本有底天理。這是天與我底德性。從這德性發現出來。一切行事都有規矩法度。便是禮。這德性本是完全。如今要完全這箇德性。先要把它身上私欲。用力掃除。使天理勝過人欲。一切行事。仍然還入規矩法度。這叫作克己。復禮就是爲仁。工夫若果有一日。真能克己。復禮。那德性自然完全。天下底人無有不歸服他。是箇仁人了。這爲仁工夫。全由自己作主。只要立定志向。也不是什麼難事。若不由自己作主。難道還由別人不成嗎。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是條件。事是作事。

解是問道這克己復禮四字是爲仁大綱請問那條件也不過視聽言動四樣人有目必視不當視底便是非禮有耳必聽不當聽底便是非禮有口必言不當言底便是非禮有四肢百骸必動不當動底便是非禮非禮處便是私欲這視聽言動稍不留心檢點私欲便已發生到得私欲大發時就明明知是非禮自己也制伏不住所以爲仁底人須要在平日視聽言動上刻刻留心檢點覺得非禮立刻便要禁止不當視底斷不可視不當聽底斷不可聽不當言底斷不可言不當動底斷不可動如此切實用功到得純熟時候視聽言動處處都是天理流行那私欲一毫也容留不住這就是克己復禮底條件了顏淵聽夫子指教心裏十分領悟因說道蒙夫子這番教訓回雖然不聰敏也必要照這話作事斷不敢怠惰了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民是人承是奉施是加

論語話解 卷之六

十一

廣仁堂

解仲弓問如何是仁孔子道仁是本心底天理往往被私欲損害不能完全那私欲從何而生由於居心不敬放肆妄爲只知有己不知有己以致傷害了天理如今既要爲仁須先守定敬字平時兢兢業業一念不敢放縱就偶然出門看箇人也如謁見大賓客一般就偶然使人作僮事也如承奉大祭祀一般無論大事小事都是一般敬慎到有與人交涉底事件又要自己代別人設想譬如別人將這事加我我不願意我就不可將這事去加別人這方是知道能敬能恕私意沒處容留纔能保全本心底天理像這樣作人在國處置國事國中人再沒有抱怨底在家處置家事家中人也再沒有抱怨底可以算得仁了仲弓聽了心中悅服因說道雍雖然不敏請照夫子所說去作斷不敢辜負這番教訓了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訕曰其言也訕斯謂之仁矣

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訕乎

司馬牛是孔子學生名犁訕是說不出

解司馬牛爲人性躁多言有一日也來問仁孔子因就他底毛病指教他說道汝要知如何是仁先要看那仁者

仁者爲人他平日說話最不輕易常有說不出底光
便是仁者模樣了。司馬牛道只是不輕易說話常有
不出底光景這就可以算得仁麼孔子道凡事但說不
要作便難如今人不管能作不能作只是信口妄說這
由他本心放縱慣了所以如此仁者爲人操守此心一毫
不敢放縱他平日切實用功深知作去甚難口裏如何能
輕易說得呢所以常有說不出底光景並不是勉強如此
汝從這裏想去便可見仁者底存心那爲仁底路徑也就
可見了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省是察
疚是病

司馬牛有兄名叫向魍素性凶惡最好作亂牛因此就
憂怕要取禍一日問孔子道如何纔是君子孔子見他
常懷憂懼因說道君子與眾不同眾人多憂君子不憂
眾人多懼君子不懼司馬牛道只不憂不懼便可算得君
子麼孔子道汝莫看得太容易了那君子秉性正直行事
光明平生所爲都可對天地鬼神他心裏常自省察並無
一毫過不去底心病胸中何等舒坦就使外面偶遭禍患
也無損他德行分毫能如此又何憂何懼呢這箇豈是容
易作得
到底

論語語解 卷之六

十二

廣仁堂

朱百武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向魍爲惡日甚一日司馬牛苦勸不聽料他不久必要
死亡心裏憂愁不過有一日對子夏說道人家都有兄
弟我獨沒有子夏見他有兄弟說沒兄弟曉得他是心裏
發急想要替他寬解因說道商從前聽見夫子說凡人死
生都有命限定富貴都由天作主不是人力轉移得底只
好聽天由命憂愁也枉然況且有兄弟說沒兄弟不過
是爲兄弟不好雖有也同沒有一樣其實爲君子底人只
要修己不必責人自己果然居心敬慎一念不敢差失與
人往來交接又能謙恭有禮自然四海以內底人都愛我
敬我雖不是兄弟也相待同兄弟一般了君子又何愁沒

見弟呢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是灌潤是淫。譖是毀謗。愬是

訴冤。

解子張問道。人若不明。往往被人蒙蔽。如何纔算得明呢。

孔子道。那蒙蔽人底。有兩樣法術最巧。一種是要毀謗人底。他來說別人是非。若說得太驟了。我必不聽。他慢慢說去。今日說一句。明日又說一句。若有意若無意。就像用水灌物一般。外面漸漸灌。裏面漸漸溼。令人不知不覺。聽了進去。就上了他底當了。這名爲浸潤之譖。又有一種謊告人底。他來訴自己冤枉。若說得太緩了。我必不聽。他裝作十分迫切。忙忙急急。呼天喊地。就像皮膚受傷。必痛不住。底光景。令人突然一見。觸起怒來。就上了他底當了。這名爲膚受之愬。那兩樣巧法。最難識破。若能識破他底機關。使他巧法不行。這是何等見識。可以算得明了。大凡蒙蔽。只在近處。不在遠處。近處受蔽。遠處自然不見。如今浸潤。膚受。這般巧法。都不能行。再沒有別法。能蒙蔽他底。天下事。還有什麼見不到處。這箇明也。就算得遠了。

論語話解 卷之六

十三

廣仁堂

朱百念拾伍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解子貢問爲政是要如何。孔子道。爲政大綱有三件。第一件要緊。事是食。須要多積米穀。豐年收糴。凶年賑濟。使百姓不受飢餓。這是足食。第二件要緊。是兵。須要修整武備。無事操練。有事守禦。使百姓都有所保衛。這是足兵。民食

既足。又要行教化。使百姓都知禮義。人人親信於我。沒有入異心。這是民信。若說爲政這三件。少一件不得。底子貢道。這三件固然少一件不得。但國家有那艱難時候。三件不能全有。不得已。必要去一件。這三件是先去那一件呢。孔子道。這三件少一件不得。如果不得已。要去一件。只可先去兵。兵既去了。只要糧食充足。百姓齊心相信。就沒有兵。國家也還守得住。哩。子貢道。兵既去了。還有兩件。但國家又有那危急時候。連這兩件也不能兼顧。不得已。

信是去不得底。你如今偏說不得已要丟一件就依你。所說沒奈何也只得丟去。食既丟了。百姓必然餓死。但甯可大家餓死。也不可棄了這箇信字。須要曉得自古以來。誰人不死。死是人人不能免底。若是棄了這箇信字。必至忘恩負義。忍心害理。無一不爲。大家都成箇人。雖生也。不如死了。所以百姓沒有這箇信。就站立不住。信是斷斷去不得底了。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

君子也。馴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

鞞。棘子成是衛國大夫。

馴是圓馬鞞皮去毛。

鞞。鞞是有箇太夫。棘子成見當時盡講虛文。心想要矯這底人。只要有質實。就毀了。何用許多虛文。幹甚麼。子貢見子成說底不是。因說道。可憐了夫子這句話。兒是箇君子。救世底好意。只是說得太偏了些。大凡君子說話。不是輕易說得底。這話一出。了口舌。以後便收不轉來。譬如圓馬

論語話解 卷之六

十四

廣仁堂

駕車也。追他不及了。夫子說。只用質。不用文。其實有質。不能無文。文同質是一樣。有文不可無質。實同文也是一樣。如何能偏得一邊呢。若是只用質。不用文。那君子便都成了野人。一般模樣。就像那虎豹底皮。若盡丟了毛。同那羊皮去了毛底。是一般樣子。又有甚麼分別呢。這子貢是因子成說要去文。所以如此說。究竟質是本。文是末。本重末輕。還是質比文重了。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解。哀公問有若。道年歲饑荒。國用不足。如何是好。有若答道。周朝井田法制。九百畝合爲一井。每井八家。每家各受百畝。中間一百畝是公田。這八家耕田。通力合作。按照一井收成。十分取一分歸公。名叫做徹。或通融均平底意思。魯國從宣公時起。又按畝另收一分。這便是十分取二了。如今年歲饑荒。百姓完納不起。何不仍行徹法。使百姓

寬裕些呢。哀公道十分取二。我尚且不殺用。如何還要行徵法。又怎麼能殺用呢。有若道國以民爲本。君與民同是一體。爲君底須要省節用度。體恤百姓。百姓若能充足。爲君底自然安樂。又誰能使他不足呢。若是百姓先不充足。大家窮不聊生。爲君底也不安穩。又誰能使他充足呢。如今年歲饑荒。就要多取百姓。不能完納。也是枉然。不如愛惜百姓底爲是了。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崇是積得高。辨是識得破。徒是移。

解子張問。人身上德。行如何積得高。人心中迷惑。如何識得破呢。孔子道。若論積德。先要有根本。又要進步。這忠信二字。便是箇根本。人若忠信。作事都是實心。說話都是實理。把這箇作了主德。行就站得住。但義理本無窮。盡須要漸漸講求。今日所知如此。明日所知又有不同。便要移進一步。今日所能如此。明日所能又有不同。又要移進一步。義理口進日深。那德行便越積越高了。至於人心迷惑多般。總不過私愛私惡。譬如私愛這箇人。便願意他。

論語話解 卷之六

十五

廣仁堂 朱白貳拾肆

生私惡。那箇人便願意他。死這生。死是由天定。只因私愛私惡迷了心。倒像要由我作主一般。這已是糊塗了。還有心是愛他。願意他。生後來忽然惡他。又願意他。死連自己心意也沒箇定準。這更是糊塗了。總之人心私意一起。必至如此。顛倒錯亂。能搜尋這箇根子。那迷惑處就不難識破了。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節應移在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節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齊景公 名杵臼

解魯昭公末年。孔子到齊國。那時齊景公政事怠惰。大夫陳氏要結民心。景公又愛那妾生底小兒。不肯就立世子。一日向孔子問政。孔子答道。爲政須從根本作起。這君臣父子。是人道大綱。爲君底必要能盡君道。爲臣底必要能盡臣道。爲父底必要能盡父道。爲子底必要能盡子道。這根本既然立得住。那政事再沒有不好底了。景公贊道。

好呀這話說得很是真若是君不成箇君臣不成箇臣父不成箇父子不成箇子那時國家必然大亂就有米穀我還能喫得下麼後來景公臨終立孺子荼被陳氏廢立因此專權數世遂篡齊國孔子當時早已說破無奈景公不悟不能聽用雖然贊好也是無益了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片是一半折是斷獄是訟

事宿是問諾是應允

解孔子說天下惟有訟事最不易斷原被兩造各爭是非就是秉公判斷也要費許多唇舌纔能得他輸服豈有只說一半句話兒便可以判斷得下誰知仲由他竟有這般本領他平日爲人忠信不欺又能見事明決人人都知他是箇正直底人若有訟事叫他判斷誰是誰非他只須說一半句話兒兩造早已信服不必等他把話說完這豈是別人所能及底孔子贊子路如此這都由子路平日最有信義如有人託他底事他若應允了必然急急作成此事從沒有停滯不作底他素性如此所以人都相信他了

論語話解 卷之六

十六

廣仁堂
梁百貳拾陸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解孔子說如今教化不行民間往往好訟這最是風俗人底大害在上底聽斷公明能替他分別曲直也算罷了但這樣本領不難我也還能同人一樣如果要講那安民底德政必須使百姓都知禮義大家相親相愛自然沒有爭訟這纔是正本清源底道理若但靠聽斷公明如何能轉移人心風俗呢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是居心倦是懈怠行是行事忠是實心

解子張問爲政是如何孔子道大凡爲政底人起初都要勤勉到後來漸生懈怠往往有始無終所以爲政第一心何事不成但勤政底人也有但圖外面作得好看裏面沒有十分誠意這也不能感人須要實一善人真是有善底心罰一惡人真是有惡惡底心說要愛人真是有愛人底心說要節用真是有節用底心無論所行何事都是一片實心百姓豈有不感動底這是爲政底要道了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美是

孔子說：凡爲君子，底人他存心仁厚，只願意人好，不願意人不好。如人有一椿好事，惟恐他不成就，要多方勸助，使他這好事作得成。如人有一椿惡事，惟恐他會成，必要設法挽救，使他這惡事作不成。那小人居心刻薄，事事與君子相反。如今人妬忌人作好事，攔阻人作惡事，這等居心，正是小人底行徑了。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帥是督率。子是男，子底美稱。

季康子向孔子問政，孔子答道：「凡國事都名爲政，原是取正人底意思。但要正人，必先正己。己若不正，如何正人？若能修身齊家，一言一動都守正道，然後將這箇正道去督率百姓，那百姓自然人人敬服，又有誰人敢爲不正呢？」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論語話解 卷之六

十七

廣仁堂 陸百參拾陸

欲是貪。

季康子因魯國多盜，心中甚憂，問孔子如何禁止。孔子答道：「這盜賊本也是良民，只因見在上底人大半都是貪利，因此百姓都起了貪利底心，忘了廉恥底心。遇著窮困時，節沒奈何，便去作賊。這都由教化不明緣故。如今要禁止盜賊，先要能行教化。子如果清廉守正，平日所爲沒有一毫貪利底心，那百姓自然感化也，都知重義輕利，誰肯不顧羞恥去作盜賊呢？那時候就用賞勸他作賊，他也斷不作這偷竊底事了。」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偃是仆。上一作尙是加。

季康子又向孔子問政，說道：「如今百姓壞底多，不殺不偃，若多殺幾箇無道底人，使百姓畏懼，都改就有道一邊，這法何如？」孔子答道：「要百姓學好，總要爲政底先用殺。今魯國是子爲政，百姓仰望，就在子一人爲什麼要用殺？」

呢子如果要好百姓自然也就都好了。凡在上底人名爲君子，君子底德行可比是風，在下底人名爲小人，小人底德行可比是草。那小人德行隨君子轉移，可比那草隨風勢，要東便東，要西便西。請看草上面加了風吹，還有不肯隨風仆倒底麼？這是最有效驗底，何苦定要殺呢？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問，在家必問。子曰：是問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問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問，在家必問。達是達，達無礙。

質是朴實，慮是思想，下人是讓人，色是外貌，違是背。

解：子張問讀書人德行如何能使人處處見信，可算得通達無礙呢？孔子知子張常有務外底毛病，因反問他道：你所說通達無礙，是怎麼樣呢？子張答道：爲人總要有名譽，在國必要使人聞名，在家也必要使人聞名，纔能通達。

論語話解 卷之六

十八

廣仁堂

無礙了。孔子道：德行通達，叫作達，名譽著聞，叫作問。你所說只是問，不是達了。如果要說那達呢？他爲人必然是心地朴實，性情爽直，平日行事最好講求義理，與人相處審察他底言語，觀看他底顏色，處處要留心體貼，本身又謙恭，他很時刻思想著讓入，這都是修德底實事。德行充實，自然人人見信，無論在國在家都是通達無礙了。若只說那問呢？他爲人不肯切實修德，只想在外貌裝飾，箇仁人模樣，叫人說好，其實平生品行都與仁人相背，只因外貌裝飾得好，人人說他是仁人，他自己也就得意，居然自信是箇仁人，全不覺得可疑了。這是務外好名底人，無論在國在家他都要使人聞名，究竟問他底德行是全然沒有底了。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慝是心中隱惡，修是治，得是功效，親是父母。

解：魯國禱雨地方名叫舞雩，立有神壇，樹木最多。樊遲從孔子在下面閒遊，因問道：人身上底德行如何積得高？

人心裏底隱惡如何治得去人念頭上迷惑如何識得做
泥孔子道這三件都是切已底事你問得甚好人要積德
先要極力去作善事且把功效放在後面不必計較常常
作去沒有閒斷到得久了不知不覺自有功效那德行不
越積越高嗎自己心中隱惡須自己修治別人底過惡我
如何管得他只要攻擊自己過惡不要攻擊別人底過惡
如此專心併力惡念無處躲藏還怕治他不去嗎人念頭
上迷惑須識破他根子那根子都只在細微處第一要切
戒身底大禍只要出這口氣自己身子忘記了家中父母
也忘記了一切都顧不得這不是大綱
拳嗎若早識得破根子又何至如此呢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
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

論語語解

卷之六

十九

廣仁堂
朱百倫拾玖

伊尹不仁者遠矣

達是通曉
鄉是前

解樊遲問如何是仁孔子說能愛人便是仁又問如何是
知孔子說能知人便是知樊遲心裏想愛人是要無人
不愛知人是要分別好歹這兩樣如何合得攏呢孔子見
他不甚通曉因又說道人有邪有正要舉用正直底人棄
去邪枉底人自然能使枉底也變作直底了樊遲不敢再
問退下來過一日見著子夏問道前日我見夫子問知
夫子說道要舉用正直底人棄去邪枉底人自然能使枉
底變作直底這是怎麼講呢子夏道夫子這兩句話裏面
包含底道理富裕得很豈但是說知呢從前虞舜得了天
下在眾人中選擇舉用這皋陶天下知皋陶是好大家也
都學好那不仁底人竟遠遠底不見了後來商湯得了天
下在眾人中選擇舉用這伊尹天下人知伊尹是好大家
也都學好那不仁底人也遠遠底不見了
了這豈不是能使枉變直底效驗麼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解子貢問交友底道理是如何孔子道交友道理是要勸
善規過那勸善不難惟有規過最難須是勤勤懇懇盡

自己誠心去告訴他。又不可直說。還要委婉婉婉。說許多好話去開導他。他若聽了。最妙。若他定不肯聽。也只好歇了。切莫再三煩絮。惹那朋友厭惡。變成嫌隙。倒反自己取辱了。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解 曾子說道。君子取友。必要學文學了。文然後大家有得講論。可以聚會許多賢友。沒有文朋友。就來相會。也覺得沒甚興趣。所以用文去會友。那道理便越講越明了。君子爲仁。必要取友。取了友。然後彼此有所觀摩。可以輔助我底仁德。沒有友。自己就去用功。也覺得加倍費力。所以用友來輔仁。那德行便日修日進了。

論語話解卷之六終

論語話解

卷之六

二十

廣仁堂
藏百益拾卷

論語話解卷七

閩縣陳 濬心泉述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解 子路問爲政如何。孔子道：爲政第一是能化民爲善。如要教百姓向善，須自己首先爲善。與百姓作箇模樣。百姓自然感化，都肯順從了。至於民間生業，第一在勤。如要百姓能勤，須將百姓底生計自己也不怕勞苦，件件替他料理。百姓自然踴躍，不敢怠惰了。子路是箇勇往底人，見孔子道：爲政不在多言，只要耐久。卽如我說這兩件，是一生作不盡底事。汝只要守定這兩件，儘力作去，徹始徹終，一毫不敢懈怠，這就很好了。何必再求多呢。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

論語話解

卷之七

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解 仲弓爲季氏家宰，來見孔子問政。孔子道：「家宰總理一家政事，若要一一親自料理，如何兼顧得及？要曉得每事都各有專司，底人須先責成專司底辦理，然後由總理考核功過。自然事有條理，不致遺漏了。凡人都會過失，要看過失大小，有害事底太過，理應懲處，若無關緊要底小過，也要苛責起來，人人各懷疑慮，那事更難辦了。不如一概赦免，自然人心喜悅，都願盡心報效了。爲政全靠用人，如遇有賢德底人，或有才能底人，不可聽其埋沒，必須舉薦用他。自然輔助衆多，那政事更容易有成了。仲弓道：夫子見教極是，但天下人多，不識如何知得他是賢才去舉用他呢？孔子道：「天下賢才，如何能盡識得？但汝平日所知識底人，難道都沒一箇賢才不成？汝只要就現在知識底賢才，盡數舉用他，將來又知識得幾箇賢才，再盡數舉用他。汝如此好賢，自然也感動別人，好賢底心，汝所不知底別人，知得也會代汝舉薦，不致廢棄了。又何愁不能盡知呢？」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

廣仁堂
陸百伍拾玖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衛君是出公輒待是等。

解魯哀公十年。孔子由楚國回到衛國。那時靈公已薨。其孫出公輒代立。不肯接他父親蒯瞶回國。就將靈公底廟作爲禰廟。子路爲出公底臣。要勸孔子出仕。說道衛君仰慕夫子。得很要等夫子爲政。不知夫子爲政要從何事先整頓起。孔子道諸侯爲父立廟。名爲禰廟。靈公是衛君底祖。不應稱爲禰廟。這箇名兒不正。如衛公用我爲政。我必將這箇名兒先行更正。其餘且可從緩了。子路聽孔子這話。正犯著衛君底大忌。心中不悅。說道不想夫子說話。也有這樣迂闊底。這是斷行不去。衛國應辦底事很多。何必定要先更正這箇呢。孔子見子路說話無禮。因責他道。

論語語解 卷之七

二

廣仁堂
朱百訓抄

由說話竟成了野人了。若是君子說話斷不如此。就有心裏不懂底事。也只放在空虛慢慢尋思。不敢妄說。那有像由這般蠢率底。汝說我要正名。是迂闊殊不知名若不正。道理先不順。如何說得去。說去既不順行去也。必不順事。如何作得成。事既作不成。講禮不成。箇禮講樂也不成。箇樂又如何興得起來。禮樂興不起來。民間沒有教化。必然爭訟繁多。大家汝害我。我冤汝。互相傾陷。刑罰如何能恰當。刑罰不當。姦邪得志。良善遭殃。百姓人人不能自保。必至手足都無措了。這都由名不正起。就弄成許多流弊出來。所以君子爲政。最重底是名。要立這箇名。必要理上說得去。要說這箇理。又必要事上行得去。這纔不至有名無實。諸事都可以整頓了。君子出言。豈可輕易說一句就要算一句。從沒有可以苟且將就得底。汝如何說是迂闊呢。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稼是耕田爲圃是種菜。穡是

布帶負。是背負。

解樊遲請問耕稼如何學呢。孔子道要學耕稼須尋老農。我不及老農在行了。又請學種菜。孔子道要學種菜須尋老圃。我不及老圃在行了。樊遲退出後。孔子向門人說道。方纔樊須所問。竟成了鄉裏小民了。讀孔子總要學治民。本領豈可但作鄉裏小民。定規矩百姓見他這樣端嚴。也沒有敢不恭敬底了。第二又要好義。平日所言所行。都要求合義理。百姓見他這樣公正。也沒有敢不服從底了。第三還要好信。平日待人處事。都是一片真心。百姓見他這樣至誠。也沒有敢不用真情底了。這好禮好義好信。全由平時學成。若果能如此。不但一國百姓仰慕。四方百姓也仰慕。大家用布帶背著小兒。都願意來作百姓。又何用自己去學那耕稼呢。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

論語話解 卷之七

三

廣仁堂 朱百堂拾肆

奚以爲。使去聲。○授是交付。便是出使。專是獨。

解孔子說詩有三百篇。內有累朝底政化列國底風俗人情物理。無不該載。讀詩底人用心講求。可以通達政體。這是一層效驗。而且那詩人性情溫厚。心氣和平。命意措詞。又正大又委婉。最能使人感悟。所以讀詩底人。得他益處。也能立言得體。這又是一層效驗。如今學詩底人。三百篇也曾讀過。但交付他政事。他仍然不能通曉。差他出使四方。又不能獨自一人隨機應對。這是全不用心。毫無得力。與未曾學詩一樣。雖然讀得多。又何中用呢。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解孔子說人無論教家敎國。總要從修身作起。身若修得正了。不必要我強令。他遵敎。那人心自然感動。敎化早已行了。若是己身先有不正。如何能責人。不正雖要強令。他遵敎。無奈人心不服。也是斷不肯依從底了。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解孔子說魯國是周公底後裔。衛國是康叔底後裔。他二國當初本是兄弟。如今魯國不能守周公法度。國勢衰

政事比較情形彷彿相似也。同兄弟一般。豈不可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

曰苟美矣。公子荆是衛大夫。合是聚。苟是略耳。

解孔子說衛國公子荆居家最好。他平日利心甚淡。家中貲財不甚蓄心。起初纔有些須積蓄。就說道略且合聚了。隨後稍稍有得。多些。又說道略且完備了。到後漸漸有底富了。又說道略且美好了。看他意思。富與不富。都聽其自然。未富時不求富。既富時不誇富。全無貪鄙。驕奢惡習。這也就算好了。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適是往。僕是御車。庶是眾。

解孔子往衛國。冉有爲孔子御車。到了衛國。看見人烟稠密。孔子知道衛國百姓可算得眾多了。冉有道百姓既然眾多。還要加添甚麼呢。孔子道人既眾了。就怕貧窮。須要均分田業。薄收糧稅。使百姓都能富足。這就更好了。冉有

論語話解 卷之七

四 廣仁堂

道百姓既然富足。又還更加添甚麼呢。孔子道百姓富足後。又怕不知禮義。須要多立學校。廣行教化。使百姓都懂得道理。不致爲非。作歹。這便最好了。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期月是一月。十二月是三年。

解孔子說我生平志在行王道。人都說王道迂遠難行。一時不能見效。其實王道並不迂遠。如果今世有用我底人。我行王道。不過一年十二月規模略定。也就可觀了。若再行到三年。那時百事具備。上下相安。人民樂業。教化大行。治功便也算成就了。這箇效驗。是掣得穩底。只是今世沒有能用我底人。又何嘗是王道難行呢。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勝去。

上聲。○勝是化。誠是信。

解孔子說天下惟有善人在世上。極有益。他秉性仁慈。居古人常說若有善人相繼在上。治國到了百年。也可以感化。那殘暴底人。變爲良善。那些殺人底刑法。也可以去得。

不必用了。古人深知善人有這等功效所以如此。如今細細考驗這話真是可信果然不錯了。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是三十年。

解孔子說。凡治天下。要興利除害。還不難。只有這移風易俗。最難。後世教化不明。風俗敗壞。久了。譬如就有聖人受了天命。興起爲王。他治天下。也必須要到三十年。纔能使教化漸入人心。消滅了舊時惡習。百姓改過遷善。同歸仁厚。復成堯舜三代時風。俗這豈是容易作得到底。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解孔子說。讀書人出仕。叫作從政。如知他將來政事優劣。只看他平日修身如何。如果身修得甚正。這從政又有何難。呢。若己身尚不能修得正。就想要從政。又如何能正人呢。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

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朝是季氏私朝。晏是晚。以是用。

論語語解 卷之七

五

廣仁堂
陸百輝拾參

解魯國季氏專權。有政不與大夫公議。卻在私朝與家臣商量。冉有爲季氏家臣。有一日退朝甚晚。孔子問道。何以回來得晚呢。冉有答道。今日是有政商議。所以晚了。孔子道。在國叫作政。在家叫作事。汝所商議底。大約只是季氏家事。未必是國政。罷。凡國政。須要與大夫商議。就是致仕底大夫。也得與聞。若是真有國政。我曾作過大夫。如今雖不見用。我也應該與聞了。冉有說。底本是實話。孔子卻如此說。是要辨明公私名分。使季氏知國政比不得家事。可以私自專主底。這用意就深了。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乎。易去聲喪去聲下同樂音洛○幾是期望喪是亡。

解定公問道只一句話就可以與國有底沒有。孔子答道話原不能如此期望他靈驗。但君既如此問也有一句話相像底。人都常說爲君底總理一國人民這是最難。爲臣底助君治國也不容易。如果真知道爲君最難。必然心懷畏懼。兢兢業業。一事不敢懈怠。常常如此。國家自然興起。這不也算得一言與國了麼。定公又問道。只一句話就可以亡國有底沒有。孔子答道。話原不能如此期望他靈驗。但君又如此問也。還有一句話相像底。人都常說我若爲君也。沒有別底樂處。只是說出話來。人人都是順從。沒有一人敢違拗底。這真是箇樂處了。如果話說得好。人不致違拗。這不也很好麼。若是說得不好。也不許人違拗。那忠直底人。一箇也容不得。君越驕。臣越諂。所用底都是小人。所行底都是虐政。國家豈有不亂。這不也算一言亡國了麼。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解葉公問孔子問政。孔子說道。爲政第一是要愛民。如果真能愛民。那近處百姓受我底恩惠。滿心感激。人人喜

論語精義 卷之七

六 廣仁堂 朱百書格陸

悅。就是那遠方百姓聽聞我底話。如此愛民也。都願作我百姓。來這裏安居樂業了。這效驗是由近及遠。若不是真有愛民底心。如何能感動得許多百姓呢。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上聲○莒父是魯邑名。速是快。

解子夏爲莒父邑宰。來見孔子問政。孔子說道。爲政底流弊。都從性情上起。汝底性情褊狹。第一切戒急性。凡事須從緩從容布置。不可太趕急要快。第二切戒小算。凡事須從大處著想。不可只圖目前小利。那急性底人。他何嘗不是勤政。但作事總有箇次序。若不管次序。一味趕急。要快于忙腳亂。這事如何行得通呢。那小算底人。他何嘗不是爲公。但見識落在小處。那大處自然見不到。縱使作得成事。也不過只得目前小利。那久遠底大事業。又如何作得成呢。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語去

去聲。○語是告，直躬是直身，行事據是齊，隱是瞞，證是佐。

解某公告孔子說道：我鄉黨中有箇直身行事底人，他生平不說一句謊話，有人告他父親奪人底羊，他作兒子底人也去作箇證見。這可算得直了。孔子說道：我鄉黨中所說底直人，不是這樣兒子有罪，父親替他隱瞞，父親有罪，兒子替他隱瞞，父子是一本至親，若要替他隱瞞，心裏如何忍得？這是天理人情合當如此，不必說是直，直就在裏面了。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是居家，之是往。

解樊遲問如何是仁。孔子道：仁是人心上天理。天理有在居家時發見，居家時若有傲慢底心，那天理便不能存了。須是居家時一切容貌舉動，都要極其恭謹，不敢一毫傲慢，這便是居家時天理了。天理又在作事時發見，作事

論語語解 卷之七

七

廣仁堂

時若有怠忽底心，那天理也不能存了。須是作事時，凡有大事小事，都要極其敬慎，不敢一毫怠忽，這便是作事時天理了。天理又在待人時發見，待人時若有虛僞底心，那天理更不能存了。須是待人時無論親疎厚薄，都要出於實心，不敢一毫虛僞。這便是待人時天理了。這三件事，天是一生底事，須要常常作去，就在夷狄地方，也不可丟棄。這三件功夫，作到純熟，天理自然完全，也就算得仁了。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硯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使去

去聲行去聲。硯告耕反。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硯硯是堅固，筭是竹器，斗裝十升，筭裝十二升。

解子貢問道：如何纔算得讀書底士人？孔子道：作人第一要育廉恥，一切卑污苟賤底事，自己斷不肯爲。如或出

使四方又能熟習禮儀善能應對使四方人敬重不致玷辱君命這種人操守既靠得住才具又有可用可以算得士了子貢問道請問次一等底何如孔子道孝友是爲人根本如果宗族中人都稱他是孝鄉黨中人都稱他是弟這種人根本既好就是才具稍差也算得次等了子貢道請問又次一等底何如孔子道有種人說話無論如何既說了就一定要信實行事無論如何既行了就一定要果決他執意堅固得很是箇器量狹小底人但論他操守還有可取也算得又次一等底了子貢道如今在位爲政底這些人如何孔子見他忽然說到這裏心內不悅歎氣說道噫這些人底器量可比只有一斗一筭樣子是箇極瑣細微末底人如何算得到他哩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音絹○中

行是中道

解孔子說道理總是得中纔好但人生才質往往不能得中如今我要尋天生中道底人與他學道是不能得了不得已思想那次等底也必是狂狷底人狂底嫌他太好高但他一心要上進求取這箇志向可取狷底嫌他太量

論語話解卷之七

八

廣仁堂
朱百歲拾陸

狹但他卻有決不肯爲底事這箇操守可取我得這兩種人加以磨礪造就都可以成材傳道若只是老實人沒有這等志向操守如何能擺脫世俗不如狂狷底可以造就了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恆是常久
承是進

解孔子說天下惟有無常底人是事都作不成南方人有句話說人若是無常巫醫也作不得這話說得極好巫是事鬼神底醫是治病底若不是常久斷然學不成何況別底大事業呢易經恆卦爻辭有兩句說道不恆其德或承之羞這是說人若德行無常人鄙薄他就有着羞底事進來孔子讀這兩句爻辭因說道如今無常底人不知是有羞辱想因未曾占過爻辭了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解孔子說與人相處總是和氣最好但和氣中又有分別出於公心底叫作和出於私情底叫作同君子存心寬

厚推賢讓善全無忿嫉底意思。這是和及至有違道背理底事。要使君子曲從君子也。斷不肯這卻又是不同。小人用情偏私。一唱百和。全是瞻徇底意思。這是同。及至有爭權奪利底事。要使小人相讓。小人也斷不能這卻又是不同。和同二字相反。須要辨得清。不可誤認了。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

去聲。子貢問道。一鄉人都好他。這人何如。孔子道。這人未見

解得可取。子貢又問道。一鄉人都惡他。這人何如。孔子道。這人也未見得可取。要曉得一鄉中有善人。也有不善人。這兩種人性情相反。善人所好。不善人必惡。若不善人好他。他平日必曾與不善人相親。這就是甜軟了。不善人所惡。善人必好。若善人也惡他。他平日必曾與善人不合。這便是偏僻了。總不如一鄉中善人好他。不善人惡他。這纔是正直光明底人。可算得君子了。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

論語話解 卷之七

九

廣仁堂
朱百書拾肆

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

求備焉。易去聲
說音悅

解孔子說。君子上容易奉事。難得使他喜悅。他平日不

愛逢迎。如有人奉承他。要討他歡喜。若不是正道底事。他必不喜悅。及至他用人時候。隨材委任。如用器皿一般。無論大小俱有可用。豈不是易事麼。小人在上。難得奉事。卻容易使他喜悅。他平日最愛逢迎。如有人奉承他。要討他歡喜。就不是正道底事。他也必喜悅。及至他用人時候。搜尋過失。求全責備。總沒人能合他意。豈不是難事麼。這一公一私。一寬一寬。一刻由他存心相反。所以不同了。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泰是安舒。
驕是傲慢。

解孔子說。君子心地寬平。平日舉止從容。全是安舒氣象。

卻又一言一動。都有禮法。並無一毫傲慢。小人不知禮法。縱慾自恣。全是傲慢惡習。而且性情浮躁。

輕舉妄動。忙擾不堪。又如何能得安舒呢。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木是質朴。
訥是口鈍。

解 孔子說仁本是人心底天理只因後來私欲漸盛又沾染世俗習氣甚深所以難得遠了。只有剛強底人他秉性硬直世上許多卑屈底事他作不來又有果毅底人他立志堅定世上許多委靡底事他作不來又有質樸底人他居心篤實世上許多浮華底事他作不來又有口訥底人他說話遲鈍世上許多巧佞底事他作不來這四種人天姿卻厚所以與仁還相近若肯加功爲學自然容易有成了。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切切是誠懇樣子偲偲是勸勉樣子怡怡是和悅樣子。

解 子路問道如何可算得士人呢孔子道凡相與人誠意懇到披肝露膽是箇切切樣子勸勉人詳細開導盡言無隱是箇偲偲樣子親愛人情意悅樂始終和好是箇怡怡樣子有這三樣既正直又和平可以算得士了。但這三樣用處又有分別朋友以義爲重須要切切偲偲若太面軟必然廢義了兄弟以恩爲重須要怡怡若太切直倒反傷恩了這定要分別底。

論語話解卷之七

十

廣仁堂陸百伍拾陸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卽是就戎是兵。

解 孔子說人都說善人爲政只能有文德不能有武功其實不然如果善人爲政他先教百姓孝弟忠信底德行又於務農閒暇時候操練技勇演習陣法約計到七年光景百姓受善人教訓已久皆曉得尊君親上底道理武藝又已嫺熟一旦用他往就兵戎大家都肯出力報效這也可以制勝了何愁不能有功呢。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解 孔子說天下惟有用兵最是凶險平日教百姓須要認真訓練一旦臨事纔有可用若平日全不訓練等到別國來伐時就用這不曾教過底百姓與他交戰必至大敗虧輸徒取滅亡豈不是丟棄自家底百姓麼。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是原思名穀是祿。

解 原憲問道爲人可恥底是何事。孔子道爲人可恥底是無才。凡其可恥底是無品。吾人讀書出仕原要展布材能。不是希圖穀祿。倘遇國家有道。可以展布時候。遇國家建功立業。只是虛糜穀祿。這是無才底可恥了。或遇國家無道。不能展布時候。又不肯守節辭官。還想貪戀穀祿。這更是無品底可恥了。那無品底可恥。你是早知道底。這無才底可恥。卻也。不可不切戒呢。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解 原憲又問道。人心有四件大病。第一件是己非人。是箇好勝底病。叫作克。第二件誇張得意。是箇自滿底病。叫作伐。第三件抑鬱不平。是箇忿恨底病。叫作怨。第四件嗜利無厭。是箇貪求底病。叫作欲。這克伐怨欲。是人心大病。若不能制伏。隨處便發露出來。我如今能制伏得住。使他不行。這可以算得仁麼。孔子道。克伐怨欲。最是人心大害。譬如毒蛇猛獸。極不容易制伏。你如今能制伏得住。使他不行。有這等力量。可以算得難了。究竟這四件病根。仍舊藏蓄在心。未曾拔去。譬如毒蛇猛獸。惡性未與銷除。雖然一時制伏。終必有時爲害。如何可算得仁呢。你要說這便是仁。我就不曉得了。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懷是思想。居是便安。

解 孔子說。凡人意中都有箇方便安樂處。所時時思想著。這在平常人。也不爲過。惟有讀書底士人。他平日修德行道。要幹許多大事業。生辛辛苦苦。還怕作不盡。卻也要思想那方便安樂處。所圖自己快活自在。就這一箇念頭。便已落在人欲窠裏。拖泥帶水。終身洗脫不淨。到頭成了箇庸俗底人。如何可以爲士呢。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是高。孫是卑讓。

解 孔子說。君子言行超出眾人。所以國家有道時候。他議論既高。品行又高。迥然與流俗不同。這是君子體格如此。倘遇國家無道。正人不能見容。那時君子也斷不肯屈身變節。品行還是要高底。惟有言語卻不敢盡說。甯可過於卑讓。不肯招觸時忌。如此纔可以避禍。這固是君子不幸也。便是國家不幸了。

論語語解 卷之七

十一

廣仁堂 朱百武拾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解 孔子說有德底人他說出議論都是實事作出文章都可觀。若但是能言底人他不過善能揣度事理又兼有口才說得好聽其實未必真能有德了。仁者爲人一心純是天理並無一毫私欲牽累理當作底他必去作利害禍福捨奪他不得自然必是有勇。若但是有勇底人他不過仗義那血氣剛強一時奮激拼命向前其實未必真能有仁了。可見有本必然有末有末不必有本爲學總是要先講求根本了。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南宮适卽南容。盪舟是推船。

論語語解 卷之七

十二

廣仁堂

陸自樹拾玖

解 南宮适問道從前夏朝有箇有窮國君名羿最善射箭百發百中他篡了夏后相王位後來又被他臣子寒浞篡位殺害寒浞底兒子名豷力氣最大能於旱地推船後來夏少康起兵滅浞真也被殺羿篡二人有絕等材力都不得好死這是一段故事夏朝開基底始祖是禹周朝封國底始祖是稷舜使禹治水同稷二人教民耕種一切翻犁布種底事都要親身教導禹稷二人是最喫辛苦底後來都有了天下這又是一段故事據這兩樁故事想來豈不是上天重德不重力麼。南宮适意思是把羿稷比當時有權力底人把禹稷比孔子孔子聽了知他是要推尊自己因此便不回答。南宮适出去後纔稱贊他道這箇人可以算得君子了。如今世人都重力不重德他獨知道推尊有德底人這箇人豈不是君子麼。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解 孔子說君子必仁小人必不仁這是人品大分別處。如今嫌君子底偏要說君子不仁愛小人底偏要說小人不仁。據我看來那仁道甚大一生作不盡偶爾間斷便是仁。君子雖極力爲仁難保沒一念疎忽底時候如今

要搜尋君子過失說他不仁卻也還有至於小人他居心刻薄行事詐僞把天良都埋沒盡了如今要替小人迴護說他也有二事是仁這是斷然沒有底了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誨是諫誨

解孔子說爲父底都知道要愛子但既要愛子卻只是一味姑息把兒子嬌慣了必至百事無成這樣愛法倒不如不愛了如果真有愛子底心必要爲他計慮久遠使兒子勤身苦學作成保家底賢子如何能免得勞苦他呢爲臣底都知道要忠君但既要忠君卻只是百般承順把人君驕慣了必然任性妄爲這樣忠法倒反成不忠了如果真有忠君底心必要爲他分辨邪正使人君去惡從善作成有道底明君如何能免得諫誨他呢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

子產潤色之命是辭令如今表啟之類裨諶世叔子羽皆是鄭國大夫世叔名游吉子羽名公孫揮行人是官名東里是地名子產住處草創是起草稿討論是考究議論修飾是增減潤色是加文采

論語語解

卷之七

十三

廣仁堂

解孔子說小國聘問大國必有辭令惟有鄭國子產執政時所作底辭令最好有箇大夫裨諶他善能謀事先叫他起草稿又有箇世叔他學問淹博又叫他考究典故評論是非又有箇子羽他作行人底官常往各國深知風土人情再叫他斟酌一番當刪減底刪減當增添底增添然後送到東里子產住處他又細細加上些文采更覺得光潤華麗所以能使大國和悅不生兵禍同時列國也有辭令都不能及他底好了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子西是楚國大夫公西赤是他伯氏是邑

齊大夫駢是邑名沒齒是終身

解或人問子產何如孔子道子產爲政修立法度整頓地方都是爲愛民起見是箇慈惠底人了或人又問楚國有箇子西他能讓楚國也很著名這人何如孔子道這樣

人他只是他底路數就有一二件好處也不過只成了他底路數何必論他呢或人又問管仲何如孔子道這人便不同了

服 磨 他驛邑三百戶賞與管仲。那伯氏被奪貧困家中喫飯過日終身沒有怨言。豈不是管仲功大能使他人心服麼。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解 孔子說凡人惡貧喜富處貧必生怨恨處富必至驕奢。這是常人通病。若有學問底人處貧必不生怨恨處富必不至驕奢。但這兩件工夫也有淺深不同。那處貧底衣食缺乏困苦不堪若不是道德充積內重外輕安能毫無愁怨。這是最難。那處富底家計寬裕諸事順遂。但能謹守禮法屏除嗜慾自然沒有驕奢。這便稍爲容易了。所以爲學底人無論貧富都要用功究竟總是安貧爲上了。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孟公綽是魯國大夫。

優是有餘老是家臣長。

解 孔子說孟公綽爲人操守廉潔性情恬靜是箇寡欲底人。只可惜才具補短有守不能有爲。譬如趙魏兩家他

論語話解 卷之七

十四

陸百榮拾遺 廣仁堂

是晉國世卿權勢極重。家臣甚多。須要有人約束。若使孟公綽這等人作箇家臣長官。必能正身表率。使家臣箇箇敬服。這是他作得有餘。至於大夫官位既高。國家政事都是他底責任。就是滕薛二國地方最小。也有許多繁難底事。須要費心料理。那孟公綽怕未必作得來哩。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成人是全人。臧武仲是魯大夫名紇。

卞莊子是魯國卞邑大夫。知是聰明。不欲是不貪。

解 子路問如何纔算得全人。孔子道全人是要才全德備。

第一要有見識。若像臧武仲那樣聰明見識。必然通透了。第二要有心地。若像孟公綽那樣不貪心地。必然潔淨了。第三要有膽力。若像卞莊子那樣勇烈膽力。必然堅定了。第四要能辦事。若像冉求那樣材藝辦事。必然周妥了。既兼這四底長處。還怕氣質太麤。沒有文采。須要學禮學樂。陶冶氣質。把偏駸處都化爲中和。天姿既好。學問又深。自然才全德備。也可以算得全人了。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授命是將性命交付與人。久要是舊約平生是平日。

解 孔子說畢想起近日人才難得不能如此求全責備。因又說道我方纔所說底全人如今怕未必有。但就如今論人何必定要如此纔算全人呢。只要見著財利真能不貪。必先思想義理當得不當得見著危難真能不避。肯把自己性命交付與人。若有舊約真能不失信。無論相隔多年必不忘記。平日底言語這是義烈忠信底人最能扶持世道。縱然才德未能純備。也可以算得次等全人了。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枝。公明賈是衛人。信是實。

論語語解 卷之七

十五

廣仁堂 陸百榮拾玖

解 孔子問衛國有公叔文子。是箇賢大夫。一日見著衛人。公明賈因問他道。聽見人說公叔文子見著人。也不言。也不笑。人送物與他。他也不取。這話是實麼。公明賈答道。這是來告底人說得太過了。夫子何嘗不言。但必要當說時纔言。人不厭他多言。就覺得他是不言了。夫子何嘗不笑。但必有可樂處纔笑。人不厭他多笑。就覺得他是不笑了。夫子何嘗不取。但必要合義底纔取。人不厭他多取。就覺得他是不取了。孔子聽公明賈說來。那公叔文子爲人。直是隨時得中。無一事不作到恰好處。這非有聖賢學問。底不能。心裏想文子雖是好人。未必就到這箇地步。但君子樂聞人善。不肯去駁他。不是因說道你說底也有理。或者。是如此。但這樣德行。是最不容易底。難道果真是如此麼。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防地名。是

臧氏封邑。要。是挾制邀求。

解 孔子說臧武仲因與孟季兩家不合。被季孫所逐。武仲逃奔防邑。使人往魯國求魯君爲臧氏立後。魯君應許。

後方纔退出防邑揣他底意思魯君若不應許立後必然據邑背叛這分明是要挾君上了他請立後時言辭委婉也像箇恭順樣子究竟那心迹總遮掩不去就有人替他解脫說他不是要挾君上我也必不肯信了。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是

論

孔子說自齊桓公創興霸業後來又有晉文公繼起論他功業也與齊桓公不相上下但行事卻有不同那晉文公天資刻薄好用機巧一切行事都是詭詐多端全然不是正道不如齊桓公天資忠厚沒有機巧雖也是假託仁義但他行事卻還有些正道不肯用許多詭計這就比晉文公高了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糾是公子糾是

桓公兄弟召忽是齊臣九通作糾糾是結連

論語語解卷之七

十六

廣仁堂

子路說道齊桓公爲公子時他哥哥襄公爲君無道鮑叔牙知齊國將亂先護送桓公逃奔莒國後來襄公被無知所弑管仲同召忽二人護送桓公兄弟回國不料桓公從莒國先入已立爲君魯兵被齊兵打敗退回桓公使鮑叔牙帶兵來說請魯國殺公子糾將管仲二人交出帶回齊國治罪召忽不肯受辱自刎身死管仲不肯死到了齊國桓公赦罪用他爲相據這樣說來管仲背主事讐是未有仁心底了孔子道論人固要論心也要論功果有救世底大功也就算得仁了那齊桓公不過是中材只因用了管仲竟能作成霸主結連聚合許多諸侯大家同心和好全以禮義相交不用兵車爭戰天下太平了數十年若不是得管仲底力焉能如此管仲有這樣大功當時誰人能及他底仁到于今又誰人能及他底仁呢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也。匡是正被是披袒是衣襟諒是小信。經是縊漬是大溝溝漬是田間水道。

解子貢說道管仲不是仁者哩。桓公殺公子糾。他不能死也罷了。還要爲桓公底相。這太忍心了。孔子道。虧得管仲肯相桓公。纔能興起霸業。統率諸侯。尊戴周朝。驅除夷狄。使天下一齊歸正。沒有禍亂。直到于今。百姓尙能安居。中國不致陷入夷狄。這都是受他底恩賜。若沒有管仲這人。當時夷狄日盛。一日中國被他侵略。子今不知是。何世界。我們怕要披著頭髮。穿著左襟衣服。都變成夷狄樣子了。管仲有這等大功。如何還說他不仁。才力可以救世立功。所以不肯就死。豈同那匹夫匹婦。鄉裏小民。講一種小信。相約同死。自縊在溝瀆旁。邊終久沒人知道名姓呢。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

文矣。臣是家臣。僎是人名。公是公朝升是登。

解公叔文子有箇家臣名僎。文子因他爲人甚賢。薦與衛君。衛君遂用僎爲大夫。與文子同登公朝。孔子聽見這

論語語錄卷之七

十七

廣仁堂

椿事因說道。今世大夫妬賢嫉能底多。況且是自己家臣。誰肯與他同列。文子既知僎賢。便薦與君。忘記他是家臣。疑了自己分位。這樣忘分薦賢。只知有君。不知有己。在當時實屬難得。他諡法叫作文子。真可以不愧這文字了。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

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喪是

失位。仲叔圉卽孔文子。治是管理。

解孔子一日與季康子談起衛靈公。爲君無道。康子問道。這人如此無道。何以不會失位呢。孔子道。靈公雖然無道。卻會用人。有箇仲叔圉。熟習禮節。用他管理接待賓客。

底事。又有箇祝鮀。他善能禱告。用他管理祭祀宗廟底事。又有箇王孫賈。頗知兵法。用他管理操練軍旅底事。這三人雖不純正。卻各有才幹可用。靈公用他。又用得恰當。使

他們各盡所長。能如此知人善任。雖然無道也。可以自保。何至於就要失位呢。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作是慚愧。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作是慚愧。

解 孔子說于今人每好說大話。想要藉此欺人。我揣度他底意思。當說那大話時。心裏本不會打算要作。所以也不問自己能與不能。任意誇口。毫無慚愧。其實就他這不慚愧處。便可以看破他那無能爲處。如果真要叫他去作。那就千難萬難。必至出乖露醜了。如何能欺哄得人呢。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陳成子是齊大夫名恆。簡公是齊君名壬。

解 陳成子在齊國專權。要想謀篡弑了齊簡公。孔子聽聞此事。先在家中沐浴潔淨。然後上朝告魯哀公。道陳恆弑了齊君。這是大逆不道。天地不容。必須加誅。請我公發兵去討他底罪。哀公聽了這話。無奈三家專權。自己不能作主。因說道。你說底話知道了。請你去告那季孟叔三子。聽他們商議罷。孔子出朝說道。因我從前隨從大夫班後。

論語話解 卷之七

十八

陸百玖拾伍 廣仁堂

遇著此等事。不敢不告。君不肯自己作主。又叫我去告三子。哩。孔子隨即到三子家中。把這話告他。那三家都是權臣。與陳恆是一路人。如何肯討他底罪。箇箇都說不可發兵。孔子見他們不肯。因說道。這不是我愛多事。因陳恆犯了弑君大罪。凡天下爲臣底人。理應同心憤怒。要立刻誅滅他。纔是我從前也曾隨從大夫班後。所以不敢不告。若是不來說了。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是冒犯顏色。

解 子路問事君。是要如何。孔子道。事君無非是要盡忠。須有一片至誠底心。事事認真。處處踏實。不敢有半點欺蒙。自己既竭盡心力。倘若遇見君有過失。又不忍坐視。必要直言諫諍。即或冒犯君底顏色。被君惱怒。也不敢畏禍躲避。這樣事。君可以算得盡道了。

子曰。君子生達。小人下達。上達是生到極處。下達是下到極處。

解 孔子說。君子小人。起初也相離不多。只因君子一心用在天理上。那天理本是高明底。在天理上用功。就像上。

登高山一般越上越高高到極處便與聖賢相同。小人一心用在人欲上那人欲本是污暗底在人欲上快意就像下墜深坑一般越下越低低到極處便去禽獸不遠這一上一下只在天理人欲上分路到後來人品便天淵相隔了。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解孔子說古人爲學今人也爲學但爲學底念頭卻有不同。古來爲學底人總要正心修身一心想保全天性是箇爲己底念頭於今爲學底人大半沽名釣譽一心想干求人罰是爲人底念頭那爲自己底只是要自修不是要人知所學全是真底到得道德充積時候自然會感動人心那爲人底只是要人知不是要自修所學盡是假底遇著困頓無聊時候連一身名箇都保不住了。古今人不同如此豈不可歎。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蘧伯玉是衛國大夫

論語話解卷之七

十九

廣仁堂
陸百伍拾玖

名瑗使者是出差底人。

解孔子到衛國時住在蘧伯玉家中後來回到魯國伯玉人很敬重他與他同坐問道夫子在家中近日所作何事那使者答道夫子在家別無他事只常常用功檢點身心想要減少些過失用功許久還覺得過失未能減少工夫總放不下。這是夫子近日心事了。使者說畢退出孔子聽了心喜伯玉能切實用功又喜使者能說出伯玉心事因稱贊他道這樣使者真不負他主人差來底意思可以算得好使者了。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解曾子讀易經艮卦象辭因說道凡人有身就有現處底分位有位就有當作底職事有事就有應用底心思這是自然如此。但分位有定心思無定往往有人不去思想分內底事倒要想分外底事不但懸空思想總是無益而

且此心越放越遠反把分內底職事拋荒了。所以爲君子底心裏思想事理總在他分位以內從不出他分位以外說本分話幹本分事本分當作底都盡心去作沒有一毫分外想頭所以象辭上說君子思不出其位這是夫子喫緊教人底話後學切不可忽略了。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過是趕向前。

解孔子說凡人學問言易行難君子最怕言易所以開口便懷著恥心不敢任意妄說君子又深知行難所以作事要趕過向前莫教落後不及果能如此自然一言不苟一行不遺安得不作成君子呢。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解孔子說君子道理有三件我自揣度沒有能作底第一是仁果是仁者他把私欲去得淨盡並無一毫掛累斷然是不憂底第二是知果是知者他把事理看得透徹並無一毫蒙蔽斷然是不惑底第三是勇果是勇者他把正

論語話解 卷之七

二十 廣仁堂

氣養得充足並無一毫畏怯斷然是不懼底這豈是我能作得到呢子貢道這三件夫子作得有餘如今還要說無能不過是夫子自謙虛話罷了。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方是比。暇是閒。

解子貢平日最喜評論人物將許多人言行一一比較論其長短這也是知人底學問孔子怕他專作這事把心用在外面只揣度別人底是非不考察自己底得失因說他道賜如今已作到賢人了麼爲何自己身心並不用檢點竟有閒工夫比較別人長短嗎若是我自揣覺得自己身上缺陷甚多日日用功修治還來不及那有閒暇時候去管別人長短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解孔子說凡人果有才能何愁沒有知己。或沒有知己這是有才無命也用不著憂愁所愁底是自己一無所能人要我用我無可用這便成箇棄材了。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是預料計是欺哄億是揣度

不信是無實。

解 孔子說近世人情巧偽往往外面說許多好話裏面卻藏著歹意這叫作詐又有裏面懷許多猜疑外面卻裝作相好這叫作不信有種人受他愚弄毫不知覺這箇固然算不得賢又有種人心裏怕人詐那未必詐底也是預料他必是詐怕人不信那未必不信底也揣度他必是不信覺得人人都是仇敵自己心術也就變成刻薄這更是不賢了君子忠厚待人從不預料人詐也不揣度人不信全是推誠相與只因他事理透徹心地虛明如有詭詐不信底人一到面前那些如鬼如蜮伎倆早已露出破綻自然先行知覺若不是窮理功深安能如此這可以算得賢了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微生是姓畝是名栖栖是依戀佞是諂疾是癡固是固執不通

解 微生畝是箇年高隱士見孔子周游列國覺得未免多事因謂孔子道你何故依戀各國地方不肯退隱山林

論語話解 卷之七 王 朱百孫拾去 廣仁堂

豈不是愛學作世上詔佞底人謀取功名富貴麼孔子答道若學作世上詔佞底人謀取功名富貴這是我斷然不敢底但人生出處總要隨時不能一定若偏在一邊便是固執我何曾不想退隱山林卻又嫌偏在一邊作成固執不通底人所以周游列國都是這箇意思了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是上好馬名

解 孔子說上等底好馬名叫作驥人說馬底好處總在善走有一種馬雖然善走卻性氣惡劣也算不得驥既名爲驥就不但稱他腳力善走是要稱他德性馴良纔見他真可貴重處馬且如此何況論人豈有不以德爲重底呢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

恩惠。

解 或人問道近世人心澆薄往往各懷仇怨互相報復弄得不成世界有種厚道人出來矯這箇弊生平待人純是一片好心就是素口有怨底人也用恩惠報他這樣人如何孔子說據你所說可算得厚了但與我有怨底既然

用恩惠報他那與我有恩底人。又用什麼去報他呢？
是把恩人看成讐人一樣麼？依我說，那與我有怨底，我只以直道相待，一切都是秉公，不記從前私恨，也就算待他好了。至與我有恩底人，我必要以恩惠相報，斷不肯忘恩背義，這纔是正理呢。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解 孔子一日忽然發嘆道：如今没人知道我了。子貢問道：現在夫子道德弟子們箇箇敬仰，就是外人也多佩服，怎麼說没人知道夫子呢？孔子道：我平日爲人，貧富貴賤聽憑著天，從來不敢怨天愛惡毀譽，聽憑著人，從來不曾怪人心裏不平，坦坦別無所求，專在學問上用功，那學問工夫又別無奇妙，只在下面淺近處切實下手，到後來漸漸往上面長進，這箇境界，惟有我自己理會得，別人如何得知？但道從天出，我心中理會許多道理，都是上天所與，如要有知我底，除非就是天罷了。

論語語解 卷之七

三

廣仁堂
陸百樹拾金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愬是誣告。子服景伯是魯大夫。子服何？夫子指季孫。

惑志是疑心。肆是陳尸。廢是不行。

解 子路爲季氏家臣，有箇公伯寮在季孫面前誣告子路，說了許多壞話。子服景伯聽聞此事，來告知孔子，因說道：季孫聽了公伯寮底話，頗有疑心，那公伯寮實在可恨，就我底力量也還不能殺他。他陳尸市朝，纔快我意。孔子勸他道：你也不必如此動氣，大凡我輩出仕，是要行道，能行與否，有天作主。如果道將要行呢？爲上底自然信用，就有人阻撓，也阻不住。這是天命。如果道將要廢呢？爲上底自然齟齬，就有人挽回，也挽不轉。這更是天命。那公伯寮雖進讒言，其實他也無奈。命何？枉自作了小人。我們又何必怪他呢？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色是禮貌。

解孔子說賢人隱居總爲避亂起見但避法卻有不同有
解因天下無道不肯出仕這叫作避世其次底見此國將
亂去住他國這叫作避地又其次底因國君相待頗好暫
且留住後見禮貌漸衰遂去這叫作避色再其次底國君
禮貌雖衰尚不忍去因聞小人進了讒言然後決去這叫
作避言這幾等避法雖有不同總是爲潔身遠害不失他
賢人身分這意思卻是同底了

子曰作者七人矣作是起身去

解孔子說賢人去番關繫國家治亂國家若治賢人必留
人賢人都要遠避那國家氣象也就可想了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
而爲之者與石門是地名晨門是管早晨開門底人自是從

解子路出行在石門地方住宿有箇晨門來問子路道看
汝這樣不是平常人你從何處來呢子路答道我從孔

論語語解 卷之七

二十三

陸百榮拾玖 廣仁堂

家來底晨門道我久聞有箇姓孔底他周游列國一心想
要救世其實他也知這世界是作不好底無奈救世底心
總放不下還要盡力去作想來就是這箇人了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
而曰鄙哉硤硤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

曰果哉末之難矣荷是擔蕢是草籠副是陋硤硤是石聲堅確厲是和衣過水揭是掀衣過水果是決

末是無

解孔子閒住衛國偶然擊磬有箇擔草籠底人從孔子門

裏想要求世呢聽了一會又說道這擊磬底是箇有心人他心
磬聲一般硤硤不變是箇固執人哪如今世上沒有知己
該歇便歇罷可比水深就和衣過水水淺就掀衣過水世
事原沒有一定何必定要救世呢孔子聽他說話像箇隱
居高士因說道天下人都與我同類同類失所我底心不安
這救世底心如何放得下若世亂便隱一切不管像他說

底這樣果決那出處也就無難了。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高宗是商王武丁。諒陰是居喪。

夢是死。總已總理自是職事。冢宰是太宰。

解子張問道。商書上說。高宗居喪時候。二年不曾發言。新君不言政事。又誰作主。這書是如何說呢。孔子道。這事何必高宗如此。凡古來人君。初卽位時。都是如此。只因這三年喪服。是人子至情。天子與庶人同是一理。先君去世。爲子底非常哀痛。何心談及政事。那太宰是國家首相。可以代管。所以這三年內。百官總理自己職事。都聽太宰吩咐。新君不言。也不礙事了。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解孔子說。近時爲上底人。往往說民情才頑難於使令。其實這箇病根。由於民不知禮。民不知禮。底病根。又由於

論語語解

卷之七

二十四

陸百伍拾伍 廣仁堂

上不好禮。如果爲上底真能好禮。一言一動都合規矩。百姓早已敬服。再能將禮法教民。使百姓都知禮意。箇箇曉得上下定分。自然不敢違抗。還有不易使底麼。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解子路問如何方是君子。孔子道。要作君子。第一是脩己。將自己身上性情氣質。以及視聽言動。一都要脩治好了。這脩己事。極多。總綱卻在敬字。把敬字作主。提起精神。一毫不肯放過。那身上許多言行。自然漸漸密沒有過差。這是君子底學問了。子路道。君子學問。只這樣脩己。便完了麼。孔子道。自己既脩治得好。自然待人必好。親疎厚薄。一都處治得妥貼。自然大家相安。所以脩己也能安人。這是君子底功效了。子路道。君子功效。只這樣安人。便完了麼。孔子道。除自己以外。便都是人。百姓雖多。也不過是人。既能安人。就推到天下四海。那人心情理。總是一

般所以能安人就能安百姓。工夫總從脩己作起。君子只脩自己一身。到了道德充積時。由近及遠。便可以安百姓。這不是小小功效。就是堯舜那樣大聖人。說到安百姓三字。他心裏還要抱歉。你切莫看得太輕易了。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

以杖叩其脛。原壤是孔子舊交。夷是蹲踞。俟是等待。孫弟是謙順。述是稱。賊是害。叩是敲。脛是腳骨。

解 孔子有箇舊交。原壤。他見孔子前來。蹲踞在地下。等待孔子看他。他不講禮法。因責他道。他年幼時。不知謙順。敬重尊長。到長大時。又沒有才德。爲人稱說。徒然虛生在世上。老不死。這不是賊害風俗。底人麼。孔子說畢。將拄杖敲他腳骨一下。使他知道蹲踞無禮。以後便會改過了。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闕黨是地名。將命是傳話。居是坐。位是正位。

先生是長輩。

論語話解 卷之七

三十五

廣仁堂 伍百陸拾叁

解 闕黨有箇童子。也在孔子門下從學。孔子如有賓客往來。常使這童子傳話。或人問孔子道。這童子年紀尚幼。就使他當傳話底職事。想是他學問有進益了麼。孔子道。凡作童子底人。陪長輩坐。須在席角旁坐。從長輩行。須在後面隨行。這是禮當如此。如今這童子不知守禮。我見他坐席常在正位。又見他同長輩並肩行走。這樣心高志傲。不是求學問。進益底人。只是想要快快長成底意思。我所以使他傳話。是要教他觀看賓主禮節。曉得些長幼次序。學習這謙讓儀容。好變化他氣質。並不是另服賞識他呢。



07245

論語話解卷之八

閩縣陳 溶心泉述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

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陳是戰陣。俎豆

是禮器。陣是起慍。是怒濫是亂作。

解 孔子在衛靈公一日間起行兵陣勢如何。孔子答道：「臣平日在家只是學禮。那行禮底器具如俎豆等類底事都聽見前輩說過，頗懂得些。至於行軍戰鬪底事，向來未曾學過，就不懂得了。」孔子因靈公無道，想要勸他行仁政，如今見他一心只想殺伐，知道他必不能愛民，畱住衛國無益，明日便收拾起行，走到陳國，被陳蔡二國發兵圍困。

論語話解 卷之八

一 廣仁堂 伍百捌拾柒

七日絕了糧食，隨從底人飢餓生病，不能起立。子路心懷怨氣，見孔子說道：「爲君子底人，理應蒙天庇佑，也有這樣窮困時候麼？」孔子道：「人生遭遇無定，就是君子也。本有窮困時候，但君子雖然身處極窮，還能守道不變，不像那小人遇著極窮時候，忍耐不過，便要胡行亂作了。」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

子一以貫之

解 子貢是極聰明人，平日從孔子爲學，事在知識上用功，以多聞多見爲事。孔子一日告他說：「道你以我平生學問是學一件記一件，學得多了，記得也多，所以能理會許多道理麼？」子貢答道：「賜向來愚見，覺得是如此。如今聽夫子這樣說，難道不是如此麼？」孔子道：「你見得左了。我不是如此。我平日雖學得多，記得也多，但有箇總綱所在。這總綱處是道理根原，有了這總綱，一理可以通貫萬理。若沒有這總綱，儘管零碎湊合，如何能成片段呢？」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解孔子呼子路名字告他說道由人心中心所得義理叫作德是從學問中得來底實有了這德纔能曉得德中意味如今人不肯好學不能得德所以曉得德中意味底人也就很少了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解孔子說凡治天下總不能無所作為除非聖人盛德化民可以不用作為究竟也不能全不費力惟有虞舜他本有聖德能感化百姓又接堯底後手更兼五臣輔佐一切政事全然不消費力所以古今來不用作為天下自然平治底第一是算虞舜了既不見他作為底形迹外面還有何事可見呢只見他恭恭敬敬自己一人正坐向南受天下人瞻仰如此而已這樣治天下真是神化了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解是厚蠻是南蠻貊是北狄州是二千五百家參是

論語話解 卷之八

二

廣仁堂 朱百貳拾貳

並立輿是車倚是靠衡是車頭駕馬用底書是寫紳是大帶下垂底

解子張問人要如何方到處行得去呢孔子道凡人處世與人交接總不過言行兩件說話要忠誠又信實作事要篤厚又敬慎果能如此就走到南蠻北狄也行得去若說話不忠信作事不篤敬這是險詐刻薄底人不但別處行不去就在自己家鄉一州一里地方也如何行得去呢但言行工夫甚不容易作須將這忠信篤敬四字牢牢緊記念念不忘就是偶然站立時候也恍惚見他參並在面前一般或是偶然在車時候也恍惚見他倚靠在車頭一般無論何處總不能頃刻離開這道理然後說出話來必是忠信自然人人聽從作出事來必是篤敬自然人人佩服再沒有行不去底了子張領了孔子教訓就把教訓底話寫在大帶下稍時刻觀看生怕忘記這是聖門弟子用心學問處不比後人隨聽隨忘了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是衛國大夫史是官魚是名矢是箭卷是收懷

是哉。

解孔子說衛國有箇史魚這人真算得直了。他是便說是非便說非從不肯瞻徇情面曲意順從到臨終時候因衛君愛彌子瑕不用蘧伯玉自己說不能進賢退不肖吩咐兒子不要殯殮要將尸首諫君。這種人不但國家有道時候他爲人像箭一般直底就是國家無道時候他爲人也像箭一般直底但史魚雖是直人不能隨時屈伸還未盡君子之道惟有蘧伯玉這人纔真是君子。他平日品學俱優才德兼備國家有道如要用他他便出任國家無道不能用人他便將平日許多本領都可以收藏起來不必求知於人或出或處都合正道比那史魚又更好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解孔子說我平日所講道理都是人人當學底。但凡人材質高下各有不同有可以與他說底有不可以與他說底。有一種人天資高明又肯虛心受教這可以與他說若不詳細與他說他沒有傳授從何領悟豈不耽誤了人材。

論語語解卷之八

三

陸百陸拾陸 廣仁堂

這叫作失人。又有一種人天資愚昧又不肯虛心受教這不可以與他說。若要勉強與他說他毫不用心終是無益。豈不白費了言語。這叫作失言。惟有知者最能識人底好歹可教底必與他說斷不失人。不可教底不與他說也不失言。自然所教必成。不致徒勞無功了。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解孔子說常人都是貪生怕死所以平日作事尚不敢肯理到了生死關頭把持不住往往錯了念頭作出不是底事。惟獨有氣節底志士與有德行底仁人斷沒有貪生怕死苟且求活虧損他心中天理。若遇著患難當死時候只有捨命殺身保全天理成就得一箇仁字便是這由他。平日見得理透所以守得理定那生死關頭也搖動他不得。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解子貢問道人要學爲仁如何用功呢。孔子道譬如作了匠底或斲削木材或鑄琢金石不能徒手去作須用斧鑿等項器具若要這事作得好必先要選那鋒利底器具方纔作得成我輩爲學須有明師益友就如作工底須有利器一般但凡住在這一國國中在上底大夫如有賢能我當尊敬奉事在下底士子如有仁德我當結交爲友有許多仁賢在前使我心常懷敬畏諸事又可求教爲仁自然容易成就了。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爲邦是治國輅是大車服是戴放是禁絕遠是驅逐殆是危。

解顏淵才具甚大志在行道濟時因向孔子問治國道理孔子說道凡講求治道總須取法先王那夏殷周三代制度各有好處夏朝制度最好是時令天有四時分十二箇月周朝用子月爲歲首取天開於子底意思叫作天正殷朝用丑月爲歲首取地闢於丑底意思叫作地正夏朝用寅月爲歲首取人生於寅底意思叫作人正這三正都

論語話解

卷之八

四

廣仁堂

可用但因時作事人道更爲切近若論治道須要行夏朝時令爲是殷朝制度最好是輅車古來車制甚略到殷朝分出許多形式始有輅名以辨貴賤等級後來周朝又加金玉裝飾未免過貴而且容易損壞不如殷朝木輅樸素結實可以耐久若論治道須要乘殷朝輅車爲是周朝制度最好是冕旒古來已有冕旒到周朝纔製造精密等級分明冕旒戴在頭上體中最尊本該華美而且形模不大就多費工料也不覺過奢比古時壯觀多了若論治道須要戴周朝冕旒爲是至於樂律三代雖然都好總不如虞舜韶樂爲最善治道既成便要作樂須是用韶樂舞法纔好以土制度俱已全備還怕有撓壞治道底不可不戒那撓壞治道底有兩件一件是鄭聲必要求禁絕他一件是佞人必要驅逐他那鄭國曲調聲音淫蕩最易敗壞風俗巧佞小人心術危險最會變亂是非這兩件若不除去治道如何能長久呢。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解孔子說常人見識淺陋往往只想得到近處想不到遠處殊不知遠近都是一理有近處就有遠處須要由近

及遠層層慮到作事方能妥協若遠處都不照管左觸右礙連近處也不得穩當自然必有憂患生出所以爲人須要深思遠慮從長計議不是但顧目前便殺了底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解孔子說凡爲學底人自己都說是好德其實那好德底心不如那好色底心算不得真好我平日很望有真好德底人如今也歇了不必盼望了從沒有見箇好德同好色一般底大家只是空空思慕這又何益呢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惠是魯大夫展獲字禽謚惠居柳下

解孔子說凡人取所不當得底物事心裏有愧便同竊取一般若身居高位卻德與位不稱這便是竊位那臧文仲就是箇竊位底人了何以說是竊位同時有柳下惠是箇賢人文仲若是不知成了糊塗底人倒還罷了既已深知其賢卻由他直道被黜不肯極力保薦與他並立於朝這分明是隱蔽賢人了賢人是國家至寶有意蔽賢便爲

論語話解卷之八

五

廣仁堂陸百獸拾陸

不忠於國辜負了朝廷委任豈不是竊位麼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躬是身厚是貴重薄是責輕

解孔子說大凡講究作人底責己要重責人要輕自己若有過失必須反身重責不可一毫寬恕纔能痛改前非他人若有過失當寬恕底寬恕他不當寬恕也止可輕微責備叫他悔悟不要過於嚴刻使人難堪果能如此修己待人無一事招人怨恨那怨恨自然離得遠了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解孔子說凡人處事先要子細思量心口相商道此事這樣辦去是如何那樣辦去又是如何再三斟酌方能妥協若不肯細心思索遇事不問如何只一味胡行妄作這便是糊塗到底底人我平日最肯教誨人若遇著這樣人勸他不聽說他不懂也就無可如何了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羣是同類慧是巧

解 孔子說凡人朋友聚會須互相勸戒講求正道方是有益若但招引同類閒居度日大家亂說亂笑沒一句說到正經道理而且喜歡賣弄聰明學那些小小機巧底事以為得意這樣人性情既已放蕩心術又習成狡猾不但德行無望還怕招惹禍殃像這樣作人真是難說底了。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質是骨子孫是謙讓信是誠實。

解 孔子說凡為君子底人須先認定義字把他作箇骨子一切處事總離不得這箇義字這義字只是道理當然若要行時還須有許多儀節這就是禮及到行出來時又須謙恭退讓不可有一毫矜張氣象卻又不是在外面修飾須內中先有一片誠實底心纔能作得成就能如此可以算得君子了。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病是抱愧

解 孔子說君子心中所抱愧底只怕自己沒有本領不能致君澤民便是虛生一世所以可愧若自己果有本領

論語語解 卷之八

六

陸百陸拾陸 廣仁堂

別人卻不曉得沒有遇著知己因此埋沒不顯這是人不用我並非自己無能又有甚麼可抱愧處呢。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是恨

解 孔子說君子平日勵志為學原為修德起見並不是要求名到了德行成立時候自然令人敬仰就是身沒以後也還有聞名生慕底若平日悠悠泛泛不肯好學到頭來一事無成當時既無可表見身後更沒人稱道這一生竟成虛度豈非恨事想到此如何能不發憤用功呢。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解 孔子說凡人一生學問德行是自己作主底君子所求惟在學問德行所以只須求己富貴榮耀是別人作主底小人所求無非富貴榮耀所以必要求人求己底志高品亦高不但可以修己而且可以化人求入底志低品更低極意思要悅人究竟徒然失己這是君子小人大分別處了。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是莊嚴羣是和睦

解 孔子說大凡天性孤介底人意見齟齬往往多有爭執一毫乖僻何至有爭又有世故周旋底人偏向牽纏往往流於私黨君子處眾極其和睦卻與周旋不同從公不從私並無一毫瞻徇何至有黨可見君子爲人全從學問中來豈是容易作得到底麼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解 孔子說凡處天下事用一人見識總不如合眾人見識所以君子在上斷不肯自用必取善於人但所取不同有人善言亦善底有言善人未必善底君子既聽他底言又要觀他底人如果言行相符方纔舉用切不可因有一二善言就去舉用那人以致誤事這是爲用人起見理應如此若爲聽言起見只要所言有理便當聽從就是人無足取所言也不可廢棄若因人廢言那聽言便就不廣了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語解

卷之八

七

廣仁堂
陸百八拾陸

解 子貢問道爲人道理甚多不知可有一句話能終身行得底麼孔子道作人行事第一要緊底是一箇恕字大凡人心本自相同只因各人有私但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生出許多不好底事若能將自己底心去體貼別人底心我心中所不願意底事斷不可加在別人身上把人已看成一體自然順情合理無一事不處得公平無一人不待得妥協久後作到純熟地步便是大公無我豈不是終身可行底麼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毀是毀謗譽是過譽

解 孔子說我平日待人全是實心實話從不肯毀謗人也是不曾經試驗那人知他將來必能到此地步所以預先許他究竟並非過譽如今毀人譽人底憑空妄說不問是非殊不知天下人民都是經三代聖王教養來底善善惡惡直道而行流傳至今良心尚在如何可任一己底私心便廢了天下底公論呢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文是字

解 孔子說：古時風俗純厚，所以前輩爲人，大都作事謹慎，待人忠厚。我少年時曾及見作史官底，遇有可疑處，甯可闕字待查，不肯任意妄造。有養馬底人家，也肯借人乘騎，並不吝惜。這都是前輩底好處。如今風俗衰薄，連此等事也沒有了。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解 孔子說：世上有一種巧言底人，爲害最大。他將無作有，指是爲非，令人聽了迷惑，無主運。本心德行都被他攪亂了。這是最可恨底。又有兩種小不忍底人，也能害事。一種是寬柔太過，明知那人罪惡，卻又牽顧私情，不忍誅罰，以致養成大奸。一種是性情偏急，稍有觸忤，便就忍耐不住，動忿相爭，以致激成大禍。有了這兩樣毛病，若與他謀幹大事，安得不亂？這種人也斷不可用了。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論語話解 卷之八

八 廣仁堂 陸百陸拾陸

解 孔子說：好善惡惡，人情所同。但庸眾底人，往往爲私心蔽惑，以致好惡失當。所以惡人當棄，不可因眾惡他便斷他是惡人。必要細心審察，果是惡人，方纔可棄。善人當取，不可因眾人好他便斷他是善人。必要細心審察，果是善人，方纔可取。若無真知灼見，但聽外人議論，如何能信得過呢？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是開大。

解 孔子說：道體最大，卻全具在人心裏面。只要人肯盡心去求，那道體便越推越廣。心盡得一分，道便大得一分。心盡到極處，道便大到極處。可見道本在人，果肯用功，便能開拓這道。不是道在人外，須另尋一箇道來，方能開拓。那人若不肯盡心求道，便是自棄道體。雖具也無奈那人何了。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解 孔子說：人自聖人以下，都不能無過。但有過不妨，只要肯改。肯改，肯改過，便自消也。就不算過了。若既已有過，還要護短，不肯去改，把自己偏性容縱慣了，久後如何拗得轉來？這就成了有心底過，永遠不得消除了。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解孔子說天下事未有不學而能底懸空思想如何可得我嘗因思想道理務求必得想到終日不知要食想到終夜不能安寢這樣專心思想究竟是懸空揣度沒有實見仍然無益不如按照古人成法用心學去自然有成何苦枉費心機呢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貧餒是餓是

解孔子說尋常小民只知謀食不知謀道若是君子底人所謀在道自然不暇謀食了況且謀食未必得食譬如耕田遇著凶年其中也很有飢餓底謀道未必無食學問果好爵祿自來何須又去謀食呢其實君子爲學並不爲得祿起見只愁不能得道不愁家景貧窮這纔是君子底心事了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

論語語解卷之八

九

廣仁堂
陸百榮謹

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也涖是臨

解孔子說脩己治人同是一理能脩己就能治人人有知識聰明道理能見得到卻被私欲牽纏仁心不能自守這樣人雖偶有所得終久必至忘失如何算得脩己呢又有知識見得到仁心也守得住似乎算得脩己了卻於容貌未能檢點到臨民時沒有莊嚴氣象百姓不知敬畏如何能治得他服這還是脩己工夫未盡若知識見得到仁心守得住臨民又有莊嚴氣象這脩己工夫已盡真可以治人了但若專靠政令治人不把禮教去鼓動他百姓風俗不能變化究竟還算不得盡善哩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解孔子說凡要用入先須分別君子小人君子志在遠大若把小事去試驗他如何知得他底長處但他器量宏

任底卻他也有些聰明乖巧在小事上試驗往往可以見長若不能分別別人品只就才技上取人必
然說君子無用小人有才豈不大錯了麼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

仁而死者也

民是人
蹈是踴

解孔子說水火能養人身是不可一日無底但人有身就有心須以心爲主心又須以仁爲主仁是人心中天理與水火是身外物事不同沒有水火不過害了人身沒有仁便失了人心可見人不可一日無仁比水火要緊更甚現且水火能養人也能害人我見有踴著水裏淹死又見踴著火裏燒死底從未見有踴著仁裏害死底比較起來水火不如仁遠了人都知要
求水火爲什麼不肯求仁呢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解孔子說弟子待先生凡事都應該推讓惟獨講到爲仁須要自己承當勇往直前不可以推讓先生因這仁是

論語諸解卷之八

十

廣仁堂
陸百勝拾伍

我本心自有底不比外物可以推讓底仁既是我本心自有那爲仁工夫自然也在我本身承當並不是與人爭勝底事如何還要推呢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是正固
諒是小信

解孔子說君子作事只守定正理理可行必行理不可行便改所以都無窒礙處有一種講小信底人只守定一句話終始不變不管理可行不可行定要如此行去自以爲守得堅固殊不知君子只要守一箇正理千變萬化總不出這箇正理外閒利害禍福自然不能搖奪他何嘗不守得堅固豈是講一種小信作成箇固執不通底人麼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俸祿

解孔子說大凡爲臣事君若作職守底官就當盡心職守若作諫諍底官就當盡心諫諍總要把官事當作已事一切極其敬慎纔合事君底道理至於所食底俸祿原是本分應得底但須闕在後一層不可預先計較若當先便計較俸祿厚薄這作官便全是爲利了如何還有忠臣報主呢

子曰有教無類

解 孔子說天下有爲善一類底人又有爲惡一類底人迥不相同其實人性皆善只因没人教訓被外面不好氣習沾染慣了所以變成惡類如果有君子教訓那善人自然不致爲惡就惡人也可化轉爲善可見天下無不可教底人又何分善類惡類呢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謀是籌畫

解 孔子說凡代人籌畫事件固然也要盡心但須是與我同道底人方可代他籌畫若與我不同道底人一正一邪一善一惡彼此意見心術都不相合如何能代他籌畫呢就是他來與我商議我也只得推辭不管了

子曰辭達而已矣

達是通暢

解 孔子說凡作文辭或講理或論事或紀載人物或抒寫性情都各有命意所在只要把自己胸中意思說得通暢添快也就穀了原不要華麗好看若嫌沒有文采另外添上許多枝葉倒把正意全行埋沒反爲不美了

論語語解 卷之八

十一

廣仁堂
陸百登拾捌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師是樂師瞽者冕是人名是扶持瞽者

解 魯國有箇瞽者作樂師底名冕來見孔子孔子請他進來走到階前孔子告他說道這是階了師冕舉足上階走到席前孔子又告他說道這是席了師冕坐下還有同來底眾客也都坐下孔子又將眾客姓名一一告師冕道某人坐在此處又某人坐在此處師冕談論已畢辭了出去子張固問孔子道方纔夫子對師冕說了許多話這都是道理應當如此麼孔子答道正是瞽者無目諸事不能自見須有一人在身旁扶持指點他纔能不至錯誤我方纔所說許多話原是扶持瞽者道理應當如此底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顓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韞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顓臾是小國，服事魯，

山名，域是地界。夫子指季氏陳力是出力，列是位，顓是倒，柙是扶助，替者底人，兕是野牛，柙是圍檻，櫝是櫥。

解魯國有箇附庸小國，名叫顓臾。是時季氏專權，魯國所有人民稅賦，都被季氏與孟孫叔孫三家分去。惟有附庸小國仍然臣事魯君。季氏忽然想要起兵去攻伐他，是時冉有、季路二人爲季氏家臣來告孔子。孔子道：季氏將要有事起兵去伐顓臾，孔子責冉有追求，這不是你底過失麼？那顓臾雖然小國，是周先王封他，在東蒙山下，主東蒙祭祀，豈可無故去伐他？而且離魯最近，在魯國境界之內，向來服事魯君，爲魯附庸，是魯國社稷底外臣，何苦要去伐他？

論語話解 卷之八

十二

朱熹拾捌 廣仁堂

他呢？冉有道：這伐顓臾底事，是季氏主意，必要如此。我二人爲臣底，都不願意伐他。孔子道：求，你可知古來有箇好史官，叫作周任，他曾有言說道：凡爲臣底，須要出力爲公家作事，方可就位。若是力量不能作底，須自己退休纔足。若任憑主上過失，不去勸阻，可把那扶持替目底人，任他走到危險地處，也不把他牽住，及至栽倒在地，又不把他攙起，還要他用他扶持，幹甚麼？你如今還說不是自己願意，這句話更錯了。請問看守虎兕底人，任憑虎兕跑出在園外，他也不管看守。龜玉底人，任憑龜玉毀壞在櫝中，他也不問難道也說不是自己願意？便沒有錯麼？你旣爲季氏家臣，就有季氏底責任。季氏作出互事，不是你底過失，還是誰底過失呢？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疾是惡舍是丟開傾是倒塌干是楮是戟崩是裂圻是散蕭牆是門屏。

解冉有道這顓臾雖是小國地方卻甚險固又與季氏費邑相近如今若不去取他將來後代時候必爲季孫底憂患了。孔子道求你可知道你要假設一番言語來搪塞這貪欲底想頭丟開不說卻定要假設一番言語來搪塞這就是小人詐僞底伎倆了。那季氏要伐顓臾不過是嫌人民寡少利息不多要取他來添助其實我曾聽聞前人說過凡有國有家庭人不怕民寡但怕不均平不怕國貧但怕不安靜因爲天地間物力本教人用只要一箇均平自然彼此各足何至於貧彼此既然各足自然大家和氣你幫我我幫你何憂人民寡既均平又和氣地方自然安穩國家何至倒塌呢這都是一定底道理古人曉得道理是如此所以遠方底人若有不歸服我國不必用武只要用文那些禮樂教化都是文德我增修這箇文德去感化那遠方底人使他來歸他若來歸服了我就加以恩惠使他

論語話解 卷之八

十三

廣仁堂

安居樂業如待本國百姓一般這纔是正理如今由與求

二人幫助季氏爲政顓臾是遠人他既不服不能修德去感化他使他來服至於本國境地分裂人心離散有德不能保守底樣子還不知畏懼又商議興動干戈擾害國內底附庸像這樣行事我恐怕季孫底憂患不在那顓臾外國只在自家門屏以內眼前就要生禍不必待到子孫了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

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解孔子說凡治天下只有文武兩途文德用禮樂武功用

征伐這是治天下大權若天下有道禮樂底制度非天子不敢定征伐底號令非天子不敢專這大權都從天子出諸侯不得干預到天下無道時候天子懦弱諸侯強大權柄下移這禮樂征伐便有從諸侯出底了諸侯敢竊天子權柄大夫便敢竊諸侯權柄陪臣又敢竊大夫權柄這

邊竊來那邊失去大約從諸侯出底不過十世少有不失從大夫出底不過五世少有不失若陪臣專主國家政令不過三世少有不失竊得越無理失得越容易從沒有能久據底這都是天下無道底緣故若是天下有道就是諸侯國政也不能在大夫手裏何況天子大權安能被他們竊去至於陪臣以下便是庶人若天下有道不但陪臣不敢妄爲就是庶人也都感恩服義不敢私下談議國事了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

之子孫微矣逮是及二桓是季叔孟三家皆桓公後代

解 孔子說諸侯爲一國共主所以名爲公室大夫各分氏族所以名爲私家這爵祿權柄理應從公室出魯國從宣公起君弱臣強爵祿權柄離去公室不由自主到於今業已五世了公室既弱國政下及大夫自季武子專執大權孟孫叔孫從旁幫助私家強盛到於今業已四世了大夫專權不過五世少有不失所以三桓底子孫一代不如一代氣勢漸漸衰微看來也不能久了

論語語解 卷之八

十四

廣仁堂
柴百陸拾陸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諒是信實便是熟習曉是儀容好看佞是口辯能說

解 孔子說人生爲學擇友是最要緊底朋友好能益人朋友不好也能損人那受益底人有三樣朋友受損底人也有三樣朋友第一是要交那爽直底朋友他心直口快沒有回護我有過失他必直言相告使我知改第二是要交那信實底朋友他心地樸誠沒有裝飾與他相處可以養我天良第三是要交那多聞底朋友他學問既博閱歷又多與他相處可以開我見識有這三樣朋友自然是要受益了若交那熟習儀容底朋友他專講應酬周旋世故我若有過他斷不肯直說我如何得知又或交那善爲柔媚底朋友他虛情假意討人喜歡與他相處沾了他底習氣最能消我誠意又或交那熟習口辯底朋友他憑空揣摩說得好聽並沒有真實見解與他相處信了他底言語最能迷我見識有這三樣朋友自然要受損了同是一般交友損益大有不同豈可不留心揀擇呢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

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是喜好道，是說佚是聞。

解 孔子說：凡人心喜好底事，也有損益不同。那受益底人，有三樣喜好：受損底人，也有三樣喜好。第一是好講禮樂，那禮有儀節，樂有音節，都要細細分辨，自然心不外放。第二是好說人善，人有善事，口中時常稱說，自然能消惡念。第三是好多賢友，賢友既多，諸事都可領教，自然能助德行。有這三樣喜好，必是受益底了。若好驕傲爲樂底人，心高志滿，肆意妄爲，那裏還曉得禮樂節度？又有好閒散遊玩底人，性情懶惰，嬉戲過日，那裏還會有心向善？又有好宴飲取樂底人，沈溺醉鄉，不務正業，那裏還肯親近賢人？有這三樣喜好，必是受損底了。這三件損益，一一相反，可見人心喜好底事，也不可不慎揀擇哩！好。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愆是過。

解 孔子說：凡有德有位底人，通稱君子，都是我應該尊敬底。若陪侍君子談論時，有三樣愆過，不可不知。一樣是

論語語解

卷之八

十五

廣仁堂

君子說話，未曾問到自己，卻忍不住，偏要從旁代說，這是性情浮動底人，叫作躁。一樣是君子說話，業已問到自己，卻不肯就說，偏要觀望別人，這是心術詭秘底人，叫作隱。一樣是未曾看見君子顏色，何如不管可說，不可說，任意妄談，這是眼色不濟底人，叫作瞽。這三樣愆過，最容易犯，務須留心切戒底。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解 孔子說：君子有三樣當戒底事。凡人年少時候，血氣尚壯，年時候，血氣正是剛強，往往易動，忿怒最要切戒。爭鬪以免禍患，又到老年時候，血氣既已衰頹，往往顧念子孫，最要切戒，貪得以全晚節。這三樣毛病，都是爲血氣所使，所以常人最容易犯。若有學問底人，隨時謹戒，胸中常有義理作主，那血氣自然不能搖動了。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

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狎是輕慢。侮是戲玩。

解 孔子說君子平日無時不敬。所最敬畏底有三件。第一是天命。天生我爲人。就命我爲人底正理。這是一生根本。偶爾不慎。便易墜失。豈不可畏。其次便是大人。那大人爲君。爲相。位尊權重。奉天命以治我。安得不畏。其次便是聖人。底言語。那聖人身全天德。所說言語都是闡發天命道理。一字一句都要尊奉。如何不畏。准有小人平日一心只曉得人欲。那曉得什麼天命。胡作妄作。沒有畏懼到私欲極盛時。王法也不怕。就是君相威權。他也要輕慢他。名教也不顧。就是聖人言語。他也要戲玩他。因此無所忌憚。便作成背天逆道。底人豈不可嘆。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困是鈍塞。民是人。

解 孔子說凡人資質不同。約有四等。第一是天生聰明。自然懂得許多道理。這是最上等資質。千百年少見。底但能賦性穎悟。一經學問。便已通曉。這次等底資質。也就很好。就是天資鈍塞。不能穎悟。只要發憤爲學。久後自會開

論語話解 卷之八

十六

廣仁堂

通這也算得又次等底。倘若天資鈍塞。又復懶惰。不學。這是一輩子沒長進。底人。纔算得最下等底了。可見人總須勤學。就是天姿不好。可以漸漸長進。何至流爲下品呢。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解 孔子說君子平日爲學處。處用思想。但就大段處說。約有九件。目當視時。就要想得分明。不可有一毫遮蔽。耳當聽時。就要想聽得清楚。不可有一毫含混。接人底顏色。須極其溫和。不可有一毫亢厲。待人底容貌。須要想極其謙恭。不可有一毫驕慢。可說底話。須要想說得忠實。不可有一毫虛假。所作底事。須要想作得敬慎。不可有一毫怠玩。至於心中有懷疑底事。就要想著問人。虛心請教。不可藏蓄胸中。愈生迷惑。心中有忿怒底事。就要想著患難。曲意含容。不可動氣相爭。致成讐怨。若見有得利底事。更要想著義理。上當得不當得。不可貪得忘義。壞了平生名節。能如此件件留心思想。自然少有過差。那德行也容易成就了。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達是施展。

解孔子說古人說有一等人見了善事便要急行像腳走遠路怕趕不及一般見了不善底事便忙躲避像手探熱湯怕痛不過一般這是真知好善惡惡底人于今還有我曾見過這樣人與我所聞古語相同。古人又說有一等人他隱居時不是要清高是要講聖賢學問求遂他平生志願他出仕時不是要榮耀是要行君臣大義施展他胸中道德這樣人見識極高器量極大是箇王佐底才具我雖聞有這箇古語卻未曾見有這樣人了。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駟是四馬首陽是山名其斯之謂與上應有誠

不以富亦祇以異兩句。

論語話解卷之八

十七

廣仁堂

解齊景公生爲大國諸侯單說他養底馬匹就有千駟之多可謂富厚已極到身死那日百姓無有一人稱贊他底伯夷叔齊弟兄讓國隱居又因武王滅商不肯食周朝米粟竟至餓死首陽山下可謂貧困已極至今數百百姓仍然大家稱贊他底好處可見爲人在世不必定要富貴只要德行與取人不同便能傳名後代詩經有兩句說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正是說底這段道理了。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伯魚是孔子兒子名鯉趨是上章說孔子在庭趨是上章說孔子在庭趨。

解陳亢問伯魚道你是夫子底親兒夫子教你自必加倍用心到底你所聞夫子教訓可有與眾人不同底麼伯

魚答道沒有不同底。記得有一日夫子在廳上獨立。鯉從廳旁走過。夫子問道。你可曾學詩麼。鯉答道。未曾學詩。夫子道。學了詩。不但可以通達人情物理。而且心氣涵養得和平。出言自然得體。若不學詩。如何能言呢。鯉因此退後。就去學詩。隨後又有一日。夫子在廳上獨立。鯉從廳旁走過。夫子問道。你可曾學禮麼。鯉答道。未曾學禮。夫子道。學了禮。不但可以熟習制度儀節。而且德性約束得堅定。立身自然穩當。若不學禮。如何能立呢。鯉因此退後。就去學禮。平日所聞底。只有這兩件。別底沒有了。陳亢聽了。伯魚所說。退回家中。心內甚喜。說道。我今只問一件。倒曉得三件。既聞說詩。又聞說禮。並聞知君子待子如此公心。與疎遠底一般。比那世俗人私愛其子底心腸。大不相同。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解國君爲一國之主。所以爲國君。妻室底也很貴重。國君稱呼他。叫作夫人。是說他能扶助我底意思。夫人自稱。叫作小童。是謙說自己無知。與小孩子一般底意思。國人稱呼他。叫作君夫人。是說與君相配底意思。若到別國地。

論語話解

卷之八

十八

伍百五拾捌 廣仁堂

方。稱呼他作寡小君。寡是從謙說德。行寡少。小君是說比君略小底意思。別國底人稱呼也。叫作君夫人。是尊他。與我國夫人一般底意思。夫人既如此貴重。可見諸侯要立夫人。須要選擇賢德底貴女。不可以妾爲妻了。

論語話解卷九

閩縣陳 潛心泉述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是季氏家臣名虎。蹄是送豚。是小豬。時是趁。亡是出。途是路。迷是不曉。亟是屢次。逝是過去。謂是應聲。

季氏有簡家臣陽貨。欺負季桓子懦弱。把持政事。要專魯國大權。因想孔子是魯國第一有名底人。須他來見。方顯得自己貴重。累次使人致意。無奈孔子不來。陽貨見禮文上說。大夫若賜物與士。士不在家。拜受。必須上門拜。

論語話解卷之九

廣仁堂

謝因此心生一計。探聽孔子不在家時候。送孔子一箇蒸熟底小豬。使孔子不得不來見他。孔子知陽貨是這箇意思。也趁他出門時候。去往他家拜謝。誰知走到半路。竟然遇著陽貨。陽貨見了孔子。不勝大喜。因對孔子說道。你往前來。我要與你說話哩。有一種人身中懷藏著可寶底才德。卻躲在家中。不曉得國家危亂。這可以算得仁麼。孔子道。這算不得仁。陽貨道。又有一種人。他心中頗好幹事。卻屢次錯過了時候。這可以算得知麼。孔子道。這算不得知。陽貨道。這兩種人。既然不好。可見人是要及時幹事底了。我們如今偌大年紀。從前底日月都已過去了。以後年歲漸少。怕天未必能永遠與我呢。還不該著急麼。孔子道。是了。我如今也想要出仕了。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解孔子說人性本來皆善。氣質雖有不同。論其本性。總還相近。到後來學習世故。便分兩路。有學好底。越學越好。有學不好底。越學越不好。一箇學成君子。一箇學成小人。別就相去甚遠了。人見他相去甚遠。便說他本性不同。其實那本性何嘗不同呢。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解孔子說人性本善氣質雖有不同也都可以轉移氣質好底若沾染世俗惡習也會變作不好氣質不好底若肯勵志爲善也會變作好惟有一種上知底人他秉氣極其清明天下道理生來自然通透那些世俗惡習如何搖動得他又有一種下愚底人他秉氣本已濁暗又兼私欲甚重就有師友勸導他總不聽信其奈他何這兩種人是一定不移底但世間這兩種人最少其餘中材便都可以轉移只要肯學作好人氣質自然變化了。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弦是琴瑟歌是詩歌

莞爾是微笑樣子。

解子游爲武城邑宰用禮樂教民夫子到武城聽見各家都有琴瑟詩歌底聲音心中甚樂微微底一笑說道武

論語語解卷之九

二

陸百初拾參 廣仁堂

城是箇小邑竟用禮樂教民未免小用了。譬如割雞一般何必要用牛刀呢。子游答道從前偃曾聞夫子說道禮樂是箇大道人人當學若在上底君子學了這道自然能涵養仁心愛恤民人。在下底小人學了這道自然能謹守義理容易使令所以偃到武城就用禮樂教民原是蒙夫子教訓底孔子聽了子游這話因向隨行底門人說道你們諸位聽了麼。偃這話說得很是我先前說割雞不必用牛刀不過一時戲談莫要當真了。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解季氏家臣公山弗擾爲費邑宰他據了費邑背畔季氏使人來召孔子去助他孔子意欲往他那裏去子路見孔子欲往心中不悅說道夫子道既不行沒有別處去也罷了何必要往公山氏那裏去呢孔子道凡來召我底人難道是空空召去不成必然要想用我如果有用我底人我就能興起東周與西周一般昌盛了只怕他未必真能

用我哩。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任是倚，敏是勤快，惠是有恩使是用。

解 子張一日向孔子問仁道是如何。孔子說道：「仁道在心，發在外面，有五件美德能行這五件美德，無論到天下何處，總不離開這五件，可以作得仁了。」子張請問是那五件。孔子道：「第一要恭敬，第二要寬容，第三要信實，第四要勤快，第五要有恩。人有這五件美德，本心必然是仁了。況且能恭敬舉動都有禮法，自然沒人欺侮，能寬容凡事都從恕道，自然能得眾心，能信實待人，全是真誠，自然人都倚仗能勤快，一刻不肯懈怠，自然日日見功，能有恩，人人都知感激，自然肯爲我用，這便是仁底功效了。」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

「論語話解」卷之九

三

廣仁堂陸百玖拾伍

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肸是晉大夫趙氏家臣，磷是薄，涅是染，緇是黑，匏是瓠，是大瓜。

解 晉大夫趙氏家臣有箇佛肸，爲中牟邑宰。他背畔趙氏，使人來召孔子去助他。孔子想往那裏去？子路道：「從前由曾聽見夫子說道：『凡人親自在身上爲不善底事，君子必要拒絕他，不可入他底黨，被他污染。』如今佛肸占據中牟，背畔其主，是箇爲不善底人。夫子要往他，那裏去？如何使得呢？孔子道：『不錯，是有這句話。但我今想往佛肸那裏去，又是一番道理，你不見那極堅底東西，壓任憑怎樣磨法，再不得薄；又不見那極白底東西，壓任憑怎樣染法，再不得黑。我只要有堅白本領，那不善底人，何能損我底德行？我每逢人召，常要想去，無非是望人用我，可以救世底意思。我豈同匏瓜一般麼？那匏瓜挂在架上，卻不能喫，是箇無用底東西。人豈能像匏瓜一般無用呢？』」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

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言是名色蔽是蒙蔽居是坐。蕩是放蕩賊是害絞是急。

解 孔子告子路說道由你可聽聞人有六樣名色甚好卻道你且坐下我告訴你罷人說我仁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仁卻不肯去好學講明仁底道理但一味要從寬厚這便是被仁底名色蒙蔽必致受欺被騙反成愚昧了人說我知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知卻不肯好學講明知底道理但一味要逞聰明這便是被知底名色蒙蔽必致窮高務遠反成放蕩了人說我信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信卻不肯好學講明信底道理但一味要踐前言這便是被信底名色蒙蔽必致窒礙難行反成傷害了人說我直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直卻不肯好學講明直底道理但一味要立氣節這便是被直底名色蒙蔽必至傷時忤物反成偏急了人說我勇這便是好名色我既好這勇卻不肯好學講明勇底道理但一味要鬪猛烈這便是被勇底名色蒙蔽必致輕生喜事反成禍亂了人說我剛這是好名色我既好這剛卻不肯好學講明剛底道理但一味要爭強勝這便是被剛底名色蒙蔽必致使氣凌人反成狂妄了可見為人必須好學不好學便不明理就是好事也變成不好

論語話解

卷之九

四

廣仁堂
朱百位拾玖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小子是呼門人興是感發羣是聚邇是近識

是記

解 孔子呼門人說道小子們何不去學詩呢那三百篇詩無非勸善戒惡而且措詞委婉聲韻抑揚使人細細吟詠可以感發我志氣詩中所言列國風俗累朝治教又可以觀看時政得失有和樂底詩賢主嘉賓從容談笑卻

並無一毫流蕩使人可以知處歡聚時道理又有憂苦底詩傷時憂國抑鬱滿懷卻並無一毫忿怒使人可以知處離怨時道理詩中所說人情物理無不俱備舉其最大底就近處說最大是事父讀孝子底詩便知爲子道理就遠

處說最大是事君讀忠臣底詩便知爲臣道理就是最小底事如鳥獸草木許多種類詩中多有引用留心考訂也可以多記得鳥獸草木底名目以廣見聞學詩有這些益處豈不很好麼何不去學呢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

正牆面而立也與爲是學周南召南是詩經開首二卷

解孔子告伯魚說道你要學詩須從開首二卷周南召南學起這兩卷所說是文王修身齊家化行南國底實事你可曾在這兩卷詩上用過功麼那修身齊家是人生最切近最要緊底事人若不學周南召南不明這箇理眼前事便行不去就像將面正對著牆站立一般眼

中一物不能見腳下一步不能行豈不可笑呢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解孔子說人要學禮樂須從根本上用功那些制度聲音都從根本上發出如今人這也說禮那也說禮卻沒箇恭敬心作根本只在玉帛上鋪排其實先王所傳底禮何曾只說玉帛呢這也講樂那也講樂卻沒箇和平心作根

論語語解

卷之九

五

廣仁堂

本只在鐘鼓上推敲其實先王所傳底樂何曾只講鐘鼓呢這全是舍本逐末把禮樂都變成具文了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厲是威嚴荏是軟弱

窬是挖洞窬是爬牆盜是竊賊

解孔子說有一種人外面顏色裝作威嚴似乎剛正樣子其實心裏滿懷私欲是箇最軟弱無志底人只因想偷竊聲名怕人看出破綻故爾裝作模樣遮掩自己短處這

可比小民中作竊賊底人挖洞爬牆偷竊財物惟恐人知

覺底一般豈不可恥呢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與愿同是長厚賊是害

解孔子說世上有一種人他與人相處極其和氣從不得罪人看他品行頗像箇忠信樣子論他操守也似乎清

潔樣子人人都稱贊他說他是鄉裏長厚人其實他本心只要一味隨和討得大眾歡喜自己便占了便宜本來是奸巧卻裝作老實這種人似德非德人若辨不清學了他底路數便把人心底真德行損害了豈不可惡呢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道是路塗是中塗。

解孔子說凡爲學底人聞一善言須要留心體會勉力奉行方能成就德行。如今有種人偶然得聞善言不去尋思便急要向人轉說誇張自己見識好像行路時聽了一半句話等不得到家中途便要向人說底樣子這種人雖有所聞也不過在口頭賣弄與心中全不相干如何能有成就豈不是把自己德行丟棄了麼。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鄙夫是卑汚底人。

解孔子說世上有一種卑汚底人叫作鄙夫這樣人豈可引薦與他一同事君麼那鄙夫行徑最會鑽營當未得爵祿時候百計謀求生怕得不到手及至得了爵祿還不放心又怕會失去但凡有了怕失底心事便一心只要保爵祿別底都顧不得就是世間極壞底事到沒奈何時也只得作再沒有作不到底了。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

論語語解卷之九

六

廣仁堂
陸百參拾柒

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疾是毛病亡是無疑是不拘廉是鋒稜戾是暴。

解孔子說人生氣質不能無偏雖古時人也有三種毛病但如今風俗澆漓不但要像古人好處底沒有就要像那古人毛病底也沒有了。古人有疎狂底毛病不過是任意灑脫不拘小節如今人狂不成狂竟至廢棄禮法作成箇放蕩人了。古人有矜持底毛病不過鋒稜大露令人難親如今人矜不成矜竟至忿怒相爭作成箇暴戾人了。古人有愚暗底毛病不過是舉動直率不懂世情如今人愚不成愚竟至學習機巧作成箇詐僞人罷了。想起古人許多毛病到如今都是難得底豈不可歎呢。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

者。雅是正覆是敗亡。

解 孔子說我生平所惡有三件。凡顏色以朱爲正。那紫色是半紅半黑。併合湊成本不是正色。如今人偏愛紫色。說他比朱色好看。反把那正色奪了。這一件是可惡底。鄭國詞曲。謔調最淫。本不是正聲。如今人偏喜鄭聲。說他比正樂好聽。反把那正聲亂了。這一件又是可惡底。但這兩件可惡。爲害尙小。惟有世上出一種利口底人。他似是爲非。以非爲是。花言巧語。迷惑人心。若人君誤信了他底話。必至棄正用邪。胡行亂作。不弄到國家敗亡不止。把好好底社稷江山。平白都斷送在他口裏。這豈不更大可惡呢。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解 孔子說我教弟子極肯盡言。但這道理。隨處流行。原不必盡在言語上見。只要人肯留心體認。無奈弟子們單在我言語上求道。我所不曾說底。大家便不留心。這道理豈是說得盡底麼。我如今也要不言語了。子貢道。弟子們靠夫子教訓。纔略有知識。夫子若不言語。這些小子如何能傳述夫子底道德呢。孔子道道原是說不盡底。其實我

論語語解 卷之九

七

廣仁堂

就不說道也未嘗不明。凡道皆出於天。你看天何曾有言語呢。那四時流行。無一刻停息。百物生長。無一件欠缺。都是他天理發見處。人只要肯留心體認。這道理便明明白白。都在眼前了。天何曾有言語教人呢。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是魯人之將命。是傳話。

解 孺悲與孔子素識。曾從孔子學過喪禮。後來因爲作錯了事。孔子甚不喜歡他。有一日想要求見孔子。孔子不肯見。使人辭他。說是有病。那傳話底人纔出了門。孔子便取瑟來彈。而且唱歌。故意使孺悲聽見。知道了孔子並非有病。是託辭不肯見他。要他思想自己錯處。好去改過。底意思。可見聖人待人全是一片仁心。就到此拒絕不見也。還是教訓他改過並不薄待那人了。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

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期是。

周年。崩是倒沒是盡。升是登。燧是取火。木已是止。懷是抱。

【解】宰我問道。凡人有父母喪服。必娶三年。其實只須周年。也就算久了。凡爲君子底人。禮樂須時常講習。若因爲居喪三年不得習禮。那儀節必然遺忘。禮也壞了。三年不得習樂。那音律必然生疎。樂也倒了。豈不大有窒礙麼。而且時過一年。舊穀業已食盡。新穀業已登場。那鑽木取火。底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櫨。冬取槐檀。四時取備。又重新改換。可見天時人事俱已更變。居喪到了期年。似乎也可以止了。就要喫那稻米。穿那錦衣。汝心中底是素衣若期年便止了。就要喫那稻米。穿那錦衣。汝心中可覺得安穩麼。宰我答道。既已除喪。自然心中安穩了。孔

論語話解 卷之九

八

廣仁堂

子道。你說心安。你便去作罷。那君子居喪時候。口食美味。覺得不甘耳。聽樂音覺得不樂。身所居處覺得不安。所以不肯去作此事。如今你既說心安。你便去作罷了。宰我退出後。孔子向門人說道。這宰子真是不仁了。獨不想作兒子底人。誰不是父母辛苦養成。底當初生時。頃刻離不得父母。直到三年纔能離開。父母懷抱。古人知父母底恩。是終身報不盡底。所以只定箇三年喪服。不過略報。初生時三年乳哺底恩。這箇喪服。是天下通行底。像宰子這樣說話。他可有三年疼愛底心。到他父母身上麼。

朱百零拾朱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是賭。采弈是圍棋。已是歇。

【解】孔子說。人生在世。凡事都要用心學習。纔得有成。若自早至晚。飽食度日。並沒有一事肯用心。底這樣人。真是難了。且漫說不如那好人。就是那賭采底圍棋。底原算不得正經事。究竟他作這事。也須用點心機。比這全不用心。諸事都歇底人。還要略強些呢。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解 子路問道人必有勇，纔能任事，君子可也。尚勇麼？孔子道為君子底第一，是要以義理為上，懂得義理，纔可以講得勇力。若為君子底，只有勇沒有義，必然凌人，暴物生，出禍亂了。為小人底，只有勇沒有義，必然逞兇犯法，作成賊盜了。可見勇離義不得，離了義，便有許多弊病，如何單說尚勇呢？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下流是下屬，訕是毀。

謗室是不通徹是窺伺，訐是攻訐，不孫是不恭順。

解 子貢問道：君子待人最厚，不知可也有嫌惡底人麼？孔子道：君子也有嫌惡底人。第一是惡那好稱說別人過

論語語解 卷之九

九

陸百伍拾貳 廣仁堂

惡底這種人，居心刻薄，所以可惡。第二是惡那作人下屬，好毀謗上，人底這種人，目無尊長，所以可惡。第三是惡那好講勇力，不知禮法底這種人，惹禍生亂，所以可惡。第四是惡那好誇果敢，不通事理底這種人，任性妄為，所以可惡。孔子說畢，因問子貢：道賜可也有嫌惡人底麼？子貢答道：賜也有嫌惡底。有一等好窺伺別人破綻，自以為智底，這是深險人，賜最惡他。又有一等好逞強，梁不肯恭順，自以為勇底，這是驕暴人，賜也惡他。又有一等好攻訐別人，陰私自以為直底，這是很毒人，賜更惡他了。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小人是奴。

僕下人。

解 孔子說：天下惟有女子同那奴僕下人這兩種人，最難撫養。若是親近了，他便恃恩驕慢，不肯恭順。若是疎遠了他，他又忘恩挾讐，滿懷怨恨，總不能處置得妥貼。惟有守己極其端嚴，使他不敢驕慢待下，又有慈惠，使他無可抱怨，纔能得他心服了。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解孔子說凡人年紀到了四十不是少年時候學問應當有成若到了四十不能令人敬重還要惹人厭惡這由他平時不肯立志爲善把少壯光陰蹉跎虛過以後年紀越大志氣越衰終身不能長進了人要爲善須要及早加功切不可怠惰揆延以至到老無成豈不後悔莫及呢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二國名子是箕比干是人名

解殷朝有箇紂王暴虐無道他朝中有三箇賢臣一箇是紂王庶出底哥哥封作微子微子見紂王無道知道殷朝必滅自己預先逃去以存祖宗底祭祀還有一箇封作箕子一箇名叫比干這二人都見紂王同宗叔父箕子見紂王無道諫他不聽因此假裝風狂被紂拘囚作箇奴僕比干時常直諫紂王大怒把比干剖心而死孔子談起這

論語話解卷之九

十 廣仁堂

段故事因說道這三人行事不同卻同是忠君愛國底意思都從那本心天理上發出來這本心天理便是仁據我看來殷朝末年竟有了三位仁人真可爲殷朝生色了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是刑官黜是革退道是行

徑枉是邪曲

解柳下惠爲魯國士師管理刑獄三次被黜退有人向柳下惠說道子爲士師三次被黜看來魯國必不肯用了還不可以往別國去麼柳下惠答道今世人情都愛邪曲不愛正直到處皆然我若必要用正直底行徑去事人就到別國仍是不能相容要往那裏去纔不至三黜呢若我肯改用邪曲底行徑去事人魯國必肯用我不至被黜了又何必遠去他鄉離了父母所居底本國呢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

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解 孔子來到齊國。齊景公頗知敬重孔子。商量待孔子禮貌。因說道。魯國季氏爲上卿。孟氏爲下卿。若要我照季氏那樣貴重待他。是不能底了。只好在季氏孟氏中間酌量箇禮貌待他罷。又說道。孔子專講王道。固然是好。但王道一時難以見效。我年紀已老。如何能毅久待。怕不能用了。孔子聽聞此言。曉得景公不能見用在齊國。久住無益。隨卽起身走了。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是送季桓子名斯。

解 魯定公十四年。季桓子用孔子爲司寇。並代行相事。爲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聞知。恐怕魯國從此興起。於齊國不利。遂生出一計。選美女十餘人。教以音樂。送與魯國。想蠱惑他君臣。季桓子果然愛此女樂。卽便受了。與魯君朝夕觀看。三日不上朝理事。孔子見魯國君臣如此。知他心中重色輕德。斷不能大有作爲。在此作官無益。隨卽起身走了。

論語語解 卷之九

十一

廣仁堂
陸百肆拾伍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追是及殆是危。從政是出仕。

解 孔子到了楚地。有一狂士名叫接輿。口中唱歌。在孔子車前走過。那歌詞說道。鳳皇呵鳳皇。你底德行如何也衰了。鳳皇本應有道。時出見。如今天下無道。爲何要出見。豈不是德衰麼。從前已往底錯處。是不能諫阻了。將來日子還長。就此回頭還來得及。歇了罷。歇了罷。於今出仕底人是最危險底。孔子聽他歌意。知他是要勸我隱居。因想把自己救世底心事向他談論。遂下了車。要與他說話。誰知接輿見孔子下車。連忙飛跑躲避。竟不得與他說話。孔子也就沒奈他何了。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長沮桀溺是兩人名，耦是作伴。津是渡口。執輿是手執轡繩在車上，易是改變。而是汝耰是撮土護種，輿是歇憊，然是憊然不樂，羣是聚與是親。

解 孔子從楚國回轉走到蔡國地界，遇見兩箇人，一名長沮，一名桀溺。他二人作伴耕田。孔子從路旁過，因要渡河，尋不著渡口，使子路下車去問他二人，請他指示渡口。所在子路先問長沮。長沮道：「那手執轡繩在車上，底人是誰？」子路道：「是孔某。」長沮道：「這就是魯國孔某麼？」子路道：「正是。」長沮道：「我聞孔某周流列國，時常在外，自然知道渡口底了。何必問我呢？」子路又問桀溺。桀溺道：「你是誰？」子路道：「我名字叫作仲由。桀溺道：「你是魯國孔某底徒弟麼？」

論語話解

卷之九

十二

廣仁堂

路道不錯。桀溺道：「如今天下已亂，可比江河，水勢滔滔，滾滾直往，下流到處皆然，再不得回頭了。又誰能改變得這天下呢？」那孔某到處奔波，今日與這國人，不合，避往那處，明日與那國人，不合，又避到這處，這叫作避人。我二人隱居自樂，不與世上俗人往來，這叫作避世。你與其從孔某作箇避人底士，徒勞無益，何如從我們作箇避世底士？倒還覺得自在些哩。」桀溺說完，一面撮土護種，作箇不歇，也不告他渡口所在。子路無奈，走回把二人底話告訴孔子。孔子聽了，心中悵然不樂，因說道：「天生我爲人，那些飛鳥走獸與我不是一類，斷不能與他同聚一處底。我若不與世人相親，還有誰可親呢？既與世人相親，自然痛癢相關，豈能坐觀世亂，忍心不救呢？若是天下有道，人人得所，我也落得安居自在，不必到處奔波，想要與他改亂爲治了。」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

王慶有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丈人是老耄。荷是負。

襟是竹器。植是立。芸是去草。止是留。反是回轉。

解 子路從孔子出行。因事落後。遇著一箇老者。把拐杖負著竹器。往田間去。子路問他。道你方纔可見我夫子麼。那老者答道。你這人棄了農業。只管從師遠游。四體懶惰。既不肯勤勞。五穀種類。也不能分別。我知道誰是你夫子哩。說完。就把拐杖立在地中。自己下田去草。子路看他光景。是箇隱士。底模樣。心裏敬他。於是拱手站立在旁等候。那老者把草去完。見天色已晚。就留子路到他家中住宿。殺一隻雞。煮幾升黍米飯。款待子路。又叫兩箇兒子出來。見客情意甚好。當晚子路就在老者家中過夜。次日天明。子路辭了老者。一路前行。趕上孔子。把昨夜事告訴一遍。孔子道。這人是箇隱士。須要勸他出來。纔好。使子路回轉。再去見那老者。子路連忙轉去。及到他家。那老者早已預

論語話解

卷之九

十三

廣仁堂

先走開。往別處去了。子路因述孔子底意思。告他家中人。說道。人生在世。五倫中君臣算一大倫。這是義理當然底。若不肯出仕。便是沒有了這義。卽如家中長幼禮節。這也是五倫中一事。斷不可廢棄。底難道君臣分義。不是五倫中事。如何可以廢棄得呢。那不肯出仕底。只爲要自身清潔。卻不知已亂了大倫。君子所以出仕。原是要行君臣大義。盡我救世底心腸。若論如今時勢。正道必不能行。君子早已曉得了。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逸民是隱居無位底人。倫是次序。放是狂。

解 古來隱居無位底人。最著名底是伯夷叔齊。其後又有虞仲也。因讓國。隨泰伯同逃。此外又有夷逸朱張兩人。他底事迹不傳。又有柳下惠。是魯國人。又有少連。是東夷人。都是不肯求合於世底。孔子一日評論這七人。高下因

說道七人中有立志極高不肯稍有降屈守身極潔不肯稍有汚辱這是最清高底自然要算伯夷叔齊了。又說柳下惠少連他兩人處世略微隨和些比那伯夷叔齊覺得是降志辱身了。但他說說話來都能合義理底次序。行出事來都能合人心底思慮這兩樣就是他底好處了。又說虞仲夷逸他兩人隱居不出還怕有人尋訪故意狂言妄論使世人廢棄他論他隱居不出是合於立身清節論他放言廢棄也合於避世權宜也就算好了。七人行徑不同卻都是立意要隱居我底心事又與這七人不同或隱或見隨時聽命未嘗定以隱居爲可也未嘗定以隱居爲不可心裏空空洞洞是箇毫無成見底人了。

大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大師是樂官長其次便是

少師亞飯三飯四飯是用膳時作樂底官播是搖鼗是小鼓有兩耳河是河內漢是漢中海是海島。

解孔子在魯國正樂那些樂官受了孔子教訓都深知樂理後來見三家僭妄日甚都不情願作樂官大家走散

論語話解卷之九

十四

廣仁堂

那作大師底名擊走往齊國去作亞飯底名干走往楚國去作三飯底名繚走往蔡國去作四飯底名缺走往秦國去又有掌鼓底名方叔逃入河內地方管搖小鼓底名武逃入漢中地方還有那作少師底名陽同那掌擊磬底名襄逃入海島去了。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應作弛弛是疎遠以是用天故是大惡事

解成王封周公子伯禽爲魯公魯公臨行周公教訓他道凡在上位底君子第一不可疎遠親族親族是同宗一本底人若疎遠他便忘本了。至於大臣不可用底就不當用既已用他便須信任不可妄生猜疑使他怨我不能信用其中有故舊底人更須加意厚待倘有過失也當容恕若沒有大惡事不可廢棄他凡人材質各有所偏如要用人不可在一人身上求全責備必須略短取長量材分任自然人皆可用不至廢事了。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解周成王時有弟兄八人同是一母雙生第一次雙生底名叫伯達伯适第二次雙生底名叫仲突仲忽第三次雙生底名叫叔夜叔夏第四次雙生底名叫季隨季駒這弟兄八人生得奇異又俱有賢才當時人稱爲八士這都由國運昌盛人才眾多所以有此美事不比那尋常祥瑞了。

論語話解卷之九終

論語話解

卷之九

十五

辛寅仁堂
壹百叁拾肆

論語話解卷之十

閩縣陳 濬心泉述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是致送。

解子張說凡爲士底人見著危難時候當可將命送去不肯躲避見著得利時候必要思想義理不肯妄取當祭祀時候必思盡我恭敬底心當居喪時候必思盡我哀痛底心這四件是忠義仁孝乃人生大節若能如此庶乎可以算得士了。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執是守篤是真切。

解子張說人若修德須要能守既守了卻須器量寬弘纔能擴充此德若守得太迫狹不能寬弘那德便就有限

論語話解

卷之十

一

廣仁堂

伍百柒拾叁
了。人若聞道須要能信既信了卻須意念真切纔能實體此道若信得尙游移不能真切那道便就落空了像這樣人有他算不得有無他算不得無是箇不足輕重底人了。

子夏之門人間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嘉是贊美矜是哀憐。

解子夏底門人向子張問交友道理。子張道子夏說要如何。門人答道子夏說可交底就相與他不可交底就拒絕他。子張道這等說來與我平日所聞底不同。凡爲君子須要尊敬賢人又含容那庸眾底人贊美善人又哀憐那不能底人。天下人都與我同類原不必過於區別。我若是大賢麼這些人那一箇不可包容。又何分可與不可呢。我若是不賢麼只怕人要拒絕我。我如何又敢拒絕人哩。子張所說比子夏寬闊些。但未免說得過高不合中道。大賢

雖能容人。那惡人也斷不能姑容。不賢雖不可拒人。那小人也斷不可親近。這纔是中道了。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解子夏說：天下萬事無論大小，都有道理在內，就是耕田種菜醫病卜卦及一切小技，若作到精工時，其中道理也必有可觀處。但是道理太小，只能了此一事，不能統貫眾事。若推致到遠處，便怕滯泥不通，所以君子不作這小技，纔能專心大道，不致誤用精神了。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是無。

解子夏說：凡爲學底人，一日一日知識漸進，從前見識所無底，如今都知得了，這纔是得力處。既得了，又怕會失，須將平日所能常常溫習，作到純熟，經時累月，也不遺忘，像這樣用功，可以算得好學了。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解子夏說：仁是人心上天理，如何能存得？須要爲學，學不可不博，纔能開拓見識，卻志向又須篤實，事事從己身

論語話解 卷之十

二 廣仁堂

理會不可走入浮華一路，學了有疑，必要問人，也須揀那切於己身底去問，不可閒談泛講，問了還要尋思，也須從近身緊要事上去思，不可懸空妄想。若能如此用功，使心志專一，不致向外走作，那本心上天理自然漸存漸熟，仁便在了。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是作坊，致是窮極。

解子夏說：凡百種工藝，總要身在作坊，專心作活，始能成事。所以君子爲學，也須專心用功，常與朋友講習，如百工在作坊作活一般，纔能開廣見識，窮極道理。那百工不過麤事，他在作坊作活，都能有所成就，何況君子爲學，若不能專心用功，窮極道理，豈不有愧那百工呢？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是掩飾。

解子夏說：凡人無論君子小人都不能無過，但君子有過，即刻便改，不憚勞苦，改了仍然無過。若是小人，他滿心只想縱欲，如何還肯改過？既不肯改過，卻又怕外人議論，必要彌縫掩飾，裝作無過樣子。不但欺人，並且自欺，所以

過惡越積越多到後來竟無所不至了。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是端莊樣子卽是就近。

溫是和厲是嚴正。

解子夏說凡人見君子時覺得有三變起初遠遠望見覺得君子容貌極端莊及至就近相見又覺得君子顏色極溫和聽君子說話又覺得君子言語極嚴正端莊變作溫和溫和又變作嚴正所以說有三變其實君子何曾有意要變只是道德全備氣象便自然不同了。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

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厲是虐害。

解子夏說君子治民全靠箇至誠使民相信然後勞動他興工作事自然無怨若民未曾相信就要勞動他民必疑我是有意虐害他如何不怨呢君子事君也全靠箇至誠使君相信然後規諫他改過行善自然樂從若君未曾

論語話解

卷之十

三

廣仁堂伍百九拾卷

相信就要去規諫君必疑我是有心毀謗他如何肯從呢可見事上接下第一是要有誠意沒有誠意便上下相疑諸事都不能幹了。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是大節。踰是過。閑是木闌。小德是小節。

解子夏說聖賢禮法就像立一箇木闌畫定界限不許人絲毫走作但今人學問有限要他全無走作也是難事只要他把大節底事守得定不致過了界限便好其餘小節底事偶然稍有出入也還可以將就去得若能連小節底事都沒有出入那就更好了。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

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

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噫是嘆聲區是類。誣是妄卒是終。

解子游說子夏底門人小子當洒掃廳堂應對賓客進退儀節卻還可觀但這些不過是小學細末底事至於大學正心誠意根本底學問他卻沒有如何使得呢子夏聽聞這話歎氣說道噫言游這話卻說差了論君子道理原不分本末一齊通貫不是說那樣當在先就傳授與他那樣當在後就懶得教誨無奈人材高下不同譬如草木有大小一般種類各別不得不因材施教由淺及深慢慢培植纔能有成君子道理中原有許多等級豈可妄說沒有呢若講到學問盡頭有始有終本末俱備這惟有聖人如此豈是一時作得到底麼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是有餘力

解子夏說大凡讀書人出仕是要行道爲學是要明道看是兩事其實只一理當出仕時候自然是當官職事要緊不能兼顧到學若遇職事閒暇覺得有餘力時也還要爲學以補我平生欠缺處當爲學時候自然是切已工夫要緊不必就想到仕若到工夫充足覺得有餘力時也須要出仕以驗我平日得力處總不要把仕學看成兩截事便是

論語話解

卷之十

四

廣仁堂
陸百未拾陸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解子游說凡人居喪以哀痛爲主凡喪禮許多儀節無非是舒洩胸中哀痛底意思所以若能極盡本心哀痛那居喪道理便已完備若沒有哀痛底真心就有許多喪禮儀節也多多是虛文了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解子游說我有箇朋友子張他天資本來不凡平日又好高務遠所以行出事來都是人所難能底只可惜他精神全用在外面裏面心性工夫不能十分切實子細看來究竟還是未仁了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是美盛

解曾子說子張平日學問全在外面講究所以威儀容貌堂堂美盛極其可觀但我輩爲仁工夫須從心性裏面切實下手若一有矜張務外底意思與仁理便已隔膜既不能受朋友益又不能有益朋友要想與他並用爲仁工夫也就難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解曾子說我聽見夫子說過凡人平日也有盡情底事但未必能盡到極處必到遇著父母喪事那時哀痛真情從中發出不能自己纔算得盡到極處若此時哀痛真情尚不能盡到極處別事更不能盡情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

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是孟獻子兒子名速

解曾子說我聽見夫子說過孟莊子爲人最有孝行他父親獻子是箇賢大夫他接父親底底位用底人還是父親底舊臣行底政還照父親底舊制一切不敢更改這是他真有敬父底心纔能謹遵父教所以別樣孝行人都能作惟有此二事最難不是人容易作得到底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是曾子學生士師是刑官

論語話解卷之十

五 廣仁堂

解孟氏使陽膚作士師掌管刑名陽膚來問曾子請教士師如何作法曾子說道如今爲上底人失了教養底道理百姓不見爲上底恩德人心離散業已久了汝作士師以刑殺爲事不能有恩德及民不但當審問時候若審得百姓犯罪底真情須要存箇哀憐不忍底心事想他無知犯罪都是上底人不能教化又爲飢寒所迫以致如此既已犯法又要加以刑殺真是可哀可憐斷不可因自己能審出真情誇耀聰明滿心喜歡得意這就把平日底仁心斷絕了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是怕

解子貢說天下古今最無道底人以紂爲首其實紂雖不善也未必如此過甚只因人恨他無道以致說他惡跡多端所以君子最怕底身居下流那下流是窪下地處各處濁水都流歸此地人若品行污下那天下許多惡名都可以歸到身上這便同居在下流一般了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解 子貢說君子爲人也，未嘗無過。譬如日月，常明，偶然也有被食時候，但君子有過，不肯掩藏，就像日食、月食一般，人人都看見底，而且卽時更改，就像日月復圓一般，人人都仰望底，可見人不怕有過，只要能改，若不能改過，還要加以掩飾，這便是小人了。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是衛大夫。孔子字仲尼。

解 衛國大夫公孫朝問子貢道：仲尼許大學問是從何師學來底呢？子貢答道：我朝文王、武王都是聖人，他底德行功業以及禮樂文章許多道理，如今都還留在世間，未曾墜落地。世上有賢人能記得文武當日大事，就是不是賢底人，也能記得文武當日小事，究竟大事小事沒有不是，文武所留底許多道理，夫子那一樣不曾學到，又何必定要常奉一人爲師？纔能有這些學問呢？

論語話解 卷之十

六

陸百武於卷 廣仁堂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名州仇，語是告賢是勝宮是屋，窺是望，仞是七尺，下

夫子是
指叔孫

解 叔孫武叔在朝中告諸大夫說道：子貢聰明，他底德行比仲尼還要勝些。子服景伯將這話轉告子貢，子貢道：凡入底德，行淺底易見，深底難見，那德行有深淺，譬如屋牆有高矮，一般賜底牆不過到入肩頭高，只要在牆外站立，那室家內好物件都被他望見了。若論夫子底牆，就有幾丈高，須要尋得門路進去，纔能看見裏面物件，可比要

觀宗廟若不進得廟門如何看見宗廟底規模華美要觀百官若不進得朝門如何看見百官底儀容富盛呢如今人尋得夫子門路底甚少叔孫原是箇門外漢他說這些話也難怪他不該說了。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邱陵是山坡。踰是過量是身分。

解 叔孫武叔在眾人面前毀謗仲尼。子貢聽見因說道：「叔孫也不用作這毀謗底事了。那仲尼豈是可以毀謗得底麼？別人也有好處譬如山坡一般高，還可以高過他去。到了仲尼竟同日月一般高，沒有再高過他底了。就有人自己要與仲尼斷絕故意毀謗他，可比說日月不好一般，何曾能傷損得日月呢？不過多使人見笑說他不曉得自家底身分是箇狂妄無知底人罷了。這是何苦呢？」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

論語語解 卷之十

七

廣仁堂
朱百泰調

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階是梯。道是教導。綏是安。

解 陳子禽對子貢說道：「子因師事仲尼，特爲恭敬要推尊他，其實仲尼豈能勝過子麼？」子貢答道：「凡爲君子不輕易出言，一言說得是，人人都不贊他有知，一言說得不是，人人都笑他不知。這言語是人人都不謹慎底，你如何竟敢亂說呢？你說我是故爲恭敬推尊夫子，那曉得不但我不及，夫子天下人沒有一箇能及夫子。那夫子不可及處，就同天一般高，萬不能用梯升得上去，底只可惜夫子生不逢時，以致功業不顯。若是夫子得了國家，古來所說帝王功業，夫子作去都不消費力，要想成立百姓底家業，百姓便都能自立，要想教導百姓底德行，百姓便能奉行，要想安集百姓底流亡，百姓便相率來歸，要想鼓動百姓底風俗，百姓便化成和順。所以在生時候，人人愛戴，何等榮貴。」

及至死後人人思慕何等悲哀若不是聖人本領豈能有如此功效別人如何作得到呢。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咨是嗟歎慙數是運數允是信實執是守終是止履是湯名元是黑色牡是牝牛皇皇是尊大后帝是上帝昭是明簡是擇朕是我。

解唐堯在位七十年將天下讓與虞舜因告他爲君底道理說道咨嗟爾舜我將帝位讓爾於今天命底運數該在爾身爾須要存心信實守定中道撫養四海百姓你若不能撫養使四海百姓困苦貧窮必致帝位不保以前天與底福祿從此永遠止絕了豈不可畏呢舜謹遵堯命在位五十年後來讓位夏禹也將這話命他禹又謹遵舜命

論語語解

卷之十

八

廣仁堂

陸百壹拾肆

傳國四百年到了夏桀恣行無道商湯起兵伐桀得了天下祭告天地說道予小子履敢用黑色牡牛敢明告皇上帝夏桀有罪天命我往討不敢赦宥以後治安天下須用賢人這賢人都是上帝底臣子不敢掩蔽憑在上帝簡擇總要合上帝底心纔是可用又告諸侯說道我如今爲萬方君主一切都是我底責任若我身有罪與你萬方無干若萬方有罪皆由我不能教化這罪便在我身了。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賚是賞賜周親是至親權是秤錘量是斛斛法是法律度是制度廢是廢弛官是官事逸民是隱士任是倚靠。

解商湯傳國六百年到了紂王又復無道周武王起兵滅紂將紂所聚底錢財米穀散與眾人大行賞賜其中有

王慶角

平日爲善底人更加賞賜得富厚些是要勸人爲善底意思。武王常對諸侯說道紂王雖然也有至親不如我周多有仁人。凡爲君須要教民爲善。百姓不善總由君上不能教化。所以百姓有了過失。那過失便在我一人身上了。武王於是將天下事從新整頓一番。所有秤錘斗斛都要謹守。畫一不許參差。法律制度都要詳細審定。不許草率。從前廢弛底官事都要修理齊備。不許闕漏。所以四方諸侯都遵奉政令。沒有敢不行底。武王又想從前有功德底帝王他子孫有國土已滅底。須要另封土地。使他復興。有世代已絕底。須要另立後嗣。使他繼續。至於隱居賢士也是民望所歸。須要舉用在朝。使他得志。天下百姓見武王如此舉動。人人悅服。箇箇歸心。沒有不從順底了。武王又最重民事。那民事所重底有三件。第一件重糧食。是養生底事。第二件重喪葬。是送死底事。第三件重祭祀。是報底事。這三件是最關緊要。少一件不得底。大凡帝王治民。須有四樣美德。第一是要寬仁。能寬仁自然得眾。人親附。第二是要信實。能信實自然百姓都有倚靠。第三是要勤快。能勤快自然作事有功。第四是要公平。能公平自然人心悅服。這是堯舜禹湯以及武王相傳治天下要道。亘古不能改易底了。

論語語解

卷之十

九

廣仁堂
宋百拾捌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欲是嗜好。泰是寬闊。戒是吩咐。猶是同。納是入。有司是管庫底人。

子張問孔子道人要如何纔可以經理國政呢。孔子答道。須要尊崇五樣美事。屏除四樣惡事。這便可以經理

國政了。子張道：如何叫作五美？孔子道：凡爲君子，底人能與人恩惠，卻不破費，能使人勤勞，卻不招怨，心中也有嗜，却不貪求，胸襟極寬闊，却不驕矜，氣象是威嚴，却不麤猛，這是五美了。子張道：如何能與人恩惠，却不破費呢？孔子道：百姓本有自然底利，只要因百姓本有底替他設法，開出利源，百姓自然受益，豈不是能與人恩惠，却不破費麼？國中有大工大役，百姓本應效勞，但須揀擇可以勞力時候，纔去勞他，百姓又有誰抱怨呢？君子心中最嗜好底，是仁，這仁是人心本有底，想要這箇仁，便得這箇仁。此外又有何可貪呢？君子存心謹慎，待人無論畧寬處事，無論大小，都不敢怠慢，豈不是胸襟寬闊，卻沒有一點驕矜麼？君子衣冠，必要端正，瞻視必要尊重，儼然道貌，使人望見，便生敬畏，豈不是氣象威嚴，卻沒有一毫麤猛麼？子張道：如何叫作四惡呢？孔子道：百姓不好先要教化，教化不從，然後可殺，如今不先行教化，卻只想殺人，這是殘虐底人了。凡有應辦底事，須預先吩咐，然後辦得成，如今不預先吩咐，偶然想起此事，便立刻要著他辦成，這是暴躁底人了。凡有限期底事，須要及早發令，使人從容措置，如今偏慢慢挨延，發令極遲，卻又拘定限期，不準展緩，這是有意陷害人了。凡與人物件，早發一日，人早得一日，自然喜樂。

論語話解

卷之十

十

朱百玖拾捌
黃仁堂

有一種人，同一樣與人物件，當出入時候，他卻有慳吝意思，捨不得就發出來，這是管庫吏胥底見識，如何能使人感激呢？這便是四惡了。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解 孔子說：人生萬事，都有定命，君子知得有命，所以不肯妄求，若不知得有命，見利就要爭，趨見害就要退，避滿心都是妄念，如何能作得君子呢？凡人舉止動作，都要依著禮法，自然沒有過失，若不知得禮法，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且目手足都沒有主持，如何能自立得住呢？世上人品不齊，他底心術邪正，從何得知？須要聽他言語，留心體察，纔能窺見他心術如何。若自己先不明理，聽了別人言語，尚且不能分辨是非，又如何能得知他心術邪正呢？所以爲學底人，第一要知命，纔能向道；第二要知禮，纔能修身；第三要知言，纔能擇友。這三件都是不可不知底了。

論語話解卷之十終

樂亭張耀春校字

